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二卷

- ▲第十一回 入幕燭奸舌底遭嫉 挑燈捉影榻下遺骸
- ▲第十二回 必告旋歸季直特直 無端逸去仲僊如僊
- ▲第十三回 袁總統傷心扔玉璣 于夫人鬥氣攢金壺
- ▲第十四回 千里邀功烘雲托月 一場會議流水落花
- ▲第十五回 阮太保奉旨充蔣幹 馮將軍藉故背秦嬴
- ▲第十六回 千里歸來一場納悶 三更傳旨兩地猜疑
- ▲第十七回 大皇帝巧言護民國 小名士翹首拜君王
- ▲第十八回 一位麻老兒死要臉 三個僊小子窮開心
- ▲第十九回 名士籌安利中求利 僊漢入會官上加官

新華春夢記 第二卷目次

二

▲第二十回

湯中將暗扯順風旗

呂老爺私結陞官黨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瀝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十一回 入幕燭奸舌底遭嫉 挑燈捉影榻下遺骸

能有這一刀纔是不死還算不棟黑旋風三字大漢來得突兀

話說黑旋風李統球抱着一腔憤氣便抽出隨身的利刃對着自己肚皮颯的一聲奮力戳去誰知鋒刃纔穿破皮膚已覺痛得攢心那腕力也就軟了下去當他昏暈之際忽然門簾兒一掀閃進來一條大漢飛起一腿早把李統球手中的利刃踢落這時李統球已暈倒在地裘氏躺在床上一睡與方濃忽聽榻前嗚咚一聲把他驚醒抬頭一看見他丈夫橫倒在地下敞開胸脯血濺襟袖身旁還有一個大漢扶着他丈夫嚇得裘氏哇啦一聲連哭帶叫直撲到他丈夫面前也不顧什麼男女授受不親一把抓住那大漢的衣領哭着罵道野強盜我與你拚了說着便要低頭去撞他那大漢忙叫道嫂

糊塗得妙

時救人要緊。二人便把李統球扶起。裘氏摸一摸他丈夫胸口。尚有熱氣。二人又看看傷痕。幸還沒戳到要害處。楊二虎道：「嫂子你趕快叫乾娘。沏盪水來。」統球哥現在是閉住氣了。裘氏便叫乾娘去沏水。不多一會。乾娘端了一盪滾水來。他叔嫂二人接了那盪滾水。楊二虎便扶着李統球的腦袋。裘氏就挈了一根銀匙兒。一匙一匙的把滾水灌進他丈夫口裏去。又過了一刻。果然李統球喉中骨碌一響。微微的哼了一哼。裘氏與楊二虎二人纔把心略定。一定暗中念佛道：「阿彌陀佛。這算好了。」佛剛念罷。見李統球兩眼睜開。向裘氏楊二虎二人默看道：「怎麼你們也來了？」裘氏驚道：「這是你的家。我們怎麼來了？」李統球頓變怒容道：「哎呀。我沒死嗎？」楊二虎道：「你是好好的。人怎麼死呢？」李統球一聽這句話。便掙扎的爬起來。意思還要去尋死。無奈新戳的刀傷。痛不能忍。故纔要爬起。沒等到楊二虎來阻他。仍躺倒了。這時楊二虎方與裘氏將他的傷處按上一把香灰。又去買了些鐵扇散來。換着敷上。裘紮起來。扶到床上。躺着。看官看到此回。必定罵記者胡扯。怎麼無端又跳出一個楊二虎來。哈哈。看官若這樣的挑剔。記者不得不再敘舊話了。按楊二虎原籍是安徽潁州府人。生長在關東營口。靠着織襪。

子營生後來劉藝舟亡命大連灣。他便跟着劉藝舟。旁想在革命黨裏混混。待到劉藝舟自首。他又想跟着混入官場。他生平沒有別樣能耐。只練得兩臂死力。劉藝舟仗着他做鏢師護衛自己。於是你兄弟就拉了他起來。他也自命不凡。以為他與劉藝舟李統球三人簡直是民國的三傑了。這劉藝舟自與李統球頂了幾句回來。心中笑道。這個瘋子不聽良言。終久要把一條性命白送了的。又過了兩日。沒見李統球前來。心中又犯疑道。怎麼他真鬧脾氣嗎。又想道。他果然要與我絕交。朋友的情分。我也沒有什麼捨不得。但是……想到這裏。要去看他又怕討他的沒趣。左思右想。纔想到楊二虎身上。便叫他去暗探李統球的口氣。究竟對他如何。楊二虎領命去了。進了李宅。剛一掀門簾。正遇着李統球提起利刃剖腹挖心。他一見急不能耐。闖進房去。飛起一腿。將刃踢落。這纔救了李統球的性命。接說李統球躺在床上漸漸的精神恢復。轉來。裘氏與楊二虎二人都問他怎樣要尋這短見。咧李統球便把心中所著的悶氣述了一遍。後來還說道。那時我若與他爭較起來。一定是螻蛄當車。若閉口無言。又吃了他這遭悶心苦。但是日子狠長。那能常受他們的骯髒氣。咧所以我不如一死落得乾。

爲之一歎

總是注重
民意可見
錢惜得這個
愛國好題
目真李統
球之幸也

淨道遙。裘氏聽了這話。究竟是個婦人。沒有主意。只好坐在床前。淌眼淚。倒是把楊二虎聽上火來。大吼一聲。道：「他們把我弟兄騙到此地。要我們的性命。難道罷了不成麼？」李統球歎了一聲。道：「愛英雄那裏有用武之地呢？」楊二虎這時氣的不分皂白。埋頭就跑。此時李統球身已受傷。裘氏乃是個女流。弱質那裏拖得住他。一股氣就跑到警察總廳。從頭至尾。把這件事兒。全報告了吳炳湘。一聞此說。心中暗想。反有些難處。若說懲辦偵探。乃是大總統的密命。叫他們在外陷害黨人。若說置之不理。罷恐怕鬧得通國皆知。於收買民意。大有妨礙。想了許久。一面傳諭楊二虎。虛張聲勢的說。要懲辦警探。一面又給李統球銀幣二百元。作養傷費。命一個親信的家丁。隨着楊二虎去安慰李統球。一面又用新聞政策。在各報館裏。遍登要聞。說李統球熱心國事。因爲什麼。外交上。激刺憤極。挖心可歎。這兩個莽漢。自從進京之後。那裏嘗過這又甜又熱的米湯呢。所以這件事。也就在無形之中。消滅了。且說吳炳湘見李統球要了這套把戲。心中暗忖。道：「這陷害黨人的法子。究竟不是良策。恰好袁世凱正在收買革命黨。欣欣得意之際。忽聽李統球自戕一事。便私揣道：「這必定是一般偵探爪兒。逼得太過分了。」

世界有兩怕
外國人保
強國無主
已受人保
護國無主
權之可言
者有兩種
人不怕外
交一為有
陰謀秘計
才識兼長
能著著先
甘者編外
以心編外
以私權私
利不恤喪
失國家權
利且割亦

雖然他們這些自首的黨人早晚都是我那組上的一塊肉，但是現在就去齧他，究嫌太早。想着便打了一個電話傳吳炳湘進府，不多一刻果然吳炳湘前來請見。這時業已更敲二鼓，約有九點三十分鐘。袁世凱便延請吳炳湘到那秘密辦事室裏坐。袁世凱開口就問到李統球的事。吳炳湘便說李統球是因爲什麼外交的激刺憤極自戕。現在已安然無恙了。袁世凱聽罷冷笑了一笑道：「什麼外交不外交，他們這般人果然有這副腦筋也決不肯來低頭向我了。我看這時動手未免太早，設若激動公憤，全國震驚，那時我們真立於危險地位了。」吳炳湘聽了這話，臉色頓時一紅，重把李統球挖心的事說了一遍，也就順着袁世凱的口風說那陷害黨人的政策用得最早。最後還接說道：「大總統志願宏大，應當從大局上取勢。炳湘以爲武力二字尤應注意的。袁世凱笑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我自朝鮮歸國，小站練兵數十年來，就是要從武力上取勢。現在左右有老老大二護衛，大可防身。再如你們諸位的威望也可以鎮壓京國。若說外省將軍大半是我的舊屬，設一變局誰敢不遵我。已密派香岩去疏通聲氣。但是如今還沒見有聯名公電來京，祇接了少軒一個電說了許多瘋話。雖然與我表

所恐爲者
袁世凱既
爲正二種
不怕外交
人所以外
外不置字
頗不置字
懷袁氏不
死必能濟
吾國爲第
二種不第
外交不第
外得定否
擊得穩否

同情決不是受香岩運動的這也真算是怪事了。吳炳湘忙說道：「既然徐州來了這個電，總統何妨召集在京的陸軍上級人員開一個軍事秘密談話會，借着討論軍事爲名，暗地也好試一試大家的心理，究竟對於帝制持什麼態度。然後纔好對症發藥。」袁世凱慢慢的點頭道：「他們的心理，我是早已明白，除得兩三人與我爲難，那裏還有別人敢與我爭較？」說到這裏，忽然低頭不語，停了半晌，便長歎了一口氣，向吳炳湘道：「現在的世道，日淪人情，日險關係，越親的越不足恃，交情越深的越不足恃。從今以後，我總算嘗過交朋友結親戚的滋味了。」吳炳湘此時也明白袁世凱的話兒，別有所指，不便再追問原因，忙轉過話頭道：「難道說除却這兩三人就不能辦事嗎？」袁世凱想了一想，忽搖頭說道：「不甚容易轉而又自言自語道：明日召王士珍，他們來商量商量也好。」這時天近三鼓，吳炳湘便告辭出府去，又過了兩日，果然袁世凱召集王士珍、蔭昌、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以及在京的上級軍官，趁着星期各部總長不到部的那一天，便聚合在陸軍部裏，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誰知道這會未開之前，那召集的風聲早傳到陸軍總長段祺瑞耳朵裏去了。這時段祺瑞辦公已畢，回到十三修衙門，自己的私

若因這幾
窺螃蟹而
感風季應秋
感則奈何

自然你不
知道自然
不使你預
聞

段公心中
當時自有
把握所以
看旁人却
是琉璃球

邱可巧他有一故友新自家鄉到京客中帶有四簍螃蟹盡千里鵝毛之意段祺瑞尋常最愛吃酒尤愛持螯這幾年身居北地長安雖好總不及家鄉的風味美滿了再說那北方螃蟹究竟因土地氣候上關係不及南方的肥美所以他既喜會見了千里的故人又喜得了家鄉的肥蟹於是煮酒烹蟹與他的舊友狂飲正在興高采烈之際聽坐旁的電鈴一響段祺瑞急忙接聽纔知是部裏的秘密報告說明日星期總統召集在京的上級軍官在陸軍部裏開秘密談話會心想這事怎麼我不知道呢總統既能召集在京各上級軍官怎麼又不使我預聞呢既召集上級軍官必定是軍事上秘密會議怎麼我這陸軍總長就不能參與會議呢這真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大笑話靈出在袁大總統手裏剛想到此忽又一怔暗自忖道是了是了怪不得不使我知道呢看你把那些經不得風受不得浪的琉璃球搜去有什麼用此時他隨身的侍從正捧上一大盤煮熟的螃蟹來段祺瑞當即揀了一隻最肥美的給他舊友自己也拿了一隻拆開那如霞的蟹壳一手拈了一隻蟹腳在那裏剔黃心中尙想着那電話中報告的事不覺心有所感便指着手中螃蟹向他的舊友笑道這物橫行一生到頭還脫不了

絕的妙指

友亦善詞
令亦大是
有心人

用閃爍法
應挪得妙

新華春夢記 第二卷

八

烹煮供人咀嚼。我想他在那橫行的時候，不知可曉得他後來的收場麼？他那舊友聽了段祺瑞這番話，以為是借着螃蟹閑談發一發自己的感慨，這也是關老常要的空套兒。誰知他是確有所指，便隨口答道：「螃蟹有叫他爲無腸公子，古詩有云：橫行公子本無腸，可見得他橫行一生，皆因是無肝腸之故。惟其無肝腸之物，纔敢橫行。」段祺瑞聽罷大笑道：「世上若有橫行的人，真被你罵得太毒了。」二人隨飲隨酌，直談到日近黃昏，纔散。看官若要問段祺瑞的舊友是什麼人，記者這時不能說出。等將來敘到他時，看官自然就明白了。按下不提，且說段祺瑞等到次日午後，正是星期，那羣上級軍官開秘密談話會之際，段祺瑞忙換了一套便服，帶了兩個隨身的侍從，一直往陸軍部去了。陸軍部裏面那班上級軍官，個個都打扮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拖刀掛劍的，都在那裏挺着腰，瞪着眼，議論什麼秘密大事。這其中確分有甲乙兩派，各人心中所懷的意見，絕不相同。如那甲派的人，是曾受袁世凱的密命，叫他們避着陸軍總長，開這個秘密討論會，所以他們這時心中，人人都有三分畏懼，恐怕陸軍總長倘若跑到部裏來，那時碰着又拿什麼話兒去搪塞，咧那乙派的人，是在依稀恍惚之間，祇曉得

總統的密命叫他們秘密聯絡聲氣鞏固帝基并不曉得有避着陸軍總長的事。所以一到部裏見段祺瑞並不在坐大家不免就生了一點猜疑心都想借大的秘密談話會而且對於軍事很有討論怎麼陸軍總長反缺了席呢於是有那忍耐不住的便問陸軍總長何以缺席那甲派中有唇舌靈敏的便回答道陸軍總長因爲身受感冒已請了臨時病假所以沒來兩句話兒纔把衆人的疑團解釋那知事有湊巧他們正在傳看張將軍的電報忽聽得門外高喊一聲道總長到這時反把大家鬧得張皇失措起來那甲派的人更外心慌不知用什麼話去搪塞纔好那乙派的人也就明白其中必有蹊蹺但是現在若見了段總長又拿什麼話兒去周旋呢一個個抓耳撓腮都在那裏進退維谷這時段祺瑞跨進廳門驟見賓客滿堂人人都冠冕堂皇知道他們正在那裏開會議此時却佯作不知說道哎呀今天星期乃是休息的日子有什麼要緊的事諸君還在這裏會議也未免太勞苦了說着哈哈大笑了一陣大衆被他這場大笑都笑得臉紅耳赤沒有一句話回答了後來還是王士珍見事已遮蓋不住便向段祺瑞道是大總統面諭我們來此開軍事秘密談話會的段祺瑞故作詫異道怎麼我

絲毫都不知道呢。難道說計畫軍事秘密還要瞞着陸軍總長麼？說着又哈哈大笑了一陣。王士珍見段祺瑞笑裏藏刀，便忙接着道：「曾聽總統面論說總長因感冒已請了病假，所以莫敢驚動段祺瑞聽罷，急說道：『我何嘗感冒？我何嘗有病？這幾天的賤軀反覺比較前幾日強建得多。』那裏請什麼病假？這更外笑話了。可笑段祺瑞在那裏有意的呱呱啦啦的直說，誰知把那班會議的大人都聽得好似剛刀刺耳底，疼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這時段祺瑞已見大眾被他逼得狼狽不堪，便轉過話風問王士珍道：『總統密命到底會議的什麼事呀？』王士珍見此事萬瞞不了，便把電報給段祺瑞看道：『總統因爲接着這個電報主意自己拿不定特密命我們開一軍事會議替他決斷這國體問題。』段祺瑞聽到這裏不等王士珍說完又哈哈大笑了一陣，並不看電報便向大眾說道：『大總統的精神也太好了，做事也太不憚煩。方今外交的手續還沒清楚內地的干戈也還沒安靖，財政上鬧得這般窮，政務上鬧得那樣亂，正經事尚沒有工夫去清理，還有閒工夫鬧這些把戲，張瘋子他生來是一個掃帚星一味的亂七八糟，不拘什麼事只要被他曉得了，他却要出來耍一套偏生大總統也被他鬧糊塗了。』

做皇帝這
個大把戲
還不是正
經事嗎

侃侃而談
當頭棒喝

痛快淋漓

熱灶上的
蠅蟻

的共和國。怎麼又想起帝制來呢？好好的總統，怎麼又想做皇帝呢？難道那清帝遜位的詔書與他任臨時大總統的誓詞就忘記了麼？若說共和政體實在不利，要想變更，應當在民意機關裏提議，怎麼鬧到咱們軍人頭上呢？要曉得軍人仗着武力去干預政治，那都是些強暴之徒，早失却軍人的資格了。大總統被他們迷住，咱們何必夾在裏面鬧笑話呢？說罷，帶頰帶笑，似真似假的，便把那電報扯得粉碎。大家見他侃侃而談，說得言正理順，也不敢上前阻撓。他更有許多善觀風頭的大人，見勢不好，就匿在人叢中，脚板上踏油，順着道兒溜出去了。不到一刻鐘，那威武堂堂的談話會，就雲消雨散。此時心中最難受的，祇有那未來皇帝袁世凱。他獨自一人在總統府秘密辦事室中，抄着手兒，踱來踱去，腦筋裏面也不知生出許多的線索。一時想道：他們該可以聚會了一時，想道：他們總不能反對我罷！一時又想道：怎麼這久還沒有回報，難道大眾不同意嗎？剛在那裏癡想，王士珍、張士鈺、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諸人進室，袁世凱也不暇讓坐，突然問道：他們的意見如何？王士珍便把段祺瑞到會的情形說了一遍。袁世凱初聽段祺瑞三字，神色一怔，已知道這事不妙了。後來聽說了種種情形，臉上

呵。呵。老夫
江山去了
大半了

恨極了

還荷

的顏色。當時大變也不再問諸人就順着腿灣。竊在一張神仙椅上。半晌不語。王士珍也不敢再說別話。又不敢遽然退出大衆。只好默默的站着。彼此相對無言。袁世凱忽又站起身來。背着手兒。在他那辦事室中。踱來踱去。走了兩圈。然後又笑了兩聲。自言自語的道。他這話說得狠不錯。狠有道理。狠有道理。復又把臉色轉過來。抬頭向大衆道。芝泉這話說得狠是細想起來。少軒確有桓侯的風味。我又細想這事實。在狠不容易。到底芝泉是我的老友。真能不避斧鉞。來勸我。你們若見了他。就說我已明白了。心中狠感激。他說着。迎了出房大衆也。知道他是送客的。意思便都退出辦事室。掃興而返。這裏袁世凱回轉身來。狠狠的歎了一口長氣。咬着牙齒。瞪着眼。剛自說道。好我也算是……忽見門簾兒一掀。閃進一人。袁世凱大駭。急忙截住話頭。定睛細看。原來是梁士詒進來了。袁世凱一手拉着梁士詒。令坐在他身旁矮榻上。便問道。那樁事兒。辦得怎麼樣了。梁士詒道。略爲有些頭緒。袁世凱急道。現在的時機。萬難再緩。怎麼到這時候。纔有頭緒。你快些說。這事的原故。罷。梁士詒道。現在他家鄉來了一個舊友。聽說與他的交情極厚。袁世凱急忙道。就該在這人身上下手。梁士詒道。我已派人與他周

旋幾天也把這樁事兒淡淡的對他說了兩句他也算承認幫忙了袁世凱大喜道這事已辦到八成了怎麼說纔有頭緒呢梁士詒道無奈他爲交情上牽絆祇肯去做蔣幹却不肯做聶政袁世凱又愁眉道何妨多許他些榮利梁士詒道看他那個樣兒不是榮利可能搖動的就硬逼他上這條路也得要慢慢設法古人說欲速則不達恐怕這事救急不來袁世凱聽說又板起鍾馗面孔低頭不語梁士詒又道我想這事如那蔣幹的人兒也不可少的現在我又另覓了一人大約三五天內可以下手袁世凱聽說又另覓一人可以下手臉上的顏色稍霽慢慢的說道須要謹慎小心他不是黃陂可比的二人說罷也就散了段祺瑞自搗散他們那軍事會議之後心中時常暗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氣的是中國這樣的大好湖山被他鬧得雞犬不寧神鬼爲哭他笑的呢以爲中國現有四萬萬人民雖不能人人都知道愛國但是享了四年的共和幸福也不能輕輕巧巧被他們幾個妖怪就把大權奪去的一日時交三鼓段祺瑞正坐在自己辦事室內又在那裏歡歡的亂想後想到自己身上不覺暗忖道哎呀我如今與他爲難他也未必肯放鬆我俗語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也不能不打算

打算轉又想道我爲大局與他爭就是拚掉性命也是值得的想罷便把案上的洋燈光兒略略搶大隨手翻了本范西屏的棋譜正要去打忽聽窗外的風聲大作嗚嗚的好似牛鳴那案上的燈燄兒也被他吹得搖搖不定門簾一動彷彿閃進來一條黑影兒段祺瑞急忙轉身站起掏出腰中的手槍叫道什麼人那房外的護衛一聽總長的聲音個個都捧着槍械進房護着段祺瑞四處的搜找一時那辦事室內鬧得地覆天翻那室外的護衛也都團團圍住如臨大敵一般單說室內護衛搜找了許久並沒見一點人影兒剛要退出又聽見臥榻之下拍得一聲好似爆竹響了一下大家便蜂擁前去一搜果然在床腳底下拖出一個死屍手裏緊緊的握着一支手槍腦袋上鮮血迸流原來是剛纔自斃的再搜那死屍的身上並無別物只有一團熱氣尙沒散盡段祺瑞看了也不言語半晌纔說道拖出去那些護衛便把死屍拖出去了剛拖出房門段祺瑞又向衆人道不許胡說正是

片語幾遭殺身禍 一鳴已召故人仇

評

李統球在肚子上戳了一刀，却得了二百元的養傷費。總算值得。吳炳湘處置此事，想得周到，做得圓光，真是不可多得的能員。

段芝泉不肯附和老袁，不獨是良心不死，也要算是見事甚明。若是碍着幾十年的朋友交情，同流合污，不但今日身敗名裂，便是老袁做成皇帝，芝泉也免不了走狗之烹。蓋軍心傾向芝泉，不下於袁氏。袁氏豈能容芝泉在世，以不利於孺子乎。

軍事會議偏瞞了陸軍總長，可謂鬼鬼祟祟之至，而不肯湊趣的段芝泉，偏生走來帶頑帶笑，一陣把會議的人轟跑了。老袁如何不恨，如何不要暗殺他。

▲第十二回 必告旋歸季直特直 無端逸去仲僊如僊

話說大眾七手八腳，把那死屍纔拖出房門，忽聽段祺瑞說道：「不許胡說。大眾之中，有那知覺靈敏的，也就明白這個死屍的來路不小了。誰人敢去惹是非，於是大家一言不敢發。趁着夜深人靜的時候，便把那死屍包裹好了，擡在一口豬皮箱內。次日清晨，

有此一段
文章方無
罅漏

運了出去。覺得一塊草深人罕的所在。就把這個臭皮囊掩埋掉了。按說這事除非段祺瑞自己掀播出來。外間誰能曉得。咧。那知大不然也。看官須明白中國人的口頭上。向來不知道什麼叫做嚴守秘密的。所以受一點辛苦得一點榮幸。或者聽見了些什麼素不常見的怪事。就隨便加些顏色。添些作料。趕忙掀播出來。生怕人家知道晚了。由此那官僚派固然額角上早已掛了金字大招牌。就是窮革命黨臉上彷彿也鑄了字號。記者常笑中國現在的偵探。慢說歇洛克福爾摩斯。就如黃天霸朱光祖那樣的。手段也用不着了。若說那榜人字下。如段祺瑞的那一羣護衛。知識本來簡單。就是鉗口如瓶。也不過受一時的威壓。或者因為一點恩祿。所戀勉強去嚴守秘密。日久時長。那瓶裏的頑意兒。仍是一口一口吐了出來。故這榻下死屍的奇聞。漸漸也就傳遍京國了。按下不表。且說偌大一個北京城。自從帝制風潮日益澎湃。那一般生就奴性的磕頭蟲兒。一點靈犀。早就跟着這脈潮流。顛覆鬧得神智昏昏。按天裏好似騰雲駕霧。朝王拜聖的樣兒。還有許多大腹賈窮酸。以及住家的平民。他那耳中目中。尚沒脫盡三百年餘毒之輩。忽受了這陣妖風。頓覺提起舊感。彷彿中華民國果然有真龍天。

子出現了。於是天天睡在大坑上，抱着自己的大腿，居然就叫起當今萬歲來。這也是他的七竅玲瓏心，覷覷被都那小上墳的，爲祿敬迷住了，就有些不發迷的也都閉着眼，埋着頭不敢挺而走險。這時那象坊橋左近住了一家大族，說來這家主人翁也算。是鐘鳴鼎食之家。若論他的身望，可稱爲新朝太傅狀元宰相天子門生，幾乎都要被他佔全了。或問到底是誰，咧哈哈，這不就是中國第一個實業大家張謇麼？單表張謇自那日與他學生袁世凱暗地裏鬥了幾句悶悶的回去，暗自忖道人到了神智昏聩，就不可救藥了。但是他雖不配做王莽曹瞞而滅門之禍，如在眉睫。我這個老師若跟着他送了老命，還不知道是爲那個盡忠呢？想到這裏，復又把脚一躁，歎了一聲長氣道：「我還是回到南通州一心辦我的實業去罷。」主意打定，隨手寫了兩張八行書，作爲臨別贈言之意。誰知這封信送進總統府，好似自己加了一條絆脚繩，反把脚跟兒絆得一步也不能移動。記者述到這時，不得不掉轉筆頭，再叙一叙袁世凱的狀況。袁世凱自那日與梁士詒定了密計，天天就望得好音。那曉得把兩眼望穿，也沒有一點影響。這日他心中正在十分焦燥之際，忽接了張謇一封辭別的信。那信中措詞還有

許多冷譏熱諷不對味的話兒。袁世凱一看當時扯得粉碎。歎了一口氣道：「噯，這纔是老而不死是爲賊。咧轉而又自言自語道：『該死該死，我幾乎又把事辦錯了。』」說着便喚隨身的侍衛去尋大公子。不到半小時之久，袁克定來了。袁世凱便向着克定道：「張四先生他又耍起老師脾氣來了。方纔送來一封信，說什麼年老多病想要退歸林下。保他的餘年，我想他回到江南又不曉得要幹些什麼鬼事。這幾天那李經羲、趙爾巽、徐世昌幾個老頭兒可巧都害了一樣的病，以老賣老來這裏胡纏我。真被他們鬧得頭昏又不能與他們翻臉，你趕快到象坊橋去走一走，就說我特派你去給四先生請安。請他老人家安心千萬莫要回去稍遲幾天。我還有要事去請教他。若提到國事，你說我早晚就命楊杏城代表在參政院裏發表意見了。就是李、趙、徐三個老頭兒家裏也可以去探聽探聽他們的舉動。說時走到袁克定面前，鑲住他兒子耳邊上，咕嚕咕嚕又說了許多鬼話。袁克定領命去了。纔走到房門旁邊，袁世凱忽又說道：『芝泉那裏你也可以去看一踎。』袁克定答應了一聲，是這纔跨出房來。一直向象坊橋而去。接說張審送過了那封辭別的书心裏反又懊悔做錯了。他想：『我是他的老師，我現在總算是

芝泉最是
着意提防
的一味要
藥若輩不
過先生甘
草耳爲不

已經遲了

老頭兒心
軟面軟一
聲太老師
了就不住

個閑散的人要南就南要北就北脚跟本來是無線的如今給他這封書他必定要用哀求苦告的拿轆圈兒來套我我豈不是叫他加上一條絆腳繩麼轉而又想道我何不趁着這個時候溜出京去那時他再下什麼網兒也網不住我了急忙就喚他的隨身家丁陳玉趕快檢點行囊復又掏出個馬蹄錶來看道噯呀今天的火車是趕不及准趕明晨頭班車出京陳玉領命剛轉身要去檢點行囊忽見守門的老蒼頭進來報道袁大公子請見張謇聽了神色一怔道什麼袁大公子老蒼頭還以為他主人不曉得呢復又重一句道就是總統府裏的袁大公子這時張謇正站在客廳裏面聽說這句話便把脚跟一蹶道什麼總統府元帥府就說我已到天津去了誰知老蒼頭還沒轉身袁克定已跨進廳院張謇正要向後廳躲避袁克定便搶上一步攔着張謇的去路恭恭敬敬行了一個鞠躬禮敞開嗓子請教一聲太老師張謇一聽他這樣的稱呼彷彿十多年沒曾聽過的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臉兒一紅也就不好再躲避便命陳玉將行囊收檢進去一面讓袁克定坐下袁克定就把他父親之命委婉曲折的述了一遍張謇聽罷拈着自己鬚鬚說道我現在是待死之人那有精神去關心國事況且

說來羅熾
動聽那裏來的
這副急淚
也真怪

大總統仁明裁制自然可以強國富民我何嘗不想時常在大總統身傍盡我一分綿力無奈這幾個月裏精神大壞周身骨節疼痛幾乎十天就有九天睡在床上呻吟老病思鄉這也是萬分無奈的事所以我想趕着這天氣還沒大冷時節回去一踏果能托天之福身體養好明年解冷之後我還是要來的袁克定急忙說道太老師返柯願養本不應當苦留家父曾說無奈國事孔艱萬方多難加着目前因國體問題鬧得波翻雲譎明白的人尙曉得家父是處處爲國不明白的還疑惑家父懷了什麼野心再如那些亂黨藉事生風鬧得人心不定家父既陷在是非窩裏眼見得大局可危時常想着護國的長城祇有倚靠幾位耆年碩望的老先生維持現狀你老人家若掉頭不顧我袁氏就全家殉國固不足惜難道你老人家就忍心看着大局糜爛麼說着那眼淚珠兒一點一滴的撲簌簌滾了下來張謇被他纏得反沒有一點主意兒心中明知他是假惺惺裏又不能把他的法兒點破仗着腦袋想了半晌纔向袁克定道這樣說我暫住幾天再說罷袁克定便粧出感激涕零的樣兒告辭而去張謇回想這事到底有些不妥我若常陷在此地拖到淤泥之中真要關得百身莫贖呢三十六着

還是走爲上着。何不趁着。他莫防備。我走的時候。混出京去。豈不乾淨麼。於是仍命陳玉機點行囊。次日清晨。帶了陳玉。乘了馬車。一直向車站趕去。心中暗喜道。這總算跳。出是非窩了。那裏曉得。崇文門外。早已星羅旗布。等着他。剛等到張謇。一鞭飛去。馬蹄。忙纔趕到崇文門口。就有幾個總統府的武衛。迎上前來。將馬韁。挽住。張謇一見許多。武衛。攔住了馬頭。就明白。闖不過去。但是。又不好掉轉頭來。便假粧不知。說道。什麼人。怎麼扣住我的馬韁。那些武衛中。出來一個頭兒。走到車傍。向着張謇。立正。注目行了。個舉手禮。道。隊官奉大總統密命。特來請大人回府。張謇道。我到天津走一蹣。晚車。就回來的。那武衛道。隊官不敢違命。務請大人回府。張謇見與他們說不出什麼理由。便命車夫將車兒兜轉。回去。懷着這一肚皮的怨氣。不知怎樣纔能發洩出來。只好自。怨自尤。不該寫那一封辭別的信。到了自家門首。忽見門傍。停了三輛馬車。心中。又是。一怔。暗道。想必這小雜種。又來了。我到要急他。一急忙叫車夫。趕到李公館去。這車兒。纔要掉頭。忽見自家的屏門。敞開。早有三個老頭兒。搖搖擺擺的出來了。仔細一看。原來是李經羲。徐世昌。趙爾巽。三人。趕忙又招呼把車兒停住。跳下車來。大家相見。手攙。

調笑得有
味

手兒又重回到自家的廳上。這時張賽的行囊也挑了回來。李經羲一眼瞥見趕忙問道。怎麼季直也預備出京嗎。張賽把眉一皺搖了搖腦袋說道。你再也不要提起罷。徐世昌便回頭向趙爾巽道。怎麼樣他也嚐着這個滋味了。張賽聽着這說心中反不明白是什麼道理。便讓了各人的座。正要來問徐世昌什麼滋味的原由。徐世昌忙搶着問他道。季直你今早想跑。可是莫跑脫。張賽聽了大異。急忙問道。你怎麼曉得我要跑。咧。李經羲故意說道。菊人他的六壬課卜得最靈。若不知道些過去未來。怎能變理。陰陽做大宰相。咧。這時趙爾巽一言不發。抵着嘴在那裏只管暗笑。張賽越聽越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話。弄的是什麼鬼。可憐把個老狀元活活的擡在葫蘆裏。悶得一塌糊塗。張賽這時悶得真不能耐。便發急道。人家一肚皮的怨氣。還沒有地方去發洩。你們又要來耍弄我了。趙爾巽見張賽發急。連忙說道。咱們說兩句正經話罷。我且問你。你怎麼出行不看一看時憲書。這個不利的日子。你也不忌嗎。李經羲又笑道。這叫做沒頭髮的和尚笑禿子。你們都是同病相憐。張賽驚問道。難道你也是被擋回來的麼。徐世昌笑道。不客氣。這種滋味。只許你一人獨嚐的麼。張賽道。我是一樁好事。自己做。

老頭兒想
騙小孩子
誰知反被
小孩子騙
了

壞的大衆問道：你怎麼自己害了自己？咧！張謇道：老實對你們說罷。那日我見了項城不是鬥了那幾句嘴麼？我回來仔細一想，前途危險萬狀，若要進幾句忠言，必定是逆人之耳。若是在這個漩渦裏瞎混，恐怕把老命白送掉了。還要惹人家的唾罵。左右思量到底這個地方住不得，打定主意回家。拿我的梭兒織我的布去，要走就暗暗的混出京城也可以。太平無事，徧徧神使鬼差，我要寫一封信去辭別，剛送出去，我就知道做錯了。不到三小時，果然袁克定奉着父命來了，開口便拿着國家大事做當頭砲，呱啦呱啦說了一大串仁義道德，見蟲不動我，後來又連說帶哭，苦苦的哀求了。一陣仍是字字都說得與大局攸關，我見他那樣的醜態，百出不好當面再拒絕，他心想把這小子騙走了，我還是出京，他就要生我的疑心，至早也得要三日之後纔好防備。誰知他的網兒早灑好了，這不是我一封信的是非麼？趙爾巽問道：你信是那天送去的？張謇想了想，道：送去已有兩天了。徐世昌笑道：你這封信送去不打緊，倒把雲臺這個小子跑壞了。這到好，咱們打定主意就困死在此地罷。張謇道：我這信怎麼又害了你們呢？徐世昌道：你想你發了這封信，昨日袁克定就到咱們家裏繞了一圈，今天清晨次

珊○出○去○就○被○那○些○武○衛○擋○回○來○了○追○尋○這○個○禍○根○還○不○是○你○那○封○信○兒○下○的○戒○嚴○令○麼○
張○謇○聽○罷○這○纔○如○夢○初○醒○捶○胸○跺○脚○的○連○聲○罵○自○己○該○死○李○經○義○見○張○謇○這○個○樣○兒○心○
中○實○在○好○笑○不○由○得○口○中○又○說○起○俏○皮○話○來○道○你○自○然○不○要○愁○了○怕○將○來○太○師○太○傅○的○
椅○子○沒○有○你○坐○的○嗎○但○是○把○咱○們○囚○在○京○城○裏○面○難○道○叫○咱○們○做○侍○讀○學○士○麼○說○得○徐○
趙○二○人○忍○耐○不○住○都○大○笑○起○來○這○時○張○謇○的○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向○李○經○義○道○
仲○仙○你○再○也○莫○要○說○什○麼○先○生○夫○子○了○想○項○城○他○的○肚○皮○裏○兩○點○黑○墨○水○誰○不○知○道○是○
我○給○他○灌○進○去○的○想○他○那○沒○曾○得○意○的○時○候○把○我○捧○着○頂○在○腦○袋○上○這○也○是○人○人○都○知○
道○的○後○來○翅○兒○發○硬○了○就○把○眼○睛○一○翻○幾○乎○不○認○得○我○了○最○好○笑○的○他○做○了○山○東○巡○撫○
那○往○來○信○札○上○稱○呼○說○什○麼○朝○廷○體○制○攸○關○於○是○改○了○尋○常○夫○子○大○人○函○丈○換○作○季○直○
先○生○閣○下○了○不○久○陞○了○直○隸○總○督○居○然○把○先○生○兩○字○刪○去○你○兄○我○弟○的○起○來○如○今○做○了○
總○統○簡○直○就○季○直○季○直○的○稱○呼○恨○不○得○叫○他○兒○子○請○教○我○四○哥○纔○對○呢○這○就○是○他○的○位○
分○越○高○我○的○身○分○越○小○了○說○得○三○個○老○頭○兒○哄○堂○大○笑○了○一○陣○張○謇○又○道○昨○天○雲○臺○那○
個○小○子○前○來○恭○恭○敬○敬○一○口○一○聲○太○老○師○叫○得○又○甜○又○脆○這○種○稱○呼○我○已○隔○了○一○二○十○

四哥嗎
怕不能
怕老
臣的要
的稱

年沒曾聽過。昨日忽然聽見，我就明白不是佳兆。果然今天被拘留住了。倘若他登大寶，恐怕還要把我這老夫子永遠監禁呢。世道人情壞到這個地步，怎麼不叫人灰心。啲，說到這一句話，不覺滴了幾點老淚下來。那徐趙李三個老頭兒聽了，也好似鼻尖裏面灌了兩點酸水。大家都低着腦袋，半晌不語。又久，李經義纔歎了一口氣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想那爲人作嫁的傻漢子，拚命給人家立功，到後來事成業，就反招人家的嫉妬，心惹出殺身之禍。倘若遇着這樣的事，又怎麼辦呢？我勸你不必難受，忍耐着性兒，準備幾個月啞叭，還是想什麼法兒跳出這個是非窩。纔算安當。你猜咱們來你府上做什麼呀？」張審道：「你們來不是報告次珊的事麼？」徐世昌笑道：「還有比次珊這事更利害的新聞呢。張審急忙道：「什麼新聞快說罷……快說罷……」徐世昌道：「說是自然要對你說的。但是此事關係很重，你千萬要嚴守秘密。張審急急道：「你快說罷，誰敢再去惹事呢？」徐世昌便說道：「芝泉的床腳下拖出一個死屍來，你可曉得麼？」張審大駭道：「幾時的事呀？」趙爾巽笑道：「季直你真是個屋裏先生，耳朵眼子怎麼比我還閉塞嗎？」張審分外發急道：「你可以不要再岔嘴了。」徐世昌這纔把段祺瑞怎樣

自諒

衛散他們軍事會議。怎樣不贊成帝制。怎樣捉拿黑影子。怎樣從床腳下尋找出死屍。怎樣把這事掩沒了。後來有人說。這個死屍就是那燈晃的黑影子。因為這刺客進了芝泉的辦公室。見許多護衛擁進來。趕忙就躲在床底下。後來見衆護衛越逼越近。知道寡不敵衆。忙掏出行刺的手槍。反把自己打死了。就有人猜度他自戕的理由。必定怕被捉住。審出口供。來有關大局。所以人家就疑惑禍因。大約是種在那秘密軍事會議上。項城也就站在嫌疑地位了。你看人心這樣的詭詐。幾鬧成個暗殺世界。咱們所居的地方。都在危險範圍裏。面次珊就爲着這事。纔要跑的。故特來給你個信。你也要加些小心。纔是張謇聽了。把腦袋點了幾點。連聲說道。好……好……照這樣兒。纔去得快呢。若照我的眼光看起來。咱們雖在危險範圍之內。行動確並不危險。要知道咱們的身望。全是在政事上。養成的。究竟脫不了書生的氣味。他所以不放咱們出京。不過想借用咱們幾塊老招牌。抬他即位。他也好假粧個新娘。要咱們幾個伴。婆三催三請。換他上轎。若沒有咱們這些伴。婆任他怎麼臉皮厚。也不好意思自己去坐那盤龍椅兒。若說反對的事。他決計不疑惑。咱們因爲咱們手無縛雞之力。又不能調將提

兵雖然拈着一枝秃筆頭也不似梁卓如在報紙上面去戮就是有心反對他也須在太平之後從政事上反對他決不會在這將亂未亂之間與他作對所以他放心大膽只要把咱們拘留在他面前他就不再打咱們的主意了芝泉他自然與咱們不同手裏握的是兵符稍不投機項城還要退讓他一步所以芝泉敢反對項城攘位項城也未嘗不疑惑他爭權從此二人面子上雖然十分親熱心中早已如冰炭不相投了你想想他不危險誰危險呢但是我說咱們的危險却不是怕項城是怕項城這根木頭梢兒撐不起這間大廈咱們無辜也被打死在大廈裏還要受人罵咱們的殘骨臭氣臭氣那纔不值得呢大家聽罷都覺得他這番話兒說得狠有情理各人也就不再說了此時李經羲站起身道咱們來的時候已久也該要散了罷說時徐世昌趙爾巽二人也便站起身來都向張謇告辭張謇送罷他們上車回到自己書房裏踱來踱去心中還是打那出京的主意左思右想到底想不出一個絕妙的法子來又過了幾天打聽得帝制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心中發急道不好這京城裏萬不能再住了但是這道鬼門關怎麼闖得過去呢正在躊躇之際陳玉帶着李經羲的家人張祿匆匆忙忙跑

烏得飄忽

了。進房看那張祿哭喪着臉蛋兒，走到張審面前，打了一個扞道，給張大人回。我家大人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說着，那眼淚如潮湧一般，滾了出來。張審一聽，大駭道：怎麼你們大人不見了麼？張祿應道：是我家大人自在大人府上回去。第三天清晨，家丁剛起身，打掃廳室，忽見敞上的房門虛掩着，心知必有變故，急忙推門進房，四處一看，並沒有什麼動靜。後來掀了帳子一看，呀！張祿忽被一口氣咽住，再也說不出話來。看官若要問下文，只好等待張祿喘一喘氣兒，下回再說罷。正是：

網底錦魚難脫羈，籠中靈鷲竟潛飛。

評

刺客居然肯自殺，滅口倒也難得，可惜所事非人。

張季直終不脫書生氣，到底是個老實頭。

李仲仙自然比張季直油滑得多，到底多做幾年官，總是富有經驗的好處。

嵩山四友老袁本來是預備請他們做袁克定的四陪的，不料袁克定沒有漢惠帝的好八字，所以四友都不肯做。未來皇太子的羽翼，可謂命運不佳。

▲第十三回 袁總統傷心扔玉琰 于夫人鬥氣擯金壺

話說張祿把喉中攔住了。那口氣慢慢的喘順了。道：誰知我家大人的影子都不見了。張審道：可失去什麼。咧張祿道：房裏的什物絲毫沒動。並且我家大人的衣履也未會動。後來叫起咱們同夥前後一尋。見後門也是虛掩着。方知我家大人必定是由後門出去的。聽說現在京城裏什麼大衙門大公館內出了許多謀殺的案子。想必我家大人也是被人謀害了。說着又滴下幾點眼淚來。張審聽說心中躊躇道：這事實在有些蹊蹺。難道李老九他用的是金蟬脫殼計麼。他的事也說不定。便向張祿道：你家大人想必有什麼要緊的事出去了。張祿忙搖頭道：那是沒有的事。家丁跟隨我家大人幾年。就沒見過他老人家十點鐘之內起床的。無論什麼要緊的事也沒看見他老人家清晨出去拜客的。就如大人所說也不能不着衣履赤條條的從後門跑了。家人的蠢見我家大人一定是兇多吉少。張審道：你不必這樣胡思。徐大人趙大人他們那裏可去問。沒有咧。張祿道：家丁所曉得我家大人常去的所在都去打聽過了。張審道：

(冥飛批)
原來抱着
一支鴉片
烟槍就可
以肉身成
仙我也得
找一支烟
槍去抱抱

(冥飛批)
狡兔死走
狗烹本來
是歷代帝
王的秘計

他們怎樣說咧。張祿道：他們都不曉得我家大人的下落。張審聽說心中又暗想了一回道：你趕快回去看守門戶，萬不可這樣大驚小怪。我再派人出去打聽，就有什麼長短。我自然與你們設法。張祿連聲答應了幾個是，復又打一個扞兒退出去了一時。闕動九京那塵市上紛紛議論，有說李九大人已被人謀害了，有說李仲仙大約被袁大總統關在總統府裏去了，還有許多愚民見神見鬼，道聽說李九大人一生最愛的是清淨，時常抱着一根鴉片烟槍，說什麼富貴神仙想必是肉身得道，白日升天去了。你言我語，簡直把這樁事兒編作歌唱，再說他的幾個老友得着他失蹤的消息之後，便四處派人打聽他的下落，始終沒打聽着實在情形，不免也疑惑起來。又隔了兩天，徐世昌忽接李經羲的從天津寄來一封信，這纔把葫蘆打破。那封信裏足寫了有一二千言，叙他出京的故事，說得真叫人夢想不到。原來李經羲自與徐世昌、趙爾巽、張謇寓所出來，心中暗想段祺瑞遭嫉的事，轉而又想到張謇、趙爾巽不能出京的事，忽然又想到趙秉鈞、應夔丞二人不禁毛骨悚然，暗自忖道：智庵爲他那樣盡忠那樣効力，鬧得身敗名裂，後來還死在他手裏，想我現在替他編這個憲法，將來他大事已定。

憲法會議
完功李九
先生也該
去此所
謂功成身
退

(冥飛批)
這一改裝
真是個真
人不露相
仲仙仙矣

(冥飛批)
可憐肉眼
凡胎的走
得神仙認
狗辨鬼之
是走狗之
稱究竟之
個擬議之
詞倘若道
然武衛果
豈怕要狗
咬肉狗
起來李仲
透不脫了

要想滅我之口勢必又要我做趙智庵我這不是自尋死路麼越想心裏越怕便打定了改裝私遁的主意從估衣店裏買了兩件舊而且爛的長衫短襖兒尋了一雙破鞋舊襪還找了一頂爛毡帽兒一件一件的暗帶回去這日天纔黎明他便改扮起來臉上還塗抹些黑灰輕手輕腳從後門溜出去走到驛馬行裏僱了一條黑毛驢兒他就跨上驢背混出了崇文門當他出城的時節眼見城門口那一羣總統府的武衛人都鷹瞵虎視注意往來的高車大馬那有閑暇溜到騎黑毛驢老頭兒身上咧於是混出城門一鞭飛去居然逃出重圍等到京裏鬧得風雨滿城他已安然高枕在天津衛了徐世昌看罷這封信便把張祿叫了來告訴他主人的下落那張祿自然歡天喜地的去了徐世昌又把這事遍告知他幾個老友大家這纔放了心莫不暗贊李經羲辦事的手段真敏捷這時祇怒惱了一個人記者不得不再說袁世凱那日袁世凱派了袁克定去挽留張謇之後可巧梁士詒接着進室袁世凱一見梁士詒看他蹙着眉頭精神不似尋常活潑就猜着他所辦的事多半失敗了便假意問道那椿事怎樣沒有回信呀梁士詒口中嚙嚙的答應道去的人聽說被他們圍住袁世凱急忙問道可被

好朋友

旁人都
是傻子(冥飛批)
不料李仲
仙更不識
抬舉

他們捉住麼。那人可說些什麼。梁士詒道：此人并未被他們捉住。他見勢不佳，就縮身躲在床腳下。後來仍是被他們看見，自知不能免死，抽出隨身的手槍，把自己斃了。袁世凱又問道：此事可的確呀。梁士詒道：這是他那老友親眼見的。親口來報告。士詒的袁世凱聽說，低着腦袋，一言不發。轉又問道：可曉得怎樣收場？想他必猜疑不到。我們罷。梁士詒道：聽說他見了死屍之後，沉思了一刻，向着他的護衛道：不許胡說。就把這事掩沒過了。袁世凱聽說，臉色一紅，再也不往下問。梁士詒見沒有話說，就慢慢的退了出來。黃昏時候，袁克定也回來復命。先把張徐趙等處的事述了一遍。然後提起段祺瑞。袁世凱問道：他見你沒有呢？袁克定道：他說今天舊病大發，不能見客。兒子再四要見他，始終不肯聽。說那……袁世凱急忙接着道：我已知道了。袁克定也不再往下說。次日午後，袁克定又進室報告。張譽未曾走脫的事。袁世凱笑了笑道：這個老頭兒也真不受抬舉。又過了幾天，袁世凱忽聽楊杏城報告說：李仲仙不知去向。袁世凱聽說大駭，急忙派人四方去打聽消息。那裏得着一點真影兒。袁世凱自忖道：難道他也變了心麼？轉想道：不對，不對。他現在還替我在憲法上幫忙呢。難道是亂黨暗殺了。

(冥飛批)
想起來自
然可氣可
請李仲仙
一氣老袁

(冥飛批)
拍馬屁的
人物所價
受之罪也

他麼亂黨未必有這樣的能人敢在此地下手。況且李九鬍子外表尚假。枉反對我亂黨也。未必去暗殺他呀。這事真叫我不可解了。次日忽接着楊以德的密電報告說。李經羲已到了天津。袁世凱仍是將信將疑。暗想道。仲仙他現在明疏暗密的與我聯絡。那能夠不辭而去呢。又過了兩天。袁世凱因接着他的乾兒子從湖北打來的密電。催他趕快召集國民選舉。袁世凱得了這電。急忙召集楊度、梁士詒、孫毓筠、阮忠樞、楊士琦、夏壽田、顧鰲、袁乃寬八人商議國民選舉的運動法。於是把李經羲的事兒就放在腦後了。這日袁世凱正與他們在居仁堂密議。見袁克定走進堂來。呈上一櫛。袁世凱接着拆開一看。忽然怒目圓睜。大罵了兩聲。該死該死。當時手中拿了一隻白羊脂玉。瑣兒不由得向棹上一扔。嘩啦一聲。打得粉碎。那堂外的侍衛忽聽嘩啦一聲。大眾都搶着擁進堂來。定睛細看。乃是大總統攆掉一隻玉瑣。大眾連忙又退了出堂。再說那會議八人與袁克定見袁世凱無故的大發雷霆。也都嚇得相對失色。走又不能坐。又不是了。默怔了許久。纔聽見袁世凱狠聲說道。照這樣交接朋友。怎不叫人灰心呢。說時把那封信撕得如雪片一般。撕着又蹂躪脚道。從今後不靠着你們。看我可能做事。說

好一個
國為民
厚為
顏

罷也不接續會議。只坐在那張椅上。吁吁的喘氣。楊士琦。梁士詒二人。見袁世凱動了真氣。便提着胆兒。向前勸道。總統請息一息。怒現在國事重大。總統珍衛聖躬。要緊。袁世凱這時。怒氣稍平。臉上忽然變了悽慘的顏色。向楊梁二人道。杏城。燕蓀。你們那裏曉得。我因為改變國體。在無形之中。也不知受了多少閑氣。費了多少苦心。如嚴修。張一麐。二人。總算與我是多年的好友。如今為這樁事。不久還受他們教訓。一頓試問我。袁慰廷做官以來。誰不知道是翻臉不將就人的。如今受了他們教訓。還要低聲下氣去敷衍他。這也不過是為國為民。怕他們從中搗亂罷了。還有那段祺瑞。他一生榮幸。全是我一手把他拉起來的。自從我小站練兵。就把他撲在懷裏。無非為我得了大權。靠他做個左臂。近來我仔細調查他的舉動。那知他暗中把貼心的學生。都星散在我的營裏。我雖練了幾十年的兵。總算替他幫忙。現在若要他幫忙。他首先就出來反對。再說那馮國璋。誰不知道是在我手下提拔起來的。當我做了總統之後。心將來創大事業。全靠着他二人作左右手。所以放他去坐鎮江南。一來防備民黨。二來也可以使他擺擺威風。他斷絃之後。誓不續娶。我又想出方法。勸他娶了這周氏夫人。

(冥飛批)

一。數。來。真。正。可。氣。但。不。知。你。要。做。皇。帝。滑。溜。的。感。想。何。如。耳。七。下。胃。火。八。下。胃。烟。真。效。聖。心。不。事。

(冥飛批)
送你上臺
叫你下臺
不得臺道
不好嗎

無。靈。真。會

收買人心。我也算是做到極點了。誰知香岩要打通電。還不是正式請願書。求他列一個名兒。他都不肯。這也是翅膀養硬了。個個都想做張耳陳餘。更有幾個老頭兒。以老賣老的。尤其叫人討厭。我就是留他們在京裏。並不求他們衝鋒。使他們對壘。不過借他們幾塊老招牌。觀一觀我的新門面。他們儼然就奇貨可居。今天你來請病。假明天我來乞終。養張四先生。前幾天偷跑一蹄。被我擋了回來。李九爺他也不辭而行。剛纔這封信就是他從天津寄來辭參政職的書。這事我分外嘔氣。想前月提議憲法的事。他又暗中叫我先從憲法入手。他可以竭力幫助。如今纔走到半途。他忽地翩然飛去。這不是撮着我上臺。要看我的笑話麼。你們諸位想一想。交朋友如此散場。怎不叫人灰心嗎。說着又嘆了兩口氣。大衆聽了這番話。纔明白袁世凱發怒的原由。但是他說的這幾個人。大家都礙着情面。不好分清剖白去勸。袁世凱只好把什麼聖心海量爲國保身的口頭禪。各人幫扯了一套。惟有顧鰲站起身來。向袁世凱說道。大總統以日月爲心。湖海爲量。不必因他們這幾個小醜伎倆。誤了國家大事。但是以大總統這樣的神威。也不必靠着他們輔助。並非熬今天斗胆狂言。如他們這幾個上了年紀的老。

(寶龍批)
這幾句話
說得可謂
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
做過官的
人當然沒
有甚麼骨
氣然而也
不可不一
而論安祿
山不能得
之於雷海
宵李自成
不能得之
於狗吠道
人况欲世
之於高山
四友乎

先生誰不。被前清那足靴子。版磨滑了。誰不是。隔山觀火。見風扯篷。倘若大總統。今天已南面稱王。包管他們都跪在丹墀之下。高呼萬歲。熬以爲這幾塊老招牌。大可不必借重。說得大衆都笑道。巨六真罵得痛快。願熬又道。本來是什麼。叫反對什麼。叫贊成。顛倒過來。各人摸一摸自己的心。還不是彼此一樣嗎。說到這裏。袁世凱也笑起來。這時日已西垂。袁世凱見時候不早。便站起身來。大衆也就隨班退出。接說這八人出了總統府。心中都分外的得意。人人都向着願熬稱贊道。巨六真可以真是我輩中的幹才有胆有識。能說能辯。極峯今天真被你闕動了。願熬旋走旋說道。我那裏敢說是幹才。不過尋常。受這幾個老頭兒的氣。真受夠了。動輒他們就拿老前輩的架子來壓人。實在叫人難受。夏壽田道。對呀。若不趁這機會。下他們幾分爛藥。將來他們的勢力。漲咱們又是白忙了。說着各自分頭回去。祇賡下阮忠樞。願熬。夏壽田。三人。阮忠樞道。咱們左右無事。何不尋找一個酒樓。去鬥兩盅。咧。願夏二人都稱贊道。好極好極。於是各人招呼自己的車子。隨在身後。三人信步徘徊。走不多遠。見一個酒幌兒挑在前面。三人走到酒幌之下。抬頭一看。原來是一所大酒樓。橫懸着一塊黑漆匾額。上書斗大。

馮文蔚對
聯峯合來對
妙無痕迹

(冥飛批)
本來漢陽
一役華甫
已經上了
老袁的當
以後怎肯
再上當呢

三個泥金字叫做杏林春。三人復又看那酒樓的門面，却也軒敞收拾得也乾淨雅緻。三人便進了杏林春，復從樓上尋找一個坐地，隨意要了四個碟兒，四個小碗，沽了一壺京莊陳紹酒。他三人就說說笑笑，喫起來了。這時顧鰲坐對南窗，抬頭一看，見南窗左右懸着一副馮文蔚楷書的對聯，忽然觸動了心中的事，忙問夏壽田道：「極峯所說給馬二先生做牽紅絲的月老，怎麼咱們都不曉得這事？」阮忠樞端着酒盅喝了一口，說道：「這事你們要請問我哇。」顧鰲轉向阮忠樞道：「好……好……你既然曉得，何妨說出來，咱們大家就借他下酒呢？」阮忠樞聽說，便仰着腦袋想了一刻道：「馮華甫他的祖籍原來是宜興縣人，他自從斷絃之後，因為伉儷情深，立誓不再續娶了。這時極峯已因這變更國體的事，注意着他，心想要去收買華甫，左右想不出一個好法子來。什麼寶星、嘉禾章、將軍大將的虛銜都算賞盡了，還沒見華甫的心跡，明白表示，總有些放不下。心他若再想什麼法子去牢籠，除非是自己讓位，屢次調他進京，華甫皆抗不遵命，轉而又懊悔放他出去，反不能設法暗害他了。可巧這時小段正在他左右，便順水推舟獻上一條美人計，說道：『乾爺現在正有一個好機會，大可以牢籠馬二的心，若辦成就。」

(冥飛批)
周小姐確
有北宮嬰
兒之志者
而竟爲老
衰之傀儡
傷哉貧也

(冥飛批)
周小姐有
一老兄華
甫也有一
老兄此二
兄者真撮
台山也

并且可算添設了一個最高等偵探員在他身旁時常能監察他的行動極峯驚問是什麼機會呢小段便說華甫他原籍不是宜興人麼他斷絃之後誓不再娶的我想什麼伉儷情深想必沒曾尋着佳婦罷了乾爺若替他做媒豈不能牢籠他的心又可以暗中使新婦監察他的行動麼極峯想了半晌纔說道……說到這時棹上菜已一樣一樣的捧上來大家又胡亂吃喝了一陣夏壽田急問道極峯說些什麼咧阮忠樞道極峯說法子確好只是沒有這個湊巧的佳婦人呀小段急忙應道現在確有一個好女子極峯喜道在什麼地方小段便說乃周氏的小姐也是宜興縣人他家本來是一個望族這小姐懷咏絮之才抱凌雲之志現在老守閨闈非遇着封侯夫婿不能中他的雀屏之選華甫也曉得他的家聲這周小姐尚有一個胞兄今在天津候補小老爺兒想乾爺若出來執柯把一個小老爺的妹子配與大將軍做夫人人家斷沒有不情願的就是周小姐也算遂了生平之願選中如意郎君極峯又想着說道不妥不妥倘若華甫不情願咧小段說華甫最相信他老兄的話可以使他老兄持大義勸他包管成就極峯說道只好做着看罷不久果然依着這個計策做成就了華甫續娶之後夫

馮公夫婦如此看小段還有什麼妙計可見小人心機

（翼飛批）此時之周夫人可是反對老袁老兄向北京做官也

活像馮志奎扮的模樣

妻却也十分相愛。並且兩人都深感極峯的厚情。華甫若遇着些須小事。也就來曲從極峯。即便有絕大為難處。極峯便求周夫人暗地疏通。也就可以安保無事。從此極峯大喜。以為這條美人計不似昔日江東那知伉儷的真情。畢竟厚於榮。幸後來到鼓吹帝制時節。極峯去求華甫贊成。非但華甫粧聾。就是周氏夫人也露出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氣概。所以極峯提起華甫分外的切齒恨他。顧鰲笑道。怪不得咧。還有這一段故事。論理也不算什麼。常言說得好。新人進了房。媒人扔過牆。馬二現已結婚多時。當然不買媒人的賬了。噯。一個人不可無權無勢。有了權勢。非但不愁高官厚祿。就是燒鍋的老婆。看印的夫人。也有人設法送來的。莫看咱們忙得異常熱鬧。想到這種地位。還不知是那年那月。咧。阮忠樞。夏壽田二人聽了。也都惹起肚皮裏的牢騷。勉強喝了幾盞酒。也就各回私寓。再說袁世凱散罷了會議。回到自己那秘密辦事室裏。踱來踱去。鼓着一張瓢兒嘴。擻着一撮亂茅草的鬍鬚。長吁短歎。還在那裏發牢騷。袁克定忽然笑嘻嘻的闖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封電報。粹見他老爺子仍是怒不可遏的樣兒。連忙改了臉色。雙手捧着電報。早上袁世凱接着這電。順手就要撕扯道。又不

段芝貴電
報必是順
心的

好似小孩
兒得餅

知是那。個。來。的。催。命。符。正。要。扯。時。頓。見。封。面。上。寫。明。有。湖。北。將。軍。段。芝。貴。密。呈。字。樣。當。時。把。臉。色。轉。了。過。來。拆。開。封。套。袁。克。定。幫。着。把。碼。字。翻。譯。好。了。原。來。是。段。芝。貴。谷。如。塘。藍。天。蔚。張。鳳。翹。鄭。寶。齡。廈。仲。阪。旺。益。喜。諸。人。預。奏。准。備。向。參。政。院。請。願。的。密。電。袁。世。凱。看。了。嘴。兒。也。不。鼓。鬚。兒。也。不。撇。不。覺。臉。上。現。出。來。一。片。紅。光。彷彿。已。心。滿。意。足。遲。遲。的。說。道。果。人。人。都。如。香。兒。這。樣。盡。忠。我。又。何。必。嘔。這。些。閑。氣。咧。說。着。便。隨。手。拿。着。那。張。電。紙。一。搖。一。擺。向。後。堂。走。去。袁。克。定。知。道。他。老。爺。子。要。到。七。姨。娘。房。裏。過。那。黃。昏。八。口。癩。不。便。跟。着。也。就。退。出。去。了。記。者。再。叙。那。七。姨。太太。乃。是。袁。世。凱。最。得。意。的。愛。妾。袁。世。凱。接。頓。過。那。八。口。芙。蓉。癩。都。是。在。他。房。裏。前。書。也。曾。略。述。過。一。番。了。這。七。姨。太太。的。房。間。乃。是。坐。南。朝。北。與。他。那。于。氏。夫。人。的。房。恰。好。一。牆。之。隔。中。間。還。通。着。四。扇。玻。璃。牕。兒。夫。婦。若。叙。起。家。常。兩。房。宛。如。一。室。這。于。夫。人。自。從。滿。清。光。緒。二。年。嫁。了。他。總。算。跟。着。他。喫。了。幾。十。年。辛。苦。性。情。却。狠。渾。厚。只。是。口。頭。上。歡。喜。吃。兩。樣。好。菜。蔬。袁。世。凱。自。做。了。大。總。統。接。天。給。他。十。兩。紋。銀。燒。菜。吃。他。子。是。皇。后。也。好。夫。人。也。好。什。麼。閑。事。都。不。管。了。這。日。活。該。要。喘。氣。他。親。手。炖。的。一。隻。人。參。肘。子。一。時。大。意。把。那。一。隻。肘。子。炖。焦。了。正。在。氣。無。

可。出。之。際。忽。聽。隔。房。七。姨。太。太。笑。着。說。道。照。這。個。電。報。上。看。你。也。快。要。稱。萬。歲。爺。了。袁。世。凱。口。裏。噲。噲。噲。噲。吸。着。煙。道。你。你。沒。要。歡。喜。早。了。又。停。了。一。刻。吃。完。煙。道。幸。虧。接。着。我。乾。兒。子。這。電。若。是。白。天。李。老。九。那。封。信。呀。還。要。把。人。氣。死。了。呢。七。姨。太。太。驚。問。道。難。道。九。鬍。子。他。也。與。你。過。不。去。麼。袁。世。凱。歎。了。一。口。氣。便。把。在。居。仁。堂。所。說。的。話。從。頭。至。尾。又。述。了。一。遍。後。來。說。道。人。情。是。越。過。越。薄。世。道。是。越。過。越。險。朋。友。越。老。越。是。對。頭。交。情。越。厚。越。靠。不。住。我。現。在。已。看。透。了。人。生。在。世。那。樁。事。兒。不。是。騙。局。就。是。自。家。老。婆。……說。到。這。句。忽。然。不。接。說。下。去。于。夫。人。一。聽。不。由。得。大。怒。將。一。肚。皮。悶。氣。就。移。在。他。丈。夫。身。上。順。手。抓。了。尋。常。所。用。的。一。把。金。質。酒。壺。對。准。玻。璃。窗。兒。扔。了。過。去。這。邊。袁。世。凱。剛。說。到。就。是。自。家。老。婆。一。句。七。姨。太。太。趕。忙。用。嘴。尖。兒。向。牕。戶。隔。壁。努。了。一。努。袁。世。凱。知。道。自。己。粗。心。趕。忙。忍。住。誰。知。氣。還。沒。喘。過。來。忽。聽。牕。兒。噲。噲。一。聲。碎。得。七。零八。落。還。有。一。個。黃。澄。澄。光。灼。灼。的。物。件。飛。過。牕。來。恰。好。落。在。袁。世。凱。腳。下。袁。世。凱。大。吃。一。驚。低。頭。細。看。乃。是。子。夫。人。常。用。的。一。把。金。質。酒。壺。纔。拾。了。起。來。又。聽。見。于。夫。人。高。聲。罵。道。你。這。個。老。東。西。白。天。也。想。登。大。寶。夜。晚。也。想。坐。龍。位。整。天。被。那。皇。帝。都。迷。得。如。酒。醉。一。般。

到如○今○還○沒○穿○上○龍○袍○就○不○認○老○婆○了○倫○若○坐○上○金○鑾○殿○還○不○認○得○祖○宗○兒○孫○咧○你○們○快○些○叫○克○定○來○送○我○回○彰○德○府○去○我○也○沒○有○福○氣○來○做○這○什○麼○皇○后○說○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將○起○來○這○時○把○個○神○威○無○匹○的○袁○世○凱○鬧○得○一○句○也○不○敢○作○聲○正○是○

玉○殘○無○辜○嗟○瓦○碎○ 金○壺○何○事○學○雷○鳴○

評

袁○世○凱○此○時○弄○得○衆○叛○親○離○心○裏○煞○是○難○受○作○僞○心○勞○日○拙○正○是○爲○這○種○人○說○法○李○九○一○紙○書○害○得○玉○盞○破○碎○玉○盞○有○知○當○亦○自○歎○瓦○全○之○不○易○而○身○入○權○門○者○之○不○克○善○終○也○

周○小○姐○事○母○不○嫁○有○北○宮○嬰○兒○之○節○而○老○袁○鬼○鬼○崇○崇○以○權○利○誘○其○兄○竟○奪○其○志○俾○嫁○馮○華○甫○而○牽○入○政○治○漩○渦○周○小○姐○之○幸○歟○周○小○姐○之○不○幸○歟○

于○夫○人○頗○知○享○福○蘇○州○人○之○諺○曰○要○穿○要○吃○才○嫁○老○公○于○夫○人○之○衣○予○不○之○知○然○既○預○備○做○皇○后○其○必○文○彩○輝○煌○可○想○見○也○至○於○吃○則○于○夫○人○每○日○必○有○體○己○菜○蔬○

(夏飛批)
厚臉皮小
辯子怕老
婆乃前清
做官三大
欺壓中外
未始不由
於伯老偏
而不許其
老妻我偏
不哀呼冤

烹調極精美。故于夫人吃得肥頭胖耳。朵中劈其身。可以做成兩個以上之袁世凱。惜袁世凱專一弄小老婆。不肯學趙松雪之唱一齣我儂兩個忒煞多情之詞也。倘若泥塑起來。則今日必有一個半以上之袁世凱化身。則袁世凱雖死不死矣。

第十四回 千里邀功烘雲托月 一場會議流水落花

話說于夫人又是哭又是鬧。拍手打巴掌的在那裏指桑罵槐。袁世凱見他鬧得不能下臺。便躺在七姨太太牀上一句也不敢作聲。看官必疑袁世凱難道還怕老婆麼。這却不然。看官萬不可拿這一個美名兒冤枉他了。要曉得于夫人与袁世凱乃是糟糠夫婦。總算患難相共了幾十年。況且袁世凱一生所做所爲于夫人都清清楚楚。如今已位居極品。姬妾滿堂兒孫纒膝。若于夫人發了脾氣。把他許多舊事重提。他分外站不住。闖了所以得能忍耐一句。便不作聲。于夫人也就因他心中有許多事兒。可以挾制丈夫的。纔敢這般毫無忌憚。閑話休提。接說于夫人越哭越鬧。越鬧越高興起來。簡直天

這也難怪
袁世凱說
老婆也靠
不住

(冥飛批)
可見人心
不死

神也擋他不住。袁世凱實在忍耐不住，便站起身來說道：「總怪我這個老東西想做那場糊塗夢，如今你既不愿意做皇娘，我也不愿意做這受罪的皇帝，說着一鼓氣就跑到他那秘密辦事室裏去。這邊袁世凱的姨太太們還有那些兒子媳婦們，大家都圍到于夫人面前，你勸一言，我勸一語，好容易纔把于夫人的怒氣勸開了。但是袁世凱的心中，還有些兒懊惱，事有湊巧，恰好他心愛的乾兒子又趕進京來看官，可曉得他因為什麼事兒，又進京，咧想諸君都猜他是上勸進表的大不然也，他乃做了一個報慰勸的探子，且說段芝貴自從領了他乾老子的密命，匆匆出了北京城，回到湖北任上，趕先就打了一個密電，疎通各省將軍，巡按使的聲氣，接着又發了一個密電，致各省簡直就說大總統授意，央求他們贊助帝制，聯名勸進，這兩電發了出去，雖有幾省將軍覆電，與他表同情，但是杳無覆電的將軍，却也不少。這時段芝貴也有些兒慌張，於是密派了幾個心腹人，暗往鄰近各省去探聽消息，那鄰近各省表面上的情形，果然被他探着了幾分，心想祇要中央的國民選舉會辦成，不怕他們不隨聲附和，於是又掉轉眼光，盼着中央國民選舉會成立，那知望穿秋水，不見端倪，段芝貴實在忍耐

(袁世凱)
老袁帝制
之不成功
本來是咬
文嚼字的
人弄壞的
如果要做
竟做登快
乾淨爽快
何至扭扭
捏捏開得
場一個沒
下
所以全仗
武力
不是圖自
己利心還
不這樣孝
順乾老子
咧

不住這纔又跑到北京袁世凱見他乾兒子來了心裏不覺得把那些懊惱也都忘却
暗自喜道我如今來了這一個霹靂火不怕他們不跟着做田單的火牛段芝貴見了
袁世凱當頭就問道現在國民選舉會怎麼還沒成立袁世凱搖頭道兒子你再也不
要說起他們這些咬文嚼字的先生我實在見了頭疼一天一天的詩云子曰什麼法
什麼律鬧個不清今天又要駁人家的文章明天又要倡自己的學說天天磋商天天
會議看着他們真是忙得不能喘氣實在大事仍是這個樣兒還有幾個老頭兒真要
把人氣煞你說他是反對我麼他暗地又常來獻策你若真去求他又拔起腿桿兒
偷跑了你想這事還有什麼說頭段芝貴聽說發急道你老人家也太好說話了這事
也不是你老人家一個人的利益倘若辦好封王拜爵他們還不是利益均沾麼這事
讓我來做惡人他們書酸子怕的就是莽漢兒給他們放幾個冲天炮包管叫他們打
起精神努力前進了袁世凱笑道我也正想你來幫助幫助但是各省將軍的意見何
如究竟可有什麼變故段芝貴忙道兒正爲這些事特來面奏的兒前次到了湖北遵
爺之命打了兩個密電出去後來得同意的不過幾省將軍兒就怕有變故便派了

問得急切
一個不足
靠的

(冥飛批)

多不正言

不願舉國

皆敵也

防備的豈

止一個碼

華甫

呆氣

以小辨兒

為標談恰

好左證

又一個不

足点的

幾個心服人往各省暗地去打聽那邊隅的省分兒因路遠沒會派人前往這東南各
省兒已打聽着切實的消息了袁世凱忙問道怎麼樣咧段芝貴道南京馮國璋是野
心勃勃狠想獨樹一幟長久做個江南王所以他極力主張帝國之下聯邦制還主張
什麼將軍世襲但是他幕府裏主謀全靠胡參謀長與一個秘書長維持聽說已與
革命黨暗中接洽過兩次了這人是太不可靠的袁世凱笑道不妨不妨我命張勳駐
紮徐州兼任長江巡閱使事務就是防備他的段芝貴笑道少軒他能靠得住麼袁世
凱大駭道他素來尊崇帝制的怎麼靠不住呢段芝貴笑道爺你不要太把人看老實
了他尊崇帝制乃是尊崇宣統爺的帝制並不是尊崇你老人家的帝制你不看他腦
袋上那條小辮兒還沒剪麼你不看他每次打來的電報都說不要忘了宣統爺麼現
在他又吃了康有為的迷魂湯冒充斯文說甚麼尊孔暗地裏早已不相信你老人家
了他雖然與馮國璋冰炭不同爐鑿柄不相入他豈不能自己獨立嗎袁世凱道倪嗣
冲駐紮他們左右也可以監察他兩人段芝貴搖一搖頭道丹忱對於你老人家可以
說得沒有二心但是他練的安武軍五六百人也是一營一百幾十人也是一營全是

(冥飛批)
軍影如此
已足恐赫
鄉愚爲害
商賈了

一個不中
用的

寫諸人光
景全局如
在目前

(冥飛批)
歷歷數來
果然可靠
者甚少宜
乎請位坐
不成

新招的些泥腿漢子槍還不知道怎樣拿咧那能算是軍隊况且他老三只曉得自己估便宜也不曉得什麼叫做軍略安慶城裏靠着馬聯甲還是華甫的人所以他進了一端安慶城防備得街上斷絕交通民房屋脊上都站着衛隊怕死到這步地位那能再去監察人呢袁世凱道湖南湯薌銘該靠得住罷段芝貴道也恐怕濟武弄鬼袁世凱道上海鄭汝成呢段芝貴道他還穩健只是世務太深四方不肯得罪人李鼎新入極精明一時看不出他的爲人浙江朱瑞氣魄太小福建許世英聽說太滑幸而有一個李厚基大約不至於出事黔粵二龍皆是好將廣西陸榮廷就靠不住了雲南唐繼堯聽說與蔡松濂狠有關係其次如李純趙倜陳宦閻錫山陸建章張廣建幾人恐怕都是見風扯篷拿不住一定的主意還有靳雲鵬朱家寶二人彷彿都有些中立的意味再說東三省那張作霖馮麟閣都是馬賊出身帶着些兒宗社黨的氣習不可不防備他們袁世凱忙道我也是這樣想法革命黨業已關不清再加着宗社黨出頭更外叫我難收拾了况且東三省乃是將來外交最要緊的地點揖唐他總算是個書生我想調你去鎮守你可情願麼段芝貴一聽正中心機原來段芝貴心裏也懷了一點野

(冥飛批)
人不爲己
天誅地滅
小段自然
趁此機會
要弄一根
操地兒可
惜乾兒子
的力量還
是弄紅鬚
子不過

(冥飛批)
蔣幹過江
也是不可
緩的
這又是誰
搖阮昂以
會仲慶的機

心。他。想。湖。北。決。不。是。他。的。勢。力。可。以。稱。佔。得。住。的。總。想。跑。遠。些。獨。佔。一。方。將。來。開。子。孫。萬。世。之。業。今。聽。見。袁。世。凱。要。調。他。鎮。守。邊。疆。恰。好。中。他。的。私。願。急。忙。答。道。帶。派。我。辦。事。只。要。與。爺。有。利。益。就。是。赴。湯。蹈。火。也。不。敢。辭。的。袁。世。凱。大。喜。道。就。是。這。樣。辦。法。你。暫。且。可。不。必。回。去。了。但。是。各。省。將。軍。靠。得。住。的。寥寥。無。幾。若。遇。着。什。麼。戰。事。又。怎。麼。辦。呢。段。芝。貴。道。張。敬。堯。曹。錕。馬。繼。增。伍。偵。祥。他。們。幾。個。人。還。可。以。打。兩。仗。袁。世。凱。又。道。馮。張。兩。人。也。要。想。個。法。兒。去。破。壞。他。們。纔。好。段。芝。貴。想。了。一。想。復。又。搖頭。說。道。破。壞。他。們。狠。不。容。易。我。想。斗。瞻。與。他。們。的。交。情。極。厚。何。妨。派。他。走。一。蹶。若。能。由。他。想。個。法。兒。把。馮。張。都。收。轉。過。來。那。是。更。好。即。不。然。也。可。探。聽。他。們。的。內。情。到。底。是。什。麼。舉。動。咱。們。也。好。趕。先。下。手。對。付。他。呀。袁。世。凱。急。忙。點。頭。道。這。個。法。兒。確。不。錯。我。就。派。個。人。去。叫。斗。瞻。你。可。以。休。息。休。息。去。罷。說。着。站。起。身。來。段。芝。貴。也。便。站。起。告。辭。記。者。逃。到。這。裏。也。只。好。請。袁。世。凱。段。芝。貴。二。人。休。息。一。刻。再。說。楊。度。梁。士。詒。那。些。熱。心。帝。制。的。專。家。那。日。自。居。仁。堂。會。議。之。後。次。日。楊。度。又。遍。請。同。志。在。籌。安。會。裏。開。了。個。茶。話。會。到。會。的。梁。士。詒。顧。鰲。阮。忠。樞。袁。乃。寬。夏。壽。田。孫。毓。筠。劉。師。培。嚴。復。胡。瑛。李。燮。和。幾。個。中。堅。人。物。還。有。許。多。跟。着。他。

(實飛批)
豈但是萬
矢之的竟
是千夫所
指呢

所謂進步

恐怕自己
落了後

們拍巴掌的暫不一一叙他名姓了楊度見大眾業已到齊忙站起身來發言道昨天在居仁堂會議的時節極舉借李仲仙那封信明譏暗諷彷彿怪咱們不盡力的意思大家須要努力進行纔好要知咱們現處的地位總算是萬矢之的心中就想退後也無地可容其勢不能不從研究學說上去研究實行了既是研究實行兄弟尚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本會決計改名憲政協進會須求諸君同意所以要更名憲政協進會的理由一因咱們從此進行由憲政上手纔有線索一則打消咱們籌安會的範圍抱廣大主義凡我同志祇要宗旨相合就不分團體羣策羣力共同進行毛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革命黨正在那裏尋隙咱們萬不可再假手於人了說時用眼風兒瞟了梁士詒顧鰲一眼接着又說道第二種咱們既是研究實行須要急求速效眼見國民選舉會快成立就是各省將軍也有些聯名請願的公電咱們若再遲遲不動被他們那些老資格的大人先生有勢力的將軍大帥擁了上來咱們恐怕吃不着燻羊頭還要惹得一身膻味那就不值得了說罷歸坐梁士詒急忙站起身道憲政協進會乃是名義上變更想諸同志沒有通不過的却是實地進行乃刻不容緩的事此刻也

沒有演說的時間。咱們還是商量進行的方法。要緊說罷也歸自己的原位。這時楊梁二人發言的時節。只聽見一片巴掌聲的的得得。鬧個不清。等到楊梁皆說完了。還聽着巴掌亂響。咧。梁士詒歸坐。接着顧熬道。燕孫說的。却不錯。咱們還是來商量進行的方法罷。復向楊度道。現在本會可會通電各省將軍與巡按使麼。楊度道。早已打了兩次通電出去。第一次乃是報告本會成立及宗旨的。第二次乃要求他們暗助。現在也有幾省將軍巡按使覆電贊成的。也有特派代表加入本會的。所拍第一次電。我已帶來了。說着便從腰裏掏出來。站起身向着大眾讀了一遍。其電云。

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長江巡閱使。都統。各省總商會。上海鄭鎮守使。商務總會。商會。全國聯合會。華僑聯合會。漢口甯波。蘇州。蕪湖。常德。重慶。江西。梧州。廈門。通州。通崇。海泰。汕頭。九江。正陽關。桂林。保定。天津。張家口。烟台。山海關。熱河。營口。安東。長春。哈爾濱。柳州。大通。廣西。百色。廳。青島。潯州。龍州。慶遠。周家口。各商務總會。及平陽。灤州。大同。各商會。武昌教育會。安徽公民團。成都四川。川路公司。南昌。江西農會。懷慶。河朔。回教俱進會。高郵教育會。農會。清江回教聯合會。江北支部。

開封商會聯合會。教育會。回教俱進會。河南全省孔社。安陽商會。教育會。安鄉濟鄉團。周家口商會。長沙教育總會。全省商輪公會。工業總會。蘭州分送馬提督。四川旅甘商會。甯夏馬護軍使。歸化章總管。西甯馬宣慰使。伊犁楊鎮守使。察哈爾錫林果勒盟。正副盟長。青海巴勒珠爾布拉克。及辦事長官均鑒。本會宗旨。原以討論君主民主。何者適於中國。近月以來。舉國上下。議論風起。本會熟籌國勢之安危。默察人心之向背。因於日昨投票議決全體一致。主張君主立憲。蓋以立國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撥亂。次曰求治。今請逆其次序。先論求治。次論撥亂。專制政體。不能立國於世界。爲中外之公言。既不專制。則必立憲。然共和立憲。與君主立憲。其義大異。君主國之憲政程度。可隨人民程度以爲高下。故英普日本。各不相同。共和國則不然。主權全在人民。大權採於國會。乃爲一定不移之義。法美皆如是也。若人民智識不及法美。而亦握此無上之權。則必鬩亂糾紛。等於民國二年之國會。不能圖治。反以滋亂。若矯而正之。又必懸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如我國現行之總統制。權力集於元首一人。斯責任亦集於元首一人。卽令國會當前。亦

不能因責任問題。彈劾元首使之去位。一國中負責任者。爲不可去位之人。欲其政治進步。烏可得也。故中國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足以求治。中國而行今日之僞共和。更不足以求治。惟窮乃變。惟變乃通。計惟有去僞共和。行真君憲。開議會。設內閣。準人民之程度。以定憲政。名實相符。表裏如一。庶幾人民有發育之望。國家有富強之基。此求治之說也。或曰。民權學說不必太拘。卽共和亦可準人民程度。以定憲政。何必因此改爲君主。不知黨政不問形式如何。但使大權不在國會。總謂之僞共和。因戀共和之虛名。不得已而出於僞。天下豈有以僞立國而能圖存之理。又況禍變之來。並此僞者。亦必不能保存。何以故。君主國之元首。貴定於一。共和國之元首。貴不定於一。卽不能禁人不爭。曩者二次革命。卽以競爭元首而成大亂。他日之事。何獨不然。無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於元首之位。數年一選舉。則數年一競爭。斯數年一戰亂耳。彼時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砲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變爲兵選。武力不能相下。斯決之於戰爭。墨西哥五總統並立之禍。必試演於東方。中原瓦解。外力紛乘。國運於茲。斬焉絕矣。未來之禍。言

(冥飛批)
天地晦冥
妖魔一齊
出現了

之痛心。卽令今日定一適宜之憲政。綱舉目張。百度俱理。他日一經戰亂。勢必掃蕩無遺。國且不存。何云憲政。救亡之法。惟有廢除共和。改立君主。屏選舉之制定。世及之規。使元首地位。絕對不可競爭。將不定於一者。使定於一。是則無窮隱禍。概可銷除。此撥亂之說也。本會以爲謀國之道。先撥亂而後求治。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此本會討論之結果也。謹以所得。布告於軍政學商各界。及全體國民。籌安會。

讀畢。楊度歸坐。顧鰲又問道。各省的分會。怎麼辦。咧。楊度道。業已通函各省。託人組織。湖南。又已重託葉煥斌。並灑了款。去不幾天。他還有信來說。早晚可以成立。胡瑛。李燮和。忙接着贊道。他辦這些事兒。真是一把好手。楊度又接着道。湖北現有梅寶璣担任組織。來信說。已成立了。江西有江南坡。江金鑑。叔姪二人。承辦廣東。已有蔡伯浩。允許幫忙。其餘各省。也有用請願名義的。也有用公民名義的。也有用紳商學農各界名義的。紛紛打電前來。贊成本會。梁士詒道。這樣纔好名義。不必求統一。纔顯見得是民意。所歸。咧。但是本會的勢力。也不可不顧全。我想。可用本會的名義。再打個通電。與各省。

(寫飛批)
總之是掩
耳盜鈴的
辦法山鬼
伎倆不過
爾爾

(寫飛批)
小朱專一
拍馬屁道
樣大的事
業不先通
知他吃餚
呢何不吃餚

長官或是分會組織人限一月之內各省的分會須概行成立會員若在數十人以上就可以提出請願書與代立法院也可以擴張本會的聲勢大衆拍掌道燕蓀這法子想得實在不錯咱們就可以執行願熬道莫忙莫忙各省的機關固要從速成立這中央的勢力也是根本問題孫毓筠道燕蓀的公民黨也可以合攏了再設法去結合幾個小部份團體多做幾篇請願書就說是替他們代轉呈的這不是聲勢麼願熬搖頭道不對不對還是要另想法兒梁士詒道我又想起一個法兒何妨將咱們入會的願書多備些遍送各部門衙門要求他們全體入會夏審田道法子固妙恐怕不能如願聽說朱桂莘因爲本會成立沒曾預先知照內務部他還有些吃醋咧梁士詒道不要緊不礙事看是什麼頑意兒這個事含有大總統的間接勢力他就是鐵打羅漢還敢與大總統碰麼縱有什麼事得罪他他也只好放在肚皮裏悶悶還得要笑着臉兒來將就咱們咧阮忠樞點頭道這話却也是不錯我想還有一個法兒如今京城裏面總算是各省人才薈萃之區各省的巨吏大紳住在此地的也不少何妨聯絡他們入會就以各省旅京有名的人每省推選一位由本會名義組織個公民請願團向參政院

層層寫來
當時一班
人想盡法
子的苦心

(夏飛批)
所以乞巧
車夫都紛
紛請願來
了

會說皇帝
高字就爲
合格方概
當時諸公
料定吾國
無一個入
皇帝兩字
者

提出請願書。這不也是據本會門面的法子麼。大眾聽了，皆拍手打巴掌的贊道：「斗膽，這個法兒真好。」孫毓筠道：「你們所想的法兒，皆好。我總以爲入會的資格，當初限得太嚴，何必須五人以上，或三人以上的介紹呢？要知道這會，乃是斡旋民意的團體。凡我國人，只要會說皇帝兩個字，就是合格會員。一發達民意，就自然跟着咱們轉聲勢。又何必愁不廣大。大喇大眾也拍手贊道：「少侯也說得不錯。此時各人已不守會場的秩序。你一言我一語，咳嗽的咳嗽，唾痰的唾痰，正在那裏七手八脚，張牙舞爪的發議論。忽聽守門的閤人報道：「段將軍到大眾一聽，都有些叱異。各人心中都暗想道：「怎麼他又來了一轉眼間，段芝貫業已跨進會場。大眾相見已畢，各自仍舊歸坐。段芝貫沒待各人張口，便搶着說道：「諸位先生爲國勤勞，真是辛苦得狠。楊度、孫毓筠二人連忙也說了幾句謙辭。段芝貫又冷冷的道：「諸位先生天天在這裏會議，現在可有什麼把握呢？楊度把方纔議決的幾條，向着他又述了一遍。段芝貫笑了一笑道：「哦，原來還是在準備進行。嚙，兄弟有一點意見。諸位先生千萬不必見怪。但凡辦一樁大事，首先須要講究手眼敏捷。外國人所以比咱們強的就是處處可以佔咱們的先着。天下事萬不是慢慢

(冥飛批)
說得狠痛
快到底火
個霹靂火

(冥飛批)
還要知道
一層如果
寡廉鮮恥
奴顏婢膝
真能巴結
到富貴一
場也還罷
了只怕已
結不到富
貴自己已
是失了人
格豈不更
加究任所
以君子講
究修身立
命之學也

因循今天提議明天審查後天表決能佔勝的兄弟本是個粗漢子就不曉得說那一套不負責任的話做事要有魄力說做就做纔能勝人若是諸位先生這樣的辛苦恐怕到民國十年還是在這裏籌備請願呢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大眾被他搶白了一頓氣得一個個白眼直翻要想反駁他幾句無奈這些熱心帝制的專家人人都有心大胆小欺軟怕硬的毛病見他是未來大皇帝的乾殿下誰敢拿着紅鼻子去抹白灰咧所以大眾都忍氣吞聲還統着笑臉兒去承歡獻媚嗚呼不顧身敗名裂去替人家做功狗還要奴顏婢膝四方去周旋可見笨幸是不容易求的好在既做了功狗這些事本是他們的課程也算司空見慣了段芝貴見大眾被他說得臉紅耳赤也就不便再說彼此相對無言忽見一個總統府的武衛橫衝進來大眾此時又不知出了什麼事故見他走到阮忠樞面前說道總統有要事傳阮大人趕快進府大眾聽了分外詫異還是段芝貴說道噯呀我幾乎誤了大事又向阮忠樞道老爺子命我來尋你我倒把這事忘却了你趕快去罷趕快去罷大眾聽他說了一套頭尾不貫氣的話鬧得簡直不明白又恐怕是秘密事件不敢當着大庭廣眾問去問段芝貴便站起身來攬

會說皇帝
兩字就
拍巴掌

好在還是
橡皮釘子
況且楊度
是橡皮頭
碰來是一
點不妨事

楊度是急
何能揮

着阮忠樞手道。老斗咱們一路去罷。說畢。二人手挽手的告辭而去。大眾見他二人走後。天時將近黃昏。楊度忙向衆人說道。今天所提議的事件。想必諸君是一致贊成的。大眾聽說。又拍了一陣巴掌。楊度又道。既是一致贊成。咱們就分道進行。各省分會。准明天再打一通電去。這京城裏面的事。一早期內。須得完全辦妥。莫要再受人家奚落。了。大眾接着又是一陣巴掌。響。楊度纔宣布閉會。大眾好似開籠之鳥。一哄而散。這一場會議散罷。別人原來是盡一盡拍巴掌的義務。就是聽了段芝貴那些俏皮話。也不過如東風之貫驢耳。一般出了會場。誰也記不清楚。其中只有梁士詒。楊度。顧馨三人。碰了段芝貴這個橡皮釘子。心中老大的不願意。三人暗暗都想到一條路線。道。哼。哼。你不過仗着螟蛉的威風。就是大皇帝登了基。太子也攤不到你的名下。京城裏現在也沒有第二個楊翠喜。安祿山的威風。也不容易抖的。何必擺這樣臭架子。失敗了。還不是彼此一樣嗎。況且前途的道路。遠得狠呢。誰也保不住不坍臺。咱們走着瞧罷。他三人的心中。都是一樣打算。各人却也悶着不提。次日清晨。梁士詒邀了顧馨。同往楊度的寓所。商量怎樣與各部接洽的方法。楊度便主張親自與他們開談判。梁士詒道。

梁士詒是
被入奚落
怕了

（奚飛批）

俗話說得
好滿嘴的
仁義道德
一肚皮的
男盜女娼
這班東西
能逃得了
這兩句批
評麼
飯碗就能
驅使人如
走馬燈樣
何況更有
王爺爵位
呢

廿將風月
擔

這事不安。倘若他當面又給你個釘子碰。那真不能下臺呢。我想不如先把入會證書每部先送去一千份等他來了覆信看他的意思如何。咱們再去與他接洽。那就胸有成竹不至於再受人奚落了。楊度忙道：照你這樣辦法又不知捱到那一天。恐怕皇兒乾殿下又要來發脾氣啦。我想各部的部長部員沒要看他鐵面無私滿嘴的仁義道德。若去挖他的心看誰不是抱飯碗主義麼。如今拿着大總統帽子去罩他。怕他不推心置腹的來贊助那個肯與王爺爵位作對呢。顧熬道：督子這話說得却也有理。若從人的心理上研究實在有這些意味。但是現狀少有不同。類如南方的馮國璋北方的段祺瑞還有極峯的袁家翁黎元洪他們怎麼與王爺爵位作對呀。楊度忙道：他們的目光還注在王爺爵位之上。你曉得他們存什麼野心呢。顧熬笑道：那各部總長就沒有懷着野心的麼。我着燕蓀的主見雖遲緩些。却也是閱歷之談。不如雙管齊下一面將本會證書分寄各部。一面再推一兩個代表與他們去面商。不格外圓滿麼。梁楊二人同贊道：妙極妙極。就是這樣辦法罷。於是三人推定楊度顧熬做完全代表。楊度顧熬也不推辭承認。前去梁士詒此時忽然想起一事。站起身向楊顧二人道：老斗昨天

進府裏去。究竟不知道是什麼要事。咱們何妨往老斗寓所去打聽。打聽咧。楊顯二人忙答道：咱們就去罷。說着三人同向阮忠樞寓所去了。正是。

拍馬將軍雄似虎。吹牛學士懦如龜。

評

湘諺有之曰：婆娘一哭打破一屋。婆娘一鬧打倒一竈。婆娘一拱拱翻一個大馬桶。袁世凱之做皇帝不成。未始非于夫人一場大鬧鬧得他倒竈也。

籌安會諸人鬧了一場。反爲老袁小段等所不滿意。實在費力不討好。小人枉自爲小人。真有此種苦處。

以功名富貴籠絡人。不知功名富貴有時亦窮於酬應。安得人人盡如其意哉。此老袁之所以失敗也。

小段自是能幹人。觀其對老袁說一大套話。確是有心眼兒的。從前楊翠喜一案之失敗。真正可惜。

▲第十五回 阮太保奉旨充蔣幹 馮將軍藉故背秦嬴

話說楊度、梁士詒、顧燏三人，同到阮寓，滿心想打聽什麼好消息。那知纔到阮忠樞門首，就飲了一杯閉門羹。阮忠樞已學他乃祖，圓海老人領略秦淮風月去了。這三人一擄掃與各自歸寓，流光逝水，轉瞬經旬。記者不得不在這十天之內，接着羣英會代演。燕幹下書看官，可曉得阮忠樞匆匆忙忙，被袁世凱召去，是爲的什麼要緊事咧。原來就是命他去做蔣幹。袁世凱聽了段芝貴秘密報告，狠怕東南半壁不肯入他的彀中，纔想起阮忠樞與馮國璋、張勳乃是莫逆交情，若命他私下江南，不怕不挽回春色。次日便命親信的武衛特召阮忠樞趕快進府。此時阮忠樞奉了綸音，也不知因爲何事緊急，加着段芝貴又連打了幾錘邊鼓，分外鬧得糊塗，只好跟着武衛與段芝貴同進總統府。袁世凱把命他去做說客的事兒，細細說了一遍。阮忠樞這纔明白，心想張少軒雖然臉上好似猛虎一般，叫人看着可怕，實在是一個紙糊的肚皮，裏全是一包稻草。只要抹順了他的毛，狠能受人家耍弄的。但是馮華甫現在的心思，聽說狠不老實，位分愈高，志向就愈大了，恐怕不容易騙他。無奈聖上的密命，又不敢違抗，便唯唯承諾，準備拚一副厚臉皮去碰他。一碰袁世凱，見他已承認去遊說。當時大喜，隨便又把

就不捧他的也樂去的

(夏飛批)

馬士英擁

戴福王阮

圓海做個

齊表官袁

世凱自己

要做皇帝

叫阮忠樞

做賊客比

較起來阮

忠樞畢竟

是強爹勝

比吳三桂

娶陳圓圓

何如

(夏飛批)

豪門酒肉

臭路有深

死骨

賢良忠正的高帽子向他腦袋上直加安徽懷甯縣人。氣量是最小的。那裏受得住。這般捧他。所以連滾帶爬。趕忙叩辭了。袁世凱回廬。準備登程。次日清晨。趕着往天津的。火車。一溜煙飛奔而去。到了天津。可憐一刻都不敢耽擱。跨上津浦火車。直奔徐州。這一路上的風景。如秦嶽之巍峨。黃河之浩瀚。也沒有閒暇的心思。沿途瞻眺。他那方寸之中。早已隨着火車輪兒飛滾向徐州去了。車行兩日。到了徐州。可巧張大帥正在興高采烈納寵的時候。那行轅門口懸燈結彩。燦爛輝煌。各營中鼓樂喧天。聲聞十里。把那些軍官兵士。忙得兩腳不沾泥。小辦兒都躡起來了。再說那些酒香肉臭的味兒。把個徐州城裏。人人都薰得如狂似醉的一般。還有左右邊境居住的小百姓。聽說張大帥過喜期。大家都是奔進城看熱鬧。一見這般奢華。真是開生平沒看見過的眼界。想天子登基大總統就職。也不過如此熱鬧。街談巷議。個個都說這位姨太太的木魚兒。前世裏想必敲破了。閑話休提。接說那阮忠樞。跳下火車。帶着隨身的家丁韓發祥。一直奔大帥府裏去。還未走到帥府。見沿街燈彩。紮滿了。心中就有些詫異。暗想尋常人。家辦喜事。也不能滿城喧嘩。必定又是老張借著什麼事兒。在這裏取樂。想着便站住。

(冥飛批) 大帥不討
姨太太大
帥的錢往
那裏送大
帥的臉子
呢

(冥飛批) 可憐小毛
子不搭回
首

(冥飛批) 討小賊
正是大帥
們風流繼
濟

了脚。自言自語道：我不如暫且落個店兒，打聽明白，果然是老張關的頑意兒，我更好借口。於是命韓發祥尋找了一個飯店，安置妥當，就叫韓發祥去打聽這事。不多一會，韓發祥回來報道，聽說是張大帥做喜事，阮忠樞大駭道：胡說！張大帥並沒斷絃，怎麼又做喜事呢？韓發祥又道：說是娶姨太太。阮忠樞點了點頭道：哦，他又在這裏納寵，真有興致。又問韓發祥道：可曉得是那天正期？姨太太是那裏來的呢？韓發祥道：前天的正期，今日已是三天了。姨太太聽說姓王，從上海來的，名兒叫什麼？琴字，還說是一口的椰子腔，唱得狠好。阮忠樞連忙點頭道：哦，是他呀。老張的手段，真不差。前次在秦淮河裏娶個名妓，如今又在黃浦灘上娶個名伶，他真會享受。豔福恐怕身價不小罷。韓發祥道：說花了有幾萬塊錢呢。阮忠樞道：是要花這個數目。老張若真是娶了他，我非要他唱一段梵王宮給我聽聽，不可。這時堂倌已捧了一盆水進房。阮忠樞慌慌張張，張洗一回臉，又換了一套顏色最嬌嫩的衣服，帶着韓發祥，一直奔往張大帥府裏。且說張勳正與他那些幕僚屬員團在一處，關四子寶忽然傳達的報道說：北京阮大人來了。張勳此時全副精神，注在那寶盒兒上，那裏有心事見客。咧聽說阮大人三字，便

幕僚們自
然要輸幾
文給大帥

(冥飛批)
小辮子上
細兒倒紅
不可少絨
的

向傳達罵道什麼軟大人硬大人就不曉得我在這裏開寶麼傳達嚇得退了出去不
多一會又進帳低聲回道阮大人說有要事請見並說與大帥是至交務請大帥賞見
張勳抬頭把兩眼一睜剛要發怒左右那班幕僚聽阮大人從北京來的恐怕有什麼
要事忙勸張勳道天時不早大帥也可以休息休息罷張勳低頭看自己面前的紙幣
尙贏了有百數十張便不言語半晌纔站起身來說道請罷傳達領命出去各幕僚也
都散了張勳這纔一步一步的走到會客廳這時阮忠樞也到了客廳二人相見阮忠
樞便把雙手捧起恭恭敬敬向着張勳作了一個長揖道恭喜恭喜張勳忙雙手拉住
阮忠樞道我還不曉得是什麼軟大人咧那知是老斗你來了看你這大年紀還不老
實見面就歡喜開頑笑阮忠樞道大帥你莫要怪我不老實你看這掛燈結彩的說着
一手把張勳的小辮兒捉住道你看這辮兒上還拖着紅絨這是誰不老實呢張勳被
他說得臉兒一紅笑道好了罷偏生這遠的路程就會給你知道的阮忠樞笑道大將
軍八面威風如今這麼大的喜事豈能瞞得住人麼大帥我且問你夜來喜事何如想
一定可以醉倒的王克……剛說到克字忙改口道王姨太太我所曉得的有太真之

老阮對張大帥開了這幾句詼諧，恐怕是對牛彈琴，所以張大帥說來罵他的。

(只飛批)這一篇臭文直可謂對牛彈琴。

順腿棍打得真好。

(只飛批)做說客的先當了幾天，這片道樣會淡趣真不愧為懷寧賢子孫。

柔媚夷光之靈秀，聲容並茂，色藝俱佳，淡粧濃抹，總相宜。此句贈之最切。我想將軍帳下一曲六公，不少窈娘淨婉了，說罷哈哈的大笑了一陣。張勳也接着笑道：老斗，你到底有什麼要事，怎麼一句也不提，見了面就好像背書一般之乎者也者，賣弄了一篇臭文，鬧得我一句也不懂。你可是有意來罵我麼？阮忠樞忙笑道：笑話，笑話。因為大帥新得一絕色的玉人，我歡喜的情不自禁，向你酸了兩句，不過是贊頌之辭，那敢有意取笑。咧，張勳笑道：你真踢倒了醋罈兒，酸得人真要發嘔。說了這半天，還是滿嘴的金人。玉人正好遇着我這個油炸螃蟹，真算是犯了忌剋啦。說罷，二人又大笑了一陣。張勳又道：你這騎來還是專為閑逛呀？還是走這裏路過呢？阮忠樞道：你看，鬧了半天，人家特來給大帥道喜，姨太太請安，怎麼你還粧傻不買賬嗎？張勳笑道：既是特來的，可以在這裏多逛幾天了。復喚隨身的護衛，將阮大人的行囊搬到帥府。從此燈紅酒綠，喝雉呼盧，阮忠樞住在張大帥府裏，混了五六天，絕口沒提到政事。一日，阮忠樞接着袁世凱的密電，催他趕快復命。此時張大帥的喜事也漸漸忙清楚了，阮忠樞便趁着與張勳閒談的時節，慢慢的談到政事。張勳就大發議論，道：袁老四他太把事兒看得容

老阮會奉承

拿民意來壓老張故又必拿民意來抵制官統老阮此着乃老藥不對症老張安得不張為知民受老張的轉得快

(寫飛批)王克琴面前若是拖起刀來就起一齣殺狗勳妻呢

易了人都說我老張是個草包我看他做起事來比我還亂阮忠樞道若論項城做事的手段呢憑良心說實在不如大帥遠了但是這次變更國體却不是他的意見也是各省市的民意所歸人人都覺得共和政體實在不能立國他也是被人家所逼的張勳忙道我向來也是不相信共和也以爲中國要求富強非帝制不可但是金鑾殿上那把椅子現成有個宣統皇帝不請出來坐要他出來做什麼呢阮忠樞忙道這也是民意所歸人人都以爲宣統不是漢族所以大家都要推舉項城出來張勳頓時不悅道什麼叫做民意俺老張帶了幾十年兵江南殺到江北南京混到北京只曉得心裏想着什麼拖着刀就去做了不曉得民意是什麼東西若說宣統不是漢族不能做中國皇帝俺老張是江西人怎麼跑到這裏帶兵呢老實說了罷寡婦要嫁人窮漢要做賊你就爽快快的去做何必含羞怕醜還要拖着別人裝自己的假門面呢阮忠樞被張勳說了一頓不覺臉兒一紅嘴裏嚅嚅的道不過大家都借着民意說話項城也不好不借着民意措詞張勳拍手笑道好哇你還要把我當做外行麼阮忠樞趁勢搶進一步道設若項城真要卽位這東南半壁總還要倚仗大帥做長城的說時兩眼觀

一肚牢騷
自然發洩老張忠心
耿耿(哀飛批)
原來說了
半天無非
借着宣統
爺抬抬自
己的身分
罷咧

定張勳的臉色張勳聽了也不言語阮忠樞又進一步道好在項城爲人大帥是明白的知恩報恩知德報德決不孤負於人的張勳忙道算了罷我總算嚐過他的滋味了想俺老張混了幾十年的世從沒丟臉就是那年打南京因爲什麼外交一定逼着我給人家陪禮這就是他待我的好處阮忠樞道那也是他一時沒有法兒張勳道什麼叫沒有法兒就是他的心眼兒不乾淨被人家挾制住了罷阮忠樞聽說還未及答話張勳又道我不贊成他做皇帝却與革命黨的意思不同也與段祺瑞馮國璋他們的意思不同我總想把宣統皇帝抬了出來那宰相的位子怕不是他袁老四做的麼那紅頂花翎黃馬褂怕袁老四沒有穿戴的麼說起來他還是清朝的大忠臣他如若一定要做皇帝怎麼叫清室下得了台咧阮忠樞見張勳的意思有些活動了急忙搶着道他必定給清室一個下台的法子使宣統爺能安心樂意他纔能卽位呢張勳聽說又想了許久纔慢慢的說道那時再商量罷阮忠樞見事機已有了八成熟不敢再說下去便岔到閒話上說了一刻當晚阮忠樞寫了一件詳細的奏摺報告袁世凱又住了三日纔辭別張勳乘着津浦南段火車來探江南的春色那知馮國璋的性恪果然

與三國演義周旋待筆法

(冥飛批)
滿口說的是不關緊要的話叫作閑話不
得是前清大老明哲
保身妙訣

與張勳不同。阮忠樞見了馮國璋之後，他的來意雖然沒會提半個字，但是他的心思業已被馮國璋猜透了。馮國璋也假裝不知道，見了阮忠樞一面趕忙派隨身的護衛把阮忠樞的行李搬進將軍府，又把自己所住的秘密辦事室讓阮忠樞下榻。那一日三餐馮國璋都親自陪着，每日閑暇的時候就陪着阮忠樞閑談，看官可曉得他們談些什麼閑話呢？叙來也實在沒有趣味。馮國璋全叙些甲午年的戰事，什麼庚子年義和團的故事，什麼北京城裏的古董，南京城裏的風俗，處處盡說些無關輕重的話兒。非但現在的時事絕口不提，就是辛亥癸丑兩年的革命事也不吐出半個字。轉眼混了五六天，阮忠樞混得實在不耐煩。有一日阮忠樞正與馮國璋對坐閑話，二人談到了滿清時代李鴻章身上。阮忠樞便借着這句話頭，忙接着說道：李文忠當初力掃紅羊名震華夏，那樣的氣魂，那樣的聲勢，總算是一時人傑了。就是甲午戰役稍有些兒不滿意，那庚子的外交却也不容易了。結我想這樣的豪傑若生在今日，南面稱王，必沒有人敢反對他的說時，也把兩隻老鼠眼睛向着馮國璋灼灼的覷定。馮國璋也明白他的話意，便淡淡說道：現在的皇帝有什麼難做呢？祇要多練些兵，誰人敢說反對他。

又拿民意
來試老馮

寫馮張二
人各有性
一副面孔
各有格性
有一番心思
各有一樣
口吻不一
重複

(冥飛批)
這幾句確
是正當話
無奈老袁
要先做了
皇帝才肯
替百姓設
法所以不
國的人全
能相信他
馮公自是
正言並非
糖塞老阮

新華春夢記 第二卷

阮忠樞聽說忙接着道。噢民意也是要緊的。馮國璋笑道。可憐了民意。算些什麼。祇要武力能挾制住他。還不是要他變個什麼樣兒。就變個什麼樣兒嗎。阮忠樞這時心中暗喜。道想不到華甫他乃是個有心人。我又何必與他繞道兒呢。哈哈一個聰明伶俐的說客。居然三言兩語被大將軍籠絡住了。不知話兒的對面轉又想道。不對我還要試他一試。於是笑向馮國璋道。華甫兄你看現在的時勢。萬方多難。自從辛亥之後。刀兵四起。沒有一年安寧。有人說是共和的弊病。咱們平心而論。究竟中國的國體是宜於共和。還是宜於帝制呢。馮國璋笑道。我乃是一介武夫。祇知上馬殺賊。向來不曉得政治的意味。然在我的愚見看來。中國的國體。共和也好。帝制也好。總要小百姓的日子過得平安。中國的架子撐得住就好了。若說什麼爲相宜。我看什麼都相宜。一國的治亂與國體並不相干。是在治國人的手段。何如。所以。我如今纔知道對於政事。自己是個外行。決不敢厚着臉皮多管閑事。只求把我這一塊地方保得平安。無事就算。是問心無愧了。阮忠樞聽罷這一套話兒。暗罵道。這個老頭兒真猾。呱呱。呱呱。一陣說得面面圓通。好似一個琉璃彈兒。叫人看得透明。捉拿不住。我不如用個單刀直

入的法兒逼他一句看他怎樣的回答我想定忙假粧不樂意的樣兒說道項城做事的手段太差這幾年的刀兵還不是他一個人鬧的麼如今居然有人倡言變更國體想推舉他做皇帝你想這不是胡鬧嗎馮國璋也假粧不懂笑道現在中國的大總統還不是同大皇帝一樣麼墨西哥的爹亞士只掛着一塊大總統的招牌做事全是用大皇帝的手段他也混了幾十年你說袁大總統不能做皇帝現在中國誰又能咧誰人的勢力又比他大咧誰人的手段又比他強咧我想要是推舉皇帝非推他出來不可阮忠樞聽說急忙搶一進步道果然要推舉項城做皇帝你須要出來幫忙纔是馮國璋當時不耐煩道老斗你真是年老龍鍾聽話有些丟頭忘尾我不是早已說過如咱們軍人理當不能干預政治只曉得保護地方我現在練了這些兒兵恐怕保衛自己的地方還保不了那裏能顧別樣閑事呢阮忠樞被馮國璋搶白了幾句已曉得話不投機便掉過話頭岔說些閒話下台心想我此次南來游說原說的是少軒與他兩人今老張已被我騙好極拳他不能說我無功我又何必再討馬二的沒趣呢由是打了一遍退算盤絕口不再提國事整天到晚還是與馮國璋閒話記者再叙一叙馮國

還是馮公
勝人處

璋的性情看官須知馮國璋雖然是一個武夫肚皮裏沒有一點黑墨水但是他的見界比較張大帥迥不相同自從做江寧的將軍狠想學個斯文派也知道武夫的舉動太粗所以處處肯聽人的話可惜他那幕府裏面喫飯的人狠多沒有幾個見識超羣的人才做他臂膀他就因此自己的主見不能拿得定了但是馮國璋的生性向來對那虛名上並不十分注意這也是他的長處然而他的短處在金錢之上看得過於認真尋常的起居因此也狠樸素無事時間祇愛打幾圈麻雀偷着輸錢時候還有些兒現出本來的面目這皆是打不破錢關攬不穿錢眼的毛病接說阮忠樞在他將軍府裏一連住了十數天朝夕在一處閒談已把新話舊話都談盡了相對無聊馮國璋便湊了兩個幕友就與阮忠樞時常打麻雀牌兒消遣誰知阮忠樞的手氣太好馮國璋的賭運不佳接連賭了十幾場馮國璋皆輸得丟盔卸甲所輸的錢賬都堆在阮忠樞一個人身上那幾個幕友屬員有輸錢的誰敢不現錢奉上那贏錢的便攜糲糊糊一笑完結這乃是他們鬥麻雀的老規矩此番結了大馮張國璋大輸特輸除了別人的不算就是阮忠樞一個人身上足足輸了有兩萬多元這時馮國璋又想照尋常的

老規矩與他一笑結賬，那知阮忠樞也是一根錢串子，見贏了這兩萬多塊洋錢，那裏肯放鬆一個。雖然沒當場兌現，他心中暗想道：他是個堂堂大將軍，那能少我一文半鈔呢？轉又想到這兩萬多塊洋錢到手，我須要在北京城裏買一所房子，娶一個姨太太，還要製些衣服器具，快活幾年。想到這裏，暗暗在心中就編了一個預算表。私自喜道人要走，運真是大山大海也抵擋不住。想我此番辛苦回去，不是一個奇功，麼將來封爵陞官，自然我列在優等，那曉得偏財運發，又得了這些意外的錢財，真是叫我夢想不到的。可笑阮忠樞魂夢之間，都是作這樣打算。轉眼又過了三天，那曉得馮國璋仍是一字不提，不覺心中躊躇道：馮華甫他是一個大將軍，當真要騙我的賭博賬麼？又想到我實可與他絕交，這兩萬多塊洋錢，我是定了的，再候三天，他若不提，我決計要向他開口了。流光易去，又過了三天，馮國璋果然沒與他提起。阮忠樞忍耐不住，忙托了馮國璋一個親信的幕友，轉向馮國璋借兩萬五千元做盤費。馮國璋一聽此話，好似許多小刀兒在心裏亂絞一般，一口氣悶住。當時回答不出話來。若在尋常時節，早已要開大將軍的脾氣來了。無奈對着阮忠樞，究竟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心裏頭

若不要賭博
公監
如何呢

老阮討
沒意思
大討
事少

一陣一陣翻來覆去的不知怎樣難受停了半晌纔說道什麼向我借錢就是向我要賭博賬罷了好得狠我從今也曉得交朋友的利害轉又笑着向他幕友道你曉得他這次來做什麼的他乃是替袁老四做走狗來勸咱們不反對他做皇帝既是來做這大的事連這些兒小賭博賬遠來討可兒得他氣量太小手段不高想了一想又說道真是個到地的懷甯小鬼說過了許多閒話纔向他幕友道你去給他說馮華甫向不少人分文賭博債的不過這幾天公事太忙沒曾想道明天准兌給他那幕友連聲應了幾個是便去回報次日馮國璋果然兌齊了兩萬五千塊洋錢送給阮忠樞細算起來阮忠樞還要沾光幾文從此馮國璋對待阮忠樞不似初來時那樣熱鬧阮忠樞心中也有些明白不多幾日就向馮國璋告辭馮國璋也淡淡的留了一句二人鬧得歡而散正時

弄鬼全憑三寸舌
論人不值半文錢

評

大帥討小將軍打牌何異半閒堂中平章軍國大事

難道懷甯
不囉揚子
江水嗎
（莫飛批）
不能官亂
不油滑安
能就因為
不油滑所
以失敗今
而後之亂
黨必然要
沾些油滑
氣於是舉

阮鬍子居然有此賢孫當日褲子襠裏自嗟遲暮之時所夢想不到者也可惜乃孫只顧算賭賬竟不以一杯酒葬乃祖於武定橋西鬍子有靈能不失聲悼歎

▲第十六回 千里歸來一場納悶 三更傳旨兩地猜疑

話說阮忠樞離了石頭城北望京華奔去一路上午夜轆轤真好像電掣風馳騰雲駕霧的一般阮忠樞坐在那頭等車裏閒着無事從懷中掏出一個玻璃翠的鼻烟壺兒一手捧着一手捻那玫瑰紫的寶石蓋兒挖鼻烟心裏暗想到底南方風氣與北方不同想華甫原來是個老實人慣能被人家耍弄怎麼一嚐了揚子江的水居然就變油滑了怨不得亂黨多半都出在咱們南方呢阮忠樞正默默的默想着忽聽嗚嗚一聲汽笛直送到耳邊忙嗅了兩匙鼻烟放眼一看見一片塵坪遙遙數里那天末之際隱約有一線穠陰烏烟瘴氣阮忠樞點一點頭自語道一瞬的光陰如今又到徐州府了說時遲來時快那一帶穠陰撲面迎來車剛停輪只見車站左右擁擠着許多黑臉大漢一個個頭繫黑布好漢巾也有拖着鬚花大辮箍在頸頸上的身披紅字黑軍衣

國上下皆能吏皆官僚而後中於亡國而不可救藥

怪頭怪腦寫得窮形盡相

(冥飛批)此種軍歌非辦子軍其孰能之

(冥飛批)大帥所在此掠行旅百姓們本來是刁的但不身官僚不身姓不是百姓可憐誰是刁民誰是你來

也有把軍衣搭在肩頭上的。但是人人都手抱着快槍。腰插着利刃。橫眉豎眼。也有躺在椅子上。也有坐在棹兒上。大家都拍着大腿。捏尖了嗓子。唱姐在後園摘黃瓜。抬頭忽見火車到了。便如狼似虎的擁到車前。口裏囁囁的還唱着媽的巴子你來了。的巴子你來了。阮忠樞聽他們唱到呀兒呀兒。呀兒呀兒。一句心裏大疑道。怎麼他們唱軍歌呀兒……呀兒……的與衆不同呢。這時車上的行人站裏的搭客。上車下車紛紛擁擠。後聽一聲怪叫。那行路人都捏着脚步不敢上下。再看那些黑臉大漢把上下的行人團團圍住。比那科舉時代搜夾帶捉鎗手分外利害。還有些最好看的手法。就是那羣黑臉大漢捉住了行人。也有先向人家懷中一掏。後向自己腰裏一攥。究竟他們要些什麼戲法。這全是袖裏的機關。外人也猜他不着。可憐一般行人含着幾點眼淚。各人埋頭收拾自己的箱篋。阮忠樞撲在那車窗上面。一手還是捻鼻烟。直看着那羣黑漢搜完了。暗自贊道。好。好。這些刁民。尋什麼拿。着民意來壓咱們。如今也被人家壓住了。正想着火車已開了。慢輪後又暗想道。這真是少軒的德政呢。這時火車轉了快輪。阮忠樞正想得高興之際。不提防手兒一滑。把個心愛的玻璃翠鼻烟壺兒無端送到

報應不說
刁民也不
說民意了
（袁飛批）
你不是去
了鼻烟壺
豈肯下這
等考語

真出意料
之外
（袁飛批）
滿擬唱一
齣却表功
誰知却是
進了烏籠
院有些顏
色不對

那黃沙白草裏去了。車兒愈走愈快。那裏能停留得住。眼見那碧澄澄的壺兒藏在一團荒草裏。放寶光眼兒一個黑臉大漢。走到壺兒跟前。笑嘻嘻的檢着去了。看得阮忠樞眼珠兒冒火。心中好似刀攢一般。嘴裏連聲罵那黑漢道：「活強盜少軒養了這羣蠢奴。真是害人不淺。說時將腦袋直搖不住的長吁短歎。流光易度。次日午後就到了天津。也不落棧。便帶着隨身的家丁韓發祥。匆匆忙忙趕進京去。他回到北京這第一步必走的所在。自然是大總統府。看官試猜這時阮忠樞心裏究竟是個什麼味兒。記者代他下一句轉語。全是懷着一肚皮冰糖紅燒豬蹄子的味兒。心想他已說通了張大帥。總算挽回來半壁江山這一場功勞。不強如補天換日麼。袁大總統見了面。還不曉得怎樣的歡喜他呢。誰知事非所料。阮忠樞進總統府的時節。袁世凱正在懷仁堂與楊士琦、梁士詒二人商議什麼宣言書。總統府的侍衛領了阮忠樞進去。袁世凱見了。不但莫曾特別歡迎。連身子也莫離座兒半寸。只向着他點了點頭道：「你回來了。阮忠樞剛答應了一個是字。袁世凱已掉轉臉向着楊、梁二人談話。就是楊、梁二人見了他。也不似尋常親熱。阮忠樞見了這個樣兒。好像當頭澆了一盆冷水。簡直涼透腳跟。便

總是一場
空高興

(寫飛世)
熱中人自
然有道等
苦處

捱到那桌拐兒旁邊坐着，默默的發怔。忽然心裏又轉念道：想必這事總統喘着外人的，只好等待他們走後再看。分曉不多一會，楊梁二人去了。阮忠樞趕忙振刷精神，準備仰承聖意。那曉得袁世凱還是沉着，一副冷臉子，絕口不提那馮張的事。阮忠樞嚐了這個味兒，把一肚皮冰糖紅燒豬蹄子的滋味都化成芥末拌絲瓜，又苦又辣。當時實在忍耐不住，便硬着頭皮奏道：前次的電奏想已晉呈聖鑒了。袁世凱望着阮忠樞，又點了一點頭，半晌纔說道：華甫總算是我的知己。後又笑了兩聲道：也難得他這樣聰明。我確也狠感激他。阮忠樞聽了，已知袁世凱全在那裏唱反調。忙接着道：張少軒的意思還好。袁世凱搖了一搖頭道：他的味兒忽濃忽淡，自己也拿不了主兒。誰能去靠他呢？阮忠樞聽着這番話，頭彷彿有些怪他辦事不力，不覺臉色一紅，再也不敢開口。袁世凱當時站起身道：我現在的意見已派杏城代表。明天在參政院裏宣言，你也可以去聽一聽說畢，反身向後堂去了。把個神行太保鬧得如吊死鬼打鞦韆的一般。上也不能下，也不可心裏默想道：我這不，是喫了辛若討沒趣麼？祇好埋頭喪氣出了總統府。一直回到寓所，心中越想越氣。到底鬧得不過，便招呼套好車兒，接着又往西。

玩了一套
又一套
(冥飛批)
法子可是
不錯但是
貂不足狗
尾續也就
不甚做錢
了呢

華門裏楊度的寓所恰好楊度剛從梁士詒家裏回來正遇在門首楊度見了阮忠樞笑道老斗你好呀怎麼不辭而別的就跑了阮忠樞忙搖着頭道咱們進去說罷二人手攙手兒躡進花廳相對坐下楊度笑問道馬二的意思何如呢阮忠樞臉色又紅了一陣佯作不解道什麼馬二我是因爲自己的私事回懷寧去了一趟那裏又冒出這些頑意兒呢楊度笑道扯皮條尋熱客本來是老斗的專門科誰來搶你的頭功呀說罷哈哈大笑了陣阮忠樞見楊度業已曉得這事不便隱瞞好歹就把馮張二人的情形叙了一遍楊度笑道你莫要受他們吡騙我已想出一個絕妙法兒那怕他是鐵打的英雄包管他都要來入我彀的阮忠樞聽他說的異常得意就把自己心思暫且攔住忙問道你想了什麼妙法呢楊度道我已在參政院提出封五等爵的議案早晚通過便交大總統實施這雖是爲咱們自己留餘地也是牢籠這些擁兵自衛大將軍的好圈套兒阮忠樞道馬二的態度我也曾留心窺探恐怕意不在此楊度笑道我敢斗膽說一句連你我在內的話中國就沒有有一個看穿榮幸的曠達人阮忠樞聽了把腦袋略點一點道或者如你所算也未可知停了一會阮忠樞忽問楊度道哲子你這

幾天可調見極峯。麼楊度道：昨晚還到府裏去的。阮忠樞道：你可覺得極峯這幾天神色大變麼？楊度大異道：並沒有什麼變相。阮忠樞聽了，俛首不語。又久，纔自言自語道：這一定對着我的楊度分外不解。忙問道：老斗，你又要些什麼？啞謎兒阮忠樞歎了一口氣道：嚶，替人家做狗，到底無味。俗語說得好：家醜不可外言。今在你的面前，我也不怕你嘲笑，便把遭袁世凱那場沒趣，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楊度想了想道：極峯不至於如此。昨晚我在府裏，他還念到你呢。又想了一會道：這一定別有變故。他二人正在猜疑之際，忽見余貴進來稟道：梁大人來了。說着，把門簾兒順手打起。早見梁士詒大步兒跨進廳門，向着楊度拱手說道：失迎，失迎。然後又向阮忠樞笑道：鬍子，你這番打漿秦淮，可曾領略李香君的餘韻否？阮忠樞還未回答。楊度忙搶先道：老斗，他正在這裏發牢騷，你莫要再俏皮他了。梁士詒驚問道：爲什麼事呢？楊度忙把阮忠樞說的話重說與梁士詒聽。接着又道：你那時也在府裏，該知道極峯竟有什麼意思。梁士詒又想道：沒有什麼意思呀。阮忠樞道：沒有意思，他怎麼糊裏糊塗叫我明天到參政院聽杏城代表他宣言呢？梁士詒又想了許久，忽點頭笑道：對了，對了，復向阮忠樞道：

你也發半
騷他也發
半騷到底
不知道小
百姓對誰
去發半騷
(冥飛批)
大人先生
只顧發半
騷不知道
小百姓的
眼淚只向
肚子裏落
下去呢

楊杏城真
會出力

(冥飛批)
幸勛是救
國救民才
造至於斷
送主權喪
失威信要
不是救國

極。峯。今。天。同。你。害。了。一。樣。的。病。也。是。在。那。裏。發。半。騷。阮。忠。樞。急。問。道。他。又。是。發。誰。的。半。騷。咧。梁。士。詒。道。你。沒。要。性。急。讓。我。慢。慢。的。說。來。今。午。我。因。為。前。天。參。政。院。裏。開。國。體。請。願。討。論。會。時。節。不。是。與。汪。有。齡。聯。芬。李。國。杰。王。家。襄。陳。國。祥。施。愚。蔡。鐸。寶。熙。等。九。人。被。推。舉。為。審。查。員。麼。阮。忠。樞。道。哦。現。在。已。有。人。請。願。了。楊。度。道。豈。但。請。願。你。走。過。後。進。行。的。事。還。多。得。狠。呢。你。莫。要。發。急。待。沒。有。事。的。時。節。我。再。告。訴。你。罷。梁。士。詒。接。着。道。我。想。那。八。位。先。生。未。必。人。人。都。與。咱。們。表。同。情。也。未。必。人。人。肯。替。極。峯。出。死。力。設。若。他。們。羣。起。反。對。我。是。孤。掌。難。鳴。空。拳。莫。敵。後。來。打。消。了。這。件。議。案。極。峯。還。要。疑。我。是。個。漢。奸。呢。我。想。不。如。先。去。請。訓。順。着。他。的。意。思。去。做。就。是。不。成。他。也。不。能。怨。我。了。所。以。我。今。午。趕。進。府。去。可。巧。杏。城。也。在。那。裏。咱。們。就。討。論。國。體。請。願。案。結。果。還。是。要。運。動。他。們。八。人。認。定。各。處。請。願。案。成。立。然。後。根。據。請。願。的。大。旨。由。立。法。院。向。今。上。提。出。建。議。案。一。面。提。前。派。杏。城。代。表。聖。意。趁。着。參。政。院。談。話。會。藉。着。憲。法。起。草。的。題。目。把。今。上。救。國。救。民。的。政。見。宣。言。一。遍。乃。表。示。今。上。始。終。尊。崇。民。意。的。苦。心。話。未。說。完。楊。度。搖。頭。笑。道。今。上。就。歡。喜。要。這。一。套。假。戲。法。依。我。的。意。思。簡。直。挑。穿。了。說。中。國。立。憲。若。不。改。換。君。主。決。不。能。固。

教民還不
定糟到甚
麼地步

尊法民意
文章此正
所謂紙篇
上尊崇民
意也

國本就引證近古以前的亞洲或歐洲說罷。那些富強大國多半都是以君主制國的。若說溫尼士瑞士等國取共和制不過是最少數的小國。那能求富強。咧。梁士詒笑道。你何必這樣發些乾火。我又不是今上。你也不是代表這花廳裏。也不是參政院。你說給誰聽。嗚。咱們還要你解說纔贊成帝制的。這不是自家人的戲法。對着自家人要嗎。阮忠樞道。好呀。正文還復做到題。你又岔着外論了。楊度這纔不說。梁士詒接着笑道。今上他並非變了宗旨。乃是借着參政院這代立法的地位。又趕着這憲法起草國體請願的機會。宣布他這篇尊崇民意的文章。將來纔好借他說話。咧。還虧你自命是法律專家。難道不曉得。咱們的國法是在乎人用麼。阮忠樞急道。你莫要夾叙夾論。罷。後來怎麼樣呢。梁士詒道。後來碰着個冒失鬼。顧巨六去了。把那天見各部總長的情形。從頭至尾說得一字不留。楊度搖頭道。巨六也真是太不留神。阮忠樞忙問道。怎麼各部總長也變卦了嗎。楊度歎口氣道。一言難盡。咱們闲着再說罷。梁士詒道。巨六雖胡鬧了一套。今上還沒動氣。因為那幾個總長都是嘴頭上強硬。真到實做的時候。用不着派人去請教他。包管他們一個個夾着尾巴都跪在丹墀之下。高呼我皇我聖的。阮

汪氏父子
頗想出風
頭此篇文
章却不可
少

忠樞點頭說道。這話說得到也不錯。但是今上怎麼又動了真氣。咧。梁士詒道。事有湊巧。偏偏汪鳳瀛又上了一篇直諫書。反對帝制。全按中國的現狀說。怎樣不可怎樣。不可通篇舉了七大條。字字都說得入情人理。要想加他一個亂黨罪名。無奈他這篇文章早已揭載。各報人人都稱贊他是熱心救國了。楊度道。他居然又上書呈說。今上了前天。他還有一篇信給我。也是說的這套。不知死活的話。真是硬要想出來賣弄臉蛋兒。阮忠樞道。這篇怪文到底說些什麼。胡話何妨。拿出給我看看呢。楊度便轉身進了後房。拿出一封信。遞阮忠樞。接着打開一看。其書云。

哲子先生足下。前讀報載。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以鑒於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擾亂。又念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體。斷不適用於中國。因發起斯會。期與國中賢達。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並進而研究帝制之在吾國。是否適用於今時。是否有利而無害。宏謀遠慮。卓越恒情。令人欽仰不已。論者謂公於改革之際。翊贊共和。表示同意。今忽以民國憲法起草委員之資格。而復有變更國體之商榷。至有疑公爲揣摩迎合。反覆無常者。不佞則確信公之眞愛國。惟眞愛

國故凡可以鞏固國基奠安民族者務求其至當不惜犧牲一身之名譽於恆人
 之所期期以爲不可者敢於昌言而不諱此真豪傑之作用非陋儒騷願囁嚅之
 所能及者也不佞自辛亥以來每與知交竊議以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
 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及見民國元二年各省大吏之驕蹇國會議員之紛呶
 益覺前言之不謬然就目前事勢論之斷不可於國體再議更張以動搖國脈其
 理至顯敢爲執事縷晰陳之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
 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條款悉數剷除
 不復稍留抵制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詞實際固已
 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夫謂共和之不宜於中國者以政體言也今之新約法
 總統有廣漠無垠之統治權雖世界各君主立憲國之政體罕與倫比談歐化者
 豈無矯枉過正之嫌顧自此制實行後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
 漸歸統一各省皆極其服從循而行之苟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於不敝茲
 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履行之天下

並無非難何必君主如慮總統之權過重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使元首不負責任乎則有法國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而以共和爲危險者特一繼承問題而已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爲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用堯薦舜舜薦禹之成例由今大總統薦賢自代自必妙選人才允孚物望藎名石室則傾軋無所發表臨時則運動所不及國會選舉祇限此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法良意美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擾之弊已一掃而空尙何危險之足云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啓競爭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係非法制之關係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閑之竊恐家族之競爭爲禍尤甚於選舉不觀明太祖非採用立長制者乎太子薨立皇太孫固確守立長制也而卒構靖難之變當日與太祖同時立起之梟雄桀黠已芟薙無餘與太祖共定大業之宿將元勳亦消滅殆盡時無敵國外患出而橫加干涉故幸免於亡耳今則迥非其比矣而公等必主張君主立憲果何所取義乎公等既主張斯制自必期其說

之成立其事之實行明矣。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今大總統於受任之初。卽已違約宣誓。且屢次宣言。決不使帝制復活。其言至誠。剴切。亦既播諸文告。傳諸報章。爲天下所共見共聞矣。往者勞乃。豈盛倡復辟之說。天下譁然。羣起而闢之。以是爲謀叛民國之大罪也。今大總統復嚴申禁令。後再有議及帝制者。罪無赦。誠以今大總統爲民國元首。受人民委託。信誓旦旦。爲民國永遠保存此國體禮也。義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果使於今大總統任期以內。而竟容君主政體之發見。致失大信於天下。悖禮傷義。動搖國本。一不可也。民國元二年。孫文黃興輩之謀亂。卽藉口於今大總統有恢復帝制之陰謀。全國人民確信今大總統之誓言。并無此意。故羣目孫黃爲亂賊。今忽於大總統任期內。而見爲總統親信之人。有君主政體之討論。是孫黃輩實其誣言。天下皆將服孫黃輩。有先見之明。頓長其聲價。增其信用。是不啻代孫黃洗其謀亂之罪。俾死灰得以復燃。二不可也。吾國旅居各國之僑民。不下數千萬。莫不醉心歐化。以獨裁帝政爲不然。故前清末造。孫黃輩倡言革命。華僑傾資相助。

冀其有成。迨民國成立。咸欣欣然有喜色。相率同心內向。一旦見祖國復興。帝制是大失。數千萬華僑之心理。不啻推而出之。使爲孫黃之外府。隱助以無限之資財。三不可也。優待條件。許清室保存帝號。正以民國國體已更。無復嫌疑之可慮。故聽其襲用尊稱耳。假使民國復行帝制。則城中斷不容有二帝。勢必削清帝之尊號。寒滿族之人心。且清皇室近居宮禁。卽不免偏處之大嫌。逸出範圍。慮復爲奸人所利用。設有僉壬從而間之。爲德不卒。勢非獲已。而予人口實。恐天下從此多事矣。四不可也。近來各省水旱偏災。區域至廣。哀鴻徧野。安集無資。而公家以財政奇艱。不得不厚增賦稅。繁征苛斂。視清末有加。咨怨之聲。已所難免。然每增一稅。設一捐。地方官恆召士紳商會。告以今爲民國。國所有事。責皆在民。擔負雖增。譬如自出己財。以辦家事。彼紳商心雖不願。而無說以爲抵拒之資。不得不俯首以從。今若恢復帝政。彼習聞帝者私其國。爲一家之產。則觀念頓易。此後再欲增重人民擔負。斯怨有所歸矣。怨憤不平之氣。鬱結於中。如積薪之蘊。火遇有梟弁。鼓而煽之。則一發不可復遏。藉燎原之勢。揚伐叛之名。荼毒生靈。靡知所屆。明

季饑民迫爲流寇卒亡其國可爲殷鑒即使重煩兵力幸而得平而以私天下之故殘殺同胞至無算數天道好生必有尸其咎者矣五不可也今日在朝諸彥罔非清室遺臣正以國爲民國出而爲國服務初無更事二姓之嫌屈節稱臣之病故一經勸駕相率來歸耳設改爲君主政體稍知自愛者名節所關天良難昧勢必潔身引退相與遯荒其留而不去者貪榮嗜利寡廉鮮恥之徒必居多數此曹心理視仕宦爲投機事業勢盛則爭先推戴勢衰則出力擠排彼且不愛其身尙何愛於國更何愛於君使當國者但與此輩爲緣共圖治理不獨又安無望且危險實多六不可也中國積弱對外無絲毫能力人民國後軍隊增多於前而上天日本對我破壞中立橫肆要求我惟屏息吞聲不敢稍與抵抗情見勢絀無可諱言今我忽無事自擾謀更國體際此歐戰相持愛我者或不遑東顧而忌我者則虎視眈眈惟恐我國之宴安無事不先與謀事必無幸苟欲求其同意非以重大權利相酬足鑿彼欲殆不可得無端大損中國以厚利外人而謂中國人民對於此等行爲果皆翕然意滿乎卽不出此彼或以國體相同之故倂與贊成觀釁而

動。但。使。我。於。國。體。變。更。之。際。地。方。稍。有。不。靖。彼。乃。藉。詞。干。涉。別。有。所。挾。以。兵。力。臨。我。人。心。向。背。正。未。可。知。公。等。當。此。將。何。以。爲。計。乎。七。不。可。也。以。上。數。端。皆。實。行。後。必。不。可。免。之。事。實。至。貴。會。宣。言。但。研。究。國。體。之。何。宜。不。討。論。主。名。之。何。屬。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七。豈。不。驚。而。不。知。學。說。之。禍。人。有。時。竟。甚。於。洪。水。前。清。末。葉。妄。人。盛。倡。種。族。革。命。之。說。竟。至。風。靡。天。下。迨。辛。亥。武。昌。發。難。並。無。何。等。成。算。何。等。實。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則。種。族。之。見。革。命。之。說。中。於。人。心。者。深。也。及。民。國。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藉。以。作。亂。者。猶。屢。仆。屢。起。蹈。死。不。悔。流。毒。餘。燼。至。今。未。息。此。說。之。陷。人。於。死。者。不。可。更。僕。數。矣。今。國。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爲。皇。帝。之。表。示。綱。常。之。舊。說。已。淪。天。澤。之。正。名。未。定。使。斯。議。漸。漬。於。人。心。不。獨。宗。社。黨。徒。倖。心。復。熾。而。不。逞。之。徒。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爲。之。見。試。問。草。澤。奸。宄。保。無。有。稱。妄。符。命。惑。衆。滋。亂。者。乎。專。閥。將。帥。保。無。有。沉。吟。觀。望。待。時。而。動。者。乎。召。亂。速。禍。誰。爲。厲。階。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爲。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治。今。中。國。最。爲。適。當。民。

國憲法謂宜一踵前規。無所更易。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覬覦。競爭之劇烈。則請取千寶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歷史。博觀而詳究之。憂危之言。不知所擇。幸垂諒焉。

(寶飛批)
咳。你們若
是也。知道
凡人。免不
了一死。又
何必貪圖
富貴。攪亂
乾坤呢。
老阮真倒
罷。傷偏碰
着了。十三
點上了。

(寶飛批)
做狗也
不是容易
的。還許
多人想
功狗還
不。倒
尼。做

阮忠樞看畢。搖搖頭道。這個老頭兒。他乃是死在眼前的人。何必管這些閑事。梁士詒道。聽說並不是他親筆。乃是衰父弄鬼。因為他自己不便出名。纔借他老子做個傀儡。所以今上分外生氣。果真動了涇上秋水之思。我與杏城正在勸他。可巧你冲了進去。他那能不向着你發兩句牢騷。阮忠樞這纔明白。但是心中總有些兒將信將疑。也不便再往下問。這時梁士詒道。我的話可也說完了。你也該把南邊的新聞說兩段聽聽。阮忠樞無精打彩的。便把那江南江北馮張的事兒。約略又述了一遍。天色將晚。梁士詒阮忠樞二人。皆起身告辭。各自散了。單說阮忠樞。雖是聽了梁士詒那一番話。心中恐怕梁士詒有意給他寬心。又恐怕袁世凱果然灰心。他這一場辛苦。不但是全功盡棄。還要白白的馱着一塊功狗的石碑。心裏不由得作慌。狐疑不定。回到自己的寓所。一個人就在那間內書房裏。踱來踱去。也不知道怎樣纔好。他那隨身的妻妾奴僕。也

突如其來
神妙不可
思議

(寫飛批)
天外奇峯
忽地湧現
埋伏下文
無窮奇觀

都曉得他有心事却不曉得他爲着什麼又不敢前去相問祇好隔着窗兒看他一個人在書房裏演獨腳戲直到三鼓敲罷那案上的電鈴鐘……鐘……響了一陣阮忠樞連忙走到案前坐下剛纔拿着聽話機正待搖那個答覆鈴忽聽電鈴又急急的響了一陣好似有要事的樣兒阮忠樞忙答了覆鈴祇聽見電話裏吵吵啦啦的說道斗膽斗瞻你可是阮斗瞻麼阮忠樞忙應了一聲是纔要回問又聽電話裏說道少軒可實在靠得住麼阮忠樞這纔明白是總統府打來的電話仔細分辨那話音彷彿是袁世凱親自在那裏問話便恭恭敬敬站起身來雙手捧着那達話機忙低聲小氣的奏道是……是……靠得住的那電話裏又說道華甫他到底仗着什麼勢力與我爲難呢阮忠樞聽說這句話一時回答不出來心中暗急道哎呀這事我却沒曾調查清白教我怎樣回答呢正想着電話裏又問來了阮忠樞急得沒法忽然想起馮國璋的參謀長來便忙從電話裏奏道他的勢力全靠那胡……剛說到胡字那達話機裏又轉出一副嬌滴滴的聲音接着罵道你滿嘴裏胡說亂道誰問那短命鬼呢我且問你你今晚兒到底來是不來阮忠樞聽了這幾句話分外詫異心想道方纔明明是今上給我

電線如空
際逆絲風
端牽文
心如水
瀉地無孔
不入

說話怎麼又跑出一個娘們來。真個怪事。咧還未及復問，又聽那達話機內，悄罵道：「你到底來是不來呀？你這個沒有良心的，可是被那姓胡的擾昏了。連話兒都說不出來。嗎？好好咱們早晨不見，夜晚見，你要跳出老娘的掌心。小子，就算你有能，儉正罵得高興的時節，遠遠又聽着，一人放開了喇叭，嗓子高聲怒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又聽那嬌滴滴的聲音，冷笑了一聲，罵道：「哈哈，好小子，你的翅膀毛還沒養足呢，就翻臉不認得。老娘了。老實對你說罷，今晚兒他往天津去了，你不來也要來，你若不來呀，小子，你摸你的腦袋，可長在頸頸子上，沒有這時，又聽着那遠來的音，說道：「你當我是誰，滿嘴裏胡說，斗膽斗膽，你可是阮忠樞麼？再聽那嬌滴滴的聲音，一絲兒也聽不見了。這纔明白是電話上岔了線，趕忙應道：「是是，電話裏又說道：「你在那裏，胡說些什麼？阮忠樞也曉得跌倒麵盆裏，再也鬧不清白，嚇得戰兢兢的發抖道：「忠樞並沒說些什麼，那那那是電話岔了線，忠樞也聽見胡鬧了一場說罷，再聽那電話裏許久沒會回答，阮忠樞正要搖那閉機鈴，忽聽電話裏又說道：「好了罷，你趕快進府裏來，我還有話與你商量。咧阮忠樞聽了這一句話，疊疊連聲答應了，幾個是字，彼此方纔搖了閉機鈴。

舉餐優謎
自然可以
高枕而臥
了
也知這密
臊臊只怕
不見得作
者不必回
謔了看官
不信且看
(冥飛批)

這時已敲過三鼓。阮忠樞忙遣從人套了車兒，一直又向總統府裏去。此番袁世凱見了阮忠樞，和顏悅色，問馮張二人的態度。阮忠樞纔相信梁士詒說的話兒，果然不假。二人直談到天近四鼓。阮忠樞方告辭回寓，架起高枕頭安心樂意的睡去了。再說那在電話裏罵短命鬼的人兒，當時聽見電話裏說岔了，連忙扔了達話機，也不顧着搖那閉機鈴，三步兩步搶到自己的炕前，躺下身子，伏在那枕頭上面，只顧害臊。他那一點靈犀，也不想什麼短命鬼什麼小子的，心裏突突的亂跳，只怕這電話裏大罵的人與他丈夫有什麼交往。又怕是他自己的故交，有意在電話裏惡作劇的。但是怎樣又問軟的硬的，斗呀升呀，咧轉又想着自笑道：我這真是個傻子。電話裏往來傳達他曉得我是誰呀？就算我那個冤家他親自聽着任他的法理，再精通些，總不能把我辦成個現行犯。想到這裏，臉皮兒一縷，並不覺得難為情，漸漸的也就進了黑甜鄉去。尋找他那個短命鬼，這一場電話，幾方應接的人，都沒受什麼風波顛險。倒是那看守電話的委員，與那掌機接線的技師，糊裏糊塗一個個都下了大獄。這也是他們走到了短命鬼的運氣，纔惹出這一場非災呢。閑話不表，且說參政院自奉了袁世凱的命令，代行

弄飯碗的
法子真多
欲弄飯碗
者不可不
讀
(冥飛批)
畫虎畫骨
未免太刻
薄了

立法之後那各方的官吏代表人民要求變更國體紛紛上請願書的絡繹不絕那班參政見了這許多請願書也有贊成接收的也有反對接收贊成擱置的記者剛述到這一句忽身後來了一人拍案搖頭道胡說胡說想那一班參政大半是袁世凱的拖尾巴蛆不是沾親便是沾故袁世凱要想給他們個好兒無奈他們同類的太多中國的好事又太少沒有法想便把他們拘在這清高的地位什麼參政什麼諮議什麼顧問皆是一樣的吃飯不問事可憐他們幾生幾世纔修得這個不管閑事的飯碗這時恐怕他們供着袁世凱的長生祿位牌按天的燒香換水祈禱尙來不及還敢抗聲反對麼就有是懷大志的今在他勢力範圍之內自己又不是將軍大帥手握軍符可以擁兵自衛些小的孤掌誰又敢在老虎嘴上拔毛呢看管沒要性急記者慢慢的叙來要曉得他們這些參政內中有幾個抗聲反對的并不是有心反對帝制也不是真心愛國乃因他自己在帝制潮流之中沒曾佔得優先的地位借此乾叫幾聲撐一撐自己愛國的門面使袁世凱知道他會說兩句話他纔好趁着反動力去邀榮幸呢正是。

太保無端遭燕叱。君王何事學鶯囀。

評

官僚派之所以爲世詬病者以其作事只顧自己不顧他人也。所以商君變秦法急急以富強爲事煩急苛細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威重令行其婉轉於刀鋸桁楊之下者已不知其凡幾矣。然而商君不及知也。及至勢敗圖逃至於求宿於逆邸而不可得然後慨歎於作法自斃不其晚矣。小阮以巴結皇帝故恨民黨兼恨及百姓乃至以張勳之辯子軍搜掠行旅爲快事及至鼻烟壺爲辯子軍拾去始大罵強盜賊匪不已亦何異於商君之自嘆我於是知官僚派之頭腦非切膚之痛決不肯警及官軍而欲其代百姓着想身受搜掠之難堪是決不可得之數也。今日官僚派盈天下宜乎百姓苦矣。

諺有之曰。上半夜替自己想。下半夜也要替別人想想。此所謂忠恕之道也。官僚派而知此則天下不亂矣。

百姓們訴說兩句苦惱的話就是亂黨煽惑人心該殺該剮大人先生們小不如

意就是滿嘴牢騷。官僚派之占便宜。世事之不平。等有如此者。此帝制之所以不可不復。而革命之禍。殆將終無寧日也。嗚呼。

第十七回 大皇帝巧言護民國 小名士翹首拜君王

當時情事 上的作用 恰好爲文 章生波瀾

(夏飛批)

此種乖子

何處不佔

便宜然而

一生一世

也不過爾

爾小枉人

話說參政院裏有幾個在帝潮漩窩中沒曾趕上順風船的參政。見各方官吏代表人。民紛紛的要求變更國體上了許多請願書。大衆也明白這是一場假戲。於是趁着這。個風兒就有幾個參政和着李國杰汪有齡陳國祥三人都帶上一個假臉兒粧腔作。勢道查我國約法立法對着人民請願的事件本有收交之權。但是對於國體的請願。既無限禁之規定也沒有收受的條文。似應擱置不理爲妥當的辦法。雖然現在公民。請願乃是大多數民意所結合的。本院若收受之後當然定爲議案列入日程。要曉得。本院是臨時機關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似乎不能倉卒解決。應當如何處置。須得慢。慢的想個法兒纔好。你一句我一句大家都說了這一套軟裏硬的話兒。恰好被梁士。詒楊度聽着了。趕快甩開兩條毛腿飛也似的跑到總統府裏。爭邀那報告的頭功。袁。

(冥飛批)
黎先生到底是個老實人
黎公誠實那裏知道他們的鬼八卦

世凱既聽了這一番報告也就明白那幾個參政的用意當時就密派梁士詒楊度二人做了兩個勾死鬼去運動那幾個參政古語說得好饞貓那聽得老鼠叫呢自然這邊纔要伸手去拖那邊的腳跟兒業已迎上來了祇把個參政院長白白的歡喜了一場看管須知參政院長黎元洪乃是實心反對帝制的因自己身陷重圍不能挺身與抗如今聽那幾個參政的主張彷彿與他有些同意心裏自然高興起來過了兩日各參政因為憲法起草與人民請願的議案特開談話會這日袁世凱會派楊士琦代表宣言自己的政見黎元洪此時被各參政大人連拖帶勸逼着他入了院長席黎元洪的私意也以爲各參政既有擱置請願書的主張當然是不贊成帝制了帝制既可以打消我又何必與他作對呢由此心裏也覺得有幾分情願便順着大眾入了席按參政院自成立之後每次開會那些參政多半都越過法定的時間纔到場還有託人代籤個名兒虛席會議的就是那不肯放棄責任的參政逐次到場也都嚴守官場中赴宴的規定必等到過了定時已經過人家三請四邀之後纔吩咐套車前往以爲非此不能顯他的身價日久時長居然就結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憲法彷彿若不遵照此例

(冥飛批)
此日可謂
普濟院叫
化子起哄

牛鬼蛇神

便是違法的樣兒。誰知此番會議，不但那些參政違犯了習慣的憲法，及早前來還有許多沾染帝制氣味的好老，都爭先恐後預先把會場裏的旁聽席都擠滿了。阮忠樞乃受了袁世凱的密命，早已擠在旁聽席裏，偏着腦袋伸長了頸，頸子豎起一隻耳朵，在那裏靜候楊士琦讀宣言書。停了一刻，那壁上掛的一架拖尾巴鐘，噹噹已走到一點五十五分，祇差五分鐘就要開會。那知這根報時針走得分外的慢，把那些旁聽人的眼光一個個都覷着那根報時針，直推到正位纔好，又捱了許久，只聽報時鐘鏗鏘已敲了兩下，接着廳前鏘鏘，鏘鏘也搖了一陣，開會鈴只見黎元洪穿着大禮服，頭戴峨冠，足蹬革履，當頭從西廂休息室裏走出來，身後跟着一大羣胖的瘦的，少的，高的，矮的，村的，俏的，也有穿着大禮服，也有穿着燕尾服，也有穿着新式祭天的禮服，也有拖着一條小辮兒，身穿一口鐘的薄綿袍，外加八團龍天青甯綢對襟馬褂，那袍袖上還帶着兩隻馬蹄兒的，可惜缺少戴紗帽圍玉帶的，不然真可以包羅古今，囊括中外的怪樣兒。演一場活動寫真戲了。黎元洪入了院長席，各參政也都排着次序就位。這時楊士琦身穿一套簇新大禮服，雙手捧着個一尺來長的黃緞手卷兒，從

東廂休息室裏一步一步搖了出來。剛走到演說壇上。那到會的各參政與兩廂旁聽的一羣人。大家都恭恭敬敬站起。身低着腦袋拚命的拍掌。楊士琦站在演說壇中央。雙手把那黃緞手卷兒高高的舉起。也不像尋常演說初上演壇須向着聽的人。行一鞠躬禮。纔能開口呢。此番倒是聽的人見他登壇。反向着他行了。一個鞠躬禮。他反直挺挺的站着。並不答禮。大家拍掌的聲兒纔住。只聽楊士琦慢慢說道。士琦今天奉了大總統的命令。特地趨聆諸公的雅教。并代表宣言。我大總統爲國爲民的大政見說時。那週圍掌聲又響了一陣。楊士琦這纔把那黃緞手卷兒放下。向着大衆行了個鞠躬禮。大衆也都歸了座。楊士琦又把那黃緞手卷兒打開。但見黃緞手卷兒裏面一行一行全是硃筆寫的正楷字兒。足有核桃般大小。筆筆都寫得烜赫方圓。那手卷兒四圍鑲邊。織就一道暗龍紋。張牙舞爪。分外的好看。楊士琦雙手把那手卷兒捧起。剛要朗誦。那些參政與旁聽的人又站起身。手八脚的。的得得拍了一陣巴掌。直等到掌聲響畢。楊士琦纔咳嗽兩聲。亮了一亮嗓子。扯開往日哼八股文的腔兒。一字一字照那手卷兒上念起來。好像在孔夫子廟裏讀聖諭的一般。其文曰。

好厚臉
口說得出

(袁飛批)

諸代行
立法院是
個甚麼東
西傷有臉
說是民意
至關無恥
可說矣
那個舉你
的喃你的
金錢武力的
弄得來的
又養漢又
癡清

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託。居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地位。四年於茲矣。憂患紛乘。戰競日深。自維衰朽。時虞隕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卽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諉卸。而維持共和國體。尤爲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爲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今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惟改革國體於行政上有絕大之關係。本大總統爲行政首領。亦何敢畏避嫌疑。緘默不言。以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爲不合時宜。至國民請願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國憲法正在起草。如衡重國情。詳晰討論。亦常有適用之良規。請貴代。行立法院諸君子深注意焉。

讀罷。那些參政與旁聽的人。照例又拍了一陣巴掌。楊士琦纔捲起黃緞手卷兒。退歸

本是強奸
偏偏要說
是和奸嗎
呼宮時真
民意真是
有苦無處
訴
都是障眼
法

代表坐位這時黎元洪聽罷袁世凱這篇大政見字面上說得光明正大他心裏也就分外高興暗自想道人說袁慰亭有皇帝的野心照這篇文章看起來他還是正人君子可見得那籌安會裏一班妖孽都是把他做個頑兒啣復又想知道怎麼他就肯受人家耍弄咧正想着梁士詒已站起身來提出請願書議案說道今大總統宣言謂本院代立法乃是個獨立機關不受外界的牽掣就是今大總統也不當向着本院有什麼表示如此本院對於國體對於政事當然有磋商審定之權本席以為法字就是民意的根本本院既已代立法當然是要尊崇民意所以今大總統也重在多數國民的公意按現在各方紛紛遞呈的請願書這皆是大多數民意所歸本院似不應擱置不理應當承認他成立纔不負民意咧這時只聽得一片劈劈拍拍的巴掌聲並沒見有一個人起身反對黎元洪見了大異怎麼大總統已宣言那篇光明正大的政見他們還敢在這裏喪心病狂提出請願書的議案嗎徧徧到會的參政都一致贊成這議案成立就沒有一個人反對難道慰亭他還要耍什麼手法嗎後又想那篇宣言的筆意頓然大悟便暗自叫苦道我又上他的當了誰和他全在那裏說空話明修棧道

晴渡陳倉還是處處做的鬼。黎元洪直氣得兩眼圓睜。要想挺身反對無奈自己立在院長的地位。法定不能發言。祇好坐在那最高的椅兒上。好像一尊泥塑。如來佛看着他們七嘴八舌。推出九個審查員。糊裏糊塗就認定各方請願書的議案。成立了大衆復又根據請願理由。用立法院的名義。向大總統提出建議案。這一篇建議書大衆又推定了施愚汪有齡寶熙三個人擔任起草。此案議定。那壁上報時鐘鐘已敲了四下。前廳的散會鈴也接着搖了一陣。楊士琦首先站起身來。告辭出院。接着那些參政也紛紛的各自散去。人人都笑逐顏開。以爲願請書既經立法院認定。從此攀龍附鳳就是名正言順的大事業。不必鬼鬼崇崇做偷雞摸狗的樣兒了。這時只把個參政院長氣得臉上青一陣紫一陣。嘴裏再也吐不出半個字來。暗地咬着牙。齧忿恨。道看你橫行到幾時。看你橫行到幾時。我黎宋卿總算是自尋苦惱。想我坐鎮武昌的時節。直登黃鶴樓。橫覽嬰武洲。北控幽冀。南挾吳楚。何等的好。偏要跳到糊塗盆裏來。嘔這一口唾氣。真教我冤向那裏訴。咧一個人坐在汽車裏面。只管發他的獸想。不多一會便到了自己的寓所。慌忙跳下汽車。邁開了大步。走到自己辦公室裏。順着身兒

躺在一個睡榻上。惡狠狠的歎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道。從此以後。只要是袁慰亭主政。無論他共和也好。君主也好。就是天大的事兒。倒下來。我也不出這房門一步了。再說阮忠樞。見楊士琦告辭出院。大眾散會的時候。他便在人叢裏攪來攪去。剛逛到西廂休息室門口。忽見那紫呢門簾兒掀動。彷彿有個人影子從簾縫裏面閃了過去。阮忠樞驟見大異。正想這時業已散了。會人人都忙着出去。怎麼還有人在這休息室裏咧。忙站住脚根。掀起簾兒一看。原來不是外人。乃是楊度。背着手兒在那裏踱來踱去。蹙着一雙眉頭。撇着一張嘴巴。好像有一肚皮心思說不出來的樣子。阮忠樞忍耐不住。便伸長了頸頸子。向楊度笑着說道。人家都散了。會你怎麼還在這裏打攪旋。咧。楊度此時正在出神之際。忽聽簾外送進來一陣笑聲。向着他說話。猛的一驚。抬起頭望着阮忠樞。發怔半晌。纔說道。哦。他們散會了。說着那兩隻脚還在那裏打攪旋。阮忠樞見他這個樣子。分外詫異道。督子。你又想些什麼心思。楊度被他這一句提醒。急忙變了笑臉兒。向着阮忠樞說道。我並沒有什麼心思。阮忠樞順着脚跟兒跨進房去。正待要接着詢問。可巧梁士詒。顧鰲。劉師培。孫毓筠。也都擁進房來。同聲笑道。噢。你倆真會

樂呀。這是什麼時候。會也散了。你倆還在這裏做什麼。阮忠樞忙答道。再也不要說了。方纔我也吃了一驚。他一個人在這屋子裏打擺旋。不曉得他想些什麼。我正要問他。你們又來了。好好咱們就在這裏問他個所以罷。楊度急得只是搖頭笑道。你們沒聽阮鬍子當面造謠言。他府上自從圓海老人傳下來。照例不說一句正經話的。阮忠樞急道。豈有此理。你楊家又是什麼好人。當初楊國忠。楊廣。還有品花寶鑑上的楊梅。臆不是更外的現眼麼。楊度剛要接着爭辯。顧熬忙攔阻道。好了罷。誰也不來給你們修家譜。好歹不要耍骨頭了。說的大衆笑了一陣。顧熬復問楊度道。我且問你。新會他可能掉頭麼。楊度搖一搖頭道。狠不容易。昨晚與他說了半夜。簡直說不合攏。所以我今早就趕了頭班車回來。開得我遍身都不痛快。趕到這裏來。你們又散了會。方纔在這屋子裏打了個轉身。可巧遇見了阮鬍子來與我鬧。慳扭。阮忠樞忙着又要說話。梁士詒急搶先道。怪不得我今早邀了少侯跑到你府上去聽說。你往天津還沒回來呢。這時孫毓筠忙插嘴道。督子你那兩個尊紀的脾氣也實在被你慣得太大了。今早我同燕蓀琴你去。忽見你公館門口鬧鬧嚷嚷的圍着許多人。看你的尊紀同一個什麼。

姓胡的在那裏打吵子。我與燕蓀見了狠爲詫異。後來聽說你到天津去了。怨不得人說貓兒一去老鼠唱戲呢。你也該管管教教他們纔好。楊度聽說不覺臉色紅了一陣。忙攔住孫毓筠的話頭兒道：「這些混帳忘八蛋也不曉得他們烏里八糟鬧些什麼。我業已趕他們滾蛋了。說着那兩隻腳一步一步的向門外走去。大衆也就猜着楊度此時必定有什麼不可說的心思。孫毓筠畢竟是個書獃子。沒曾看出楊度的神色。還跟在後面連聲說道：『是』的。應該要趕他們滾蛋。阮忠樞粹聽孫毓筠說什麼姓胡的。猛然腦筋裏動了一動。似曾聽見什麼人說過他復父。看着楊度的臉色漲紅。說話都是勉強酬應的樣兒。心想這事實在有些蹊蹺。轉想到楊度昨晚往天津去。今早趕頭班車回來的靈機一轉。忽然觸到昨夜裏電話的趣事。暗自忖道：『難道他家還有什麼中菁之言嗎？』噯。仕宦之家在所不免。我又何必去窮思苦想。給人家擔心呢。便冷言冷語向孫毓筠道：『少侯。你真是個書獃子。家丁們打吵子。乃是咱們做官人家常有的事。還夠得着挑在嘴皮上翻婆子舌麼？你只頓嘴巴裏說得快活。就不曉得人家的飯碗兒。被你一句話就搗碎了。要曉得人家吃飯也是同咱們一樣。尋找一個飯碗兒是不容易的。』

隨處調坎
俱有關鎖

虧你還滿嘴裏慈悲說救苦救難呢。原來你這個佛菩薩還是這樣的救人。說得大衆又哈哈的笑了一陣。這時楊度的臉色轉了過來。反笑得孫毓筠臉色紅一陣白一陣。楊度笑道：「咱們走罷，沒要聽他嚼舌根。我說阮鬍子這一張臭嘴，真賽過紅樓夢上的王熙鳳。只是昨天老遠的跑回來，會碰了史老太君一鼻子灰兒。阮忠樞笑道：「勸你也莫要笑我。足下從天津衛來，鼻頭上的白粉却也抹得不少了。」大衆說着笑着，出了參政院，分道回去。看官要知他們在那休息室裏七嘴八舌彼此說些俏皮話，雖都含蓄有打趣的意思，確不是尋常鬥氣。這皆是會散之後，大衆以爲乾坤業已紐轉了專候那國民會議的假過場。他們就好擁着新皇帝登大寶，拖着龍尾巴。望天怕不咫尺，就青雲直上。麼所以大家都樂得手舞足蹈。胡扯了一場，按下不表。再說那帝潮被一陣妖風捲起一天高，似一天當籌安會發現的時節，不過幾個胆大臉厚的功狗甘心替袁世凱做傀儡，就說勢力也不過限於皇帝腳下一個斗大的京城而已。自段芝貴第一次從北京城裏奉了密命回到湖北將軍任上，打了兩個通電，又拿着各省將軍巡按使名兒上了一個請願書。於是帝制勢力漸漸推廣了。接着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法

把那各方諸願書認定爲成立議案於是附羶逐臭的舊官僚新學士誰不想順着風兒扯蓬求上進咧因此那趕風頭的有人趨時髦的有人糊裏糊塗夾在裏面湊熱鬧的也有人雖然稍有良好的誰肯跳進毛坑裏去抓屎吃要曉得小百姓的能力乃是兩個肩膀一張嘴可憐忙吃忙活都忙不了那敢去捋龍鬚批龍鱗咧只得抱着一把鋤頭暗地裏流淚罷了記者這一隻毛錐一筆確寫不出二十二行省四萬萬人民的樣兒且把那最早組織籌安會的湖南省略叙一叙借着表一表他們擁待新皇帝的苦心梁啓超常說道中國的人才多半出在湖南廣東兩省試看那戊戌變政廣東出了康有爲梁啓超湖南就出了譚嗣同唐才常辛亥革命廣東出了孫文湖南就出了黃興如今恢復帝制廣東出了梁士詒湖南就出了楊度這話却被他說着了記者看來還是湖南強些請看此番恢復帝制的六君子如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湖南已佔着半數了這都是些閑話今說湖南長沙府有一個風流名士姓葉名德輝號煥斌本藉蘇州人氏因爲他老子在湘潭地方做生意便入了湖南籍其人詩詞歌賦色色俱佳並且精於淫學他親手編的雙梅影庵叢談什麼素女經什麼房中術都選列

真是怪事

在裏面一條一條解說得真如仇十洲所畫的秘戲圖一般可惜他有才無色生就了一顆黑炭頭又矮又瘦加上了滿臉的圈點他時常向着朋友自誇道不是容顏生得好老天何必亂加圈凡知道他的也就送了他一個綽號叫做葉麻子因此他那葉德輝三字反不如葉麻子三個字傳得遠了若論他的才華真可與樊山美人龍陽公子鼎足而三但是他的金瓶梅品花寶鑑讀得比樊易兩個名士分外的熟所以他的風流事兒就分外精了曾經充過袁世凱的高等顧問帝制復萌葉德輝正閑居林下忽見新聞紙上遍載楊度孫毓筠六人發起了籌安會他便陡然發起來神經病每天清晨起來必定要沐浴一番穿上清朝的便禮服排設香案供了當今萬歲的紙牌兒向着北方咚咚磕他個響頭夜晚睡覺的時節也是如此當時就有那好事的人名兒叫呂逸生前去問他農夜禮拜的道理他便說道每依北斗望京華是祈禱我皇萬歲我早已發過這救國的議論中國要強非恢復帝制不可說着又把那新聞紙上剪下來的籌安會宣言書捧了出來放開了癩蝦蟆的嗓子向着呂逸生念了一遍累得他頸鬚子紅筋梗起一顆顆的麻子裏面泛油珠嘴角上白沫子堆得如螃蟹吐沫一般

其奇奇
靜安會寬
言書就是
多心經枉
生咒也不
如他說
儘可以渡
脫餓鬼

伸一隻胡蘿蔔似的手指頭向着那紙上連連打圈子念得高興又念了一遍擺出舊時念八股文的樣兒一字一推敲的稱贊不絕念罷復向呂逸生道這纔算是經世文章呢我看你們不妨抄一篇回去子子孫孫傳代讀下去包管不會餓死的要知呂逸生說些什麼且待下回再說正是

滿嘴慈悲心似蠶 一身齷齪貌如蛆

評

袁世凱一篇宣言書好似帝舜的簫韶九成音樂一時參政院裏百獸率舞款是好看可惜雲貴護國軍起袁世凱不曾舞干羽於兩階若是舞干羽於兩階時一定雲貴護國軍等不到兩個月就在曹錕張敬堯軍前投降了

可憐袁世凱差了無數餓不死的官僚組成這個參政院只落得一番勸進而已可謂本重利輕之至

古來名士最足以正風敗俗者莫若兩晉但一王衍已代表若輩之苟賤無恥矣清末名士若王闓運樊增祥易順鼎葉德輝之徒所行所爲無非寡廉鮮恥傷風

敗俗之事誠妖孽也。殺之汚刃。譬之汚口。惟有等諸溷廁之蛆。任其翻騰於遺屙中而已。作者偏不惜筆墨。寫一最齷齪卑鄙之葉德輝。雖以其辨籌安分會而重視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清末名士約分二派。其一經學。其一詞章也。二者除恐嚇一班鼠目寸光之時文朋友而外。竟無所用之。然而名士者。則無不以之自豪。適成其爲名士之見解而已。

今世所稱之新道德與相傳之舊道德。其於個人。未有不兢兢於立品者。惟名士最污賤無品。此其所以爲傷風敗俗之尤者也。吾友大瓠嘗言。中國有三必殺。一殺官僚。使青年絕希榮倖進之心。一殺名士。使青年絕文過護短之心。一殺政客。使青年絕搬扯是非顛倒黑白之心。而後新中國乃有可爲。否則亡而已矣。斯言沈痛之至。願與讀者共味之。

▲第十八回 一位麻老兒死要臉 三個傻小子窮開心

酸秀才就
是這個用
處

話說呂逸生看着葉德輝那副麻臉上掙得黃漿直淌還在那裏調聲播氣乾叫念罷又稱贊一回復向呂逸生道這纔是經世文章咧你們何妨抄一篇回去給子孫們做個萬世的課本包管不會餓死了那呂逸生乃是一個做小本生意的人尋常認得幾個鴨蛋大的人名字也是數得來的他住在葉德輝西鄰日常在街市上做買賣若遇着什麼新鮮的食品便買些來孝敬隔壁名士若問他爲的什麼咧要曉得做買賣人愛的是金錢怕的是竹槓一到腰包裏賺了幾文就要攀兩個酸秀才撐持門面那些流氓地痞也就因此不敢去惹他呂逸生所以時常孝敬葉德輝也就是這個用意葉德輝坐在家裏享偏福也樂得與他周旋這日呂逸生提了兩罐蜜錢的南腿兩盒西湖的藕粉前來孝敬他可巧遇着葉德輝正在三跪九叩首呂逸生一見頓然詫異急忙閃在一旁待葉德輝行過大禮便向前詢問葉德輝道老先生今天府上有什麼大喜事呢葉德輝笑向呂逸生作了個長揖道恭喜恭喜這不是我一家的喜事這是普天之下人的大喜事這句話說得呂逸生分外不能清白睜着兩隻眼珠兒祇默默的出神葉德輝見他聽不明白便把那新聞紙上籌安會的事兒詳細細說了一遍

席上生風
真會造謠

又把那篇宣言書念了兩遍。那知他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還是如東風之過，驢耳呂逸生聽了半晌，向葉德輝道：「什麼叫做籌安會呀？這篇宣言書，你老先生總說他好在我看起來，滿紙的之乎也者，也不曉得說些什麼好。先生，你解說幾句給我聽罷。」葉德輝見他說得可憐，便把那篇宣言書一字字的解說了一遍。呂逸生聽罷，說道：「大總統不是同皇帝一樣麼？」葉德輝道：「你那裏曉得？皇帝乃是真龍，發現自然，比總統好得多了。」呂逸生又問道：「這真龍如今又在什麼地方呢？」葉德輝道：「這話說來也狠長。」袁大總統在幼年的時節，常常夢見自己爬在一個雲梯上，那梯兒懸在空中，彷彿從天上吊着的一樣，抬頭看不見梯頂，也不知有幾千百丈來長。一夜，袁大總統又夢見爬那個雲梯，剛纔爬到第五十八層，忽然大風大雨雷電交加，袁大總統爬在雲梯上，飄飄蕩蕩就在雲霧裏搖擺。這時袁大總統到底是個紫微星，下凡兩臂上生就有萬鈞的神力，雙手抱定雲梯，定睛一看，那知騎在一條龍背上，猛然一驚，出了夢境。這個奇聞傳到了幾個相士的耳朵裏，大衆暗地算了他的八字，說他五十八歲一定要騎龍升天。如今袁大總統正好是五十七歲，度過殘年，交了新春，就合了他夢中那五十八層之

數你想這一條真龍豈不是現在他的身上嗎。葉德輝見神見鬼，謊了這一套胡話，却把個呂逸生說得眉飛色舞起來，忙向葉德輝道：「老先生，這話說得一點兒不錯，提醒了我。聽說有一段奇聞，葉德輝忙問道：「你又聽說什麼呢？」呂逸生道：「我聽說江西省裏萬壽宮被火燒的時節，一片火光拖得足有幾里路長，那火光裏面蜿蜒似的盤了一條金龍，在火裏張牙舞爪，好不威武。等到火光撲滅，那條金龍也就沒有影子了。後來有許多窮百姓清晨到那瓦礫堆裏拾狗糞，時常看見有條龍影兒睡在那火場上面。大衆都嚇得不敢前去，日久被警察廳長知道了，赶忙派了二百名警察兵把火場上的枯木屑兒碎瓦片兒都撬開了，果見一條石龍睡在土裏，從頭至尾足有二丈來長，周身紅灼灼的放寶光，葉德輝不待他說完，忙搶着道：「這就是上天垂象給我朝新皇帝獻瑞，與上古河圖洛書等祥兆，是一樣的道理。」呂逸生接着道：「可惜莫過幾天，忽然下了一陣暴雨，霹靂一聲雷，把條石龍打成兩段。」葉德輝聽了這幾句話，忙搖着頭道：「這是謠言，這是謠言。」二人又說了許多閑話。這時呂逸生心中暗想道：「平常聽他說與袁大總統的交情，狠厚，倘若袁大總統做了皇帝，他豈不是皇帝的朋友，我如今與

當時一班
忘懷喪恥
人都是這
希望害的

他。要。好。將。來。算。起。這。筆。賬。也。可。以。算。得。皇。帝。轉。灣。的。朋。友。了。想。到。這。裏。那。周。身。上。下。好。像。打。了。電。氣。的。樣。兒。也。不。知。怎。樣。快。活。又。向。葉。德。輝。道。果。然。袁。世。凱。他……一。句。話。尙。未。說。完。葉。德。輝。忙。攔。阻。話。頭。道。你。沒。要。信。嘴。胡。說。新。皇。帝。的。聖。諱。由。得。你。亂。叫。的。嗎。幸。而。沒。有。外。人。若。是。被。外。人。聽。見。加。你。個。大。逆。不。道。的。罪。名。恐。怕。你。把。腦。袋。瓜。兒。送。掉。了。還。不。明。白。爲。什。麼。事。呢。呂。逸。生。一。聽。忙。改。口。道。袁。皇。帝。袁。皇。帝。他。果。然。做。了。皇。帝。你。老。人。家。一。定。是。要。加。官。晉。爵。的。哪。葉。德。輝。淡。淡。的。答。道。那。時。他。真。來。請。我。爲。國。爲。友。我。也。是。義。不。容。辭。呂。逸。生。又。走。近。了。步。靠。在。葉。德。輝。身。旁。忸。怩。着。道。我。看。你。老。人。家。還。是。趕。先。去。京。城。裏。走。一。趟。纔。好。此。時。葉。德。輝。果。然。擺。出。了。候。補。王。侯。的。空。架。子。向。着。呂。逸。生。聽。了。一。眼。道。你。們。曉。得。什。麼。我。現。在。高。臥。隆。中。自。然。有。賢。者。來。三。顧。的。呂。逸。生。見。他。有。些。厭。煩。不。敢。接。着。瑣。碎。了。忙。轉。身。把。提。來。的。兩。罐。蜜。饈。兩。盒。西。湖。藕。粉。捧。向。葉。德。輝。道。這。是。家。弟。剛。從。上。海。寄。來。特。地。孝。敬。你。老。人。家。的。葉。德。輝。見。了。便。扯。着。一。張。喇。叭。嘴。笑。道。咳。嗚。時。常。的。接。你。真。正。叫。我。過。意。不。去。說。着。還。假。粧。推。辭。的。樣。兒。虛。鬧。了。一。回。呂。逸。生。纔。告。辭。去。了。從。此。葉。德。輝。坐。在。家。裏。好。像。熱。鍋。底。上。螞。蟻。躡。來。躡。去。一。刻。也。

不能安寧。晨參夜拜，足足拜了有十多天，也沒見北京的朋友前來請他，也沒見袁世凱給他半個字。心裏不由得思潮翻覆，鬧得神魂恍惚，都不能入舍。偏生遇見了呂逸生，聽說他不久要直上青雲，天天跑來燒冷窩，燒得葉德輝肝火越旺，分外的納悶。一日呂逸生正在與葉德輝閒話，忽見一個少年身穿一套油綠色的軍衣，肩膀上掛了一個黑漆布口袋，手裏拿着一封信，跟了老蒼頭進來。口中還說道：這是雙掛號的信，是要打過收信人的戳兒。葉德輝一聽是雙掛號的信，緘不等到老蒼頭回稟，慌忙站起身來迎上前去，道是那裏來的郵差，便就送上執證，道是北京來的葉德輝。聽說北京兩個字也顧不得去打圖章，一疊連聲說道：拿來我看，拿來我看。後來郵差催着他蓋戳兒，他纔匆匆忙忙掏出一個水晶圖章，兒隨手向着執證上戳了一下，遞給郵差。接着那封信兒一看下款寫的是北京楊緘，他尋常却認得楊度的筆跡，一看就知道是楊度寄來的，不由得心中歡喜的卜鹿卜鹿亂跳，正待拆開那郵差又拿着執證轉身向葉德輝道：怎麼這個圖章上一個字也沒有。葉德輝厭煩道：你們也實在邈遠，說着拿起執證一看自己，也忍不住好笑。原來一時大意把個圖章印倒了頭，所以變了。

隨口應着
總不說是
楊度情形
可想真是
傳神之筆

個沒字碑。這也是他高興所致。復又蓋好圖章。打發郵差去了。這纔拆開信。看一面。看信一面。扯着嘴巴。嘻嘻的笑道。我說。替你。他。不能把我。忘記了。看到後面。楊度。寄了兩萬元。給他。托辦。湖南的。籌安分會。他。分外的。得意。忙把。那幾張。八行書。與一張。匯票。拿在手裏。顛過來。看了一回。倒過去。又看了一回。自言自語道。這自然是。咱們。做紳士的。責任。接着。又嘖哩。咕嚕說。了一套。呂逸生。見他。接信之後。異常的。高興。聽說。那信。又是從北京。寄來。的。心想。一定是。他那。皇帝。朋友。下請帖了。便趁着。葉德輝。得意之際。忙向前問道。方纔。北京。來的。信。可是。皇帝。來請你。老人家。麼。葉德輝。也便隨口。應着道。他是要請我去的。我的心裏。總不願。離故土。我想。將來。改了。新朝。湖南。也是。個要緊。的地方。況且。湖南的。亂黨。也不少。須得。一個。正經人。出來。維持。地方。人民。纔不至於。受苦。現在。我想。出來。做這。件事。一者。可以。免我。奔走。跋涉。之勞。一者。也可以。盡些。兒。桑梓。的。義務。說時。笑向。呂逸生。道。將來。辦事。還要。請你。帮忙。呢。呂逸生。忙笑道。哎呀。我那裏。敢當。一個。請字。呀。却是。你。老人家。果肯。在家。鄉。做事。真。事。救。苦。救。難。的。活。菩薩。將來。的名。兒。一定。比。現在。湯將軍。還要。好。得。多。呢。說時。呂逸生。也就。分外。高興。二人。又說。笑。了一陣。直

國事都問
不說了這句
話在呂逸
口中說
出生真令人

談到天色黃昏，呂逸生纔轉到自己家裏看官，可曉得世界上最可憐的是什麼人？記者以為就是如呂逸生這樣半明半昧的糊塗人。你要說他是一塊未曾開化的頑石，他偏要夾在人縫裏充好老。你若誇他是有作有爲，他原來是個燈草拐杖，扶起就倒，站立不住，脚跟的試想這一類人再結交一兩個空心大考官，得了人家幾分顏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個甚麼樣人了。於是一動一靜都攀那著名的大頭腦，出言吐語也就借着人家的金字招牌來撐自己的破門面，說來也實在傷心。接說呂逸生回到自己家裏，暗自忖道：想不到我也要走官運，可見得丹桂有根，獨長詩書門。這句話古人說得實在不通，正想着，忽見他的婦人周氏左手提了一個花布包兒，右手纔着他的兒子，一扭一扭走進門來，向着呂逸生說道：你這幾天有什麼事，忙得這般樣兒，又指着他的兒子道：毛娃子的外婆請你替他打一根簪子，說你是個內行，不會吃人家的虧。你什麼答應他？幾天老是不去咧。呂逸生聽着，當時沉下臉色道：什麼內行外行，我現在國事都問不了，還問得着丈母娘的事嗎？打一根銀簪子有什麼要緊，過幾天叫當差的替他辦去就是了。這一番話說得周氏睜着兩隻眼睛望着他發獃，剛要

牙都掉了可以由
笑逸生這推
呂逸生這推
想凡說這推
禪語的人
無一不教
人身上起
雞皮疙疸

呂逸生此
老婆到比
白呂逸生明

開口詢問那毛娃子裏拿着一個泥菩薩一手拖着呂逸生袖兒笑嘻嘻的叫爹爹呀外婆給我這個泥菩薩纔好呢呂逸生忙轉身去看不提防手兒一抬啪嗒把個泥菩薩碰掉在地下跌得粉碎那毛娃子見碰碎他心愛的泥菩薩也就哇啦一聲蹬着兩條小腿灣兒向地下一躺穿着一身花褂兒鬧了個就地十八滾長腔短調的嚎啕起來周氏赶忙丟了花布包兒去哄他的兒子這裏呂逸生看着毛娃子歎了一口氣道乖乖老子還沒有做官呢兒子就要起少爺脾氣來了周氏忙把毛娃子抱在懷裏在花布包裏摸了一個橘子去騙他聽見呂逸生淡淡的說了這兩句話不由得煽動一股肝火說道我看你這兩天想做老爺也想得痰迷心竅了常言說得好三兩黃金四兩福人家捐一個監生還要看祖墳的風水像你纔丟了敲首飾的錘兒不幾年就要想着戴頂子撒一撒尿照照你那副尊容可有做老爺的樣兒呂逸生一聽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周氏又道我曉得你這幾天中了葉麻子的毒葉麻子那個老頭兒纔不是個好東西扯開一張嘴巴只會騙人家吃就有你這個傻瓜兒家裏所有的東西那怕一顆老鼠屎都要拿去孝敬他我看你把這些兒家產送乾淨包管他就不

叫你做老爺了。前天我還聽見毛娃子的舅舅說呢。寶南街協盛興的小老板跟着他。要了幾天。吃了什麼補藥。鬧得一身的楊梅瘡。險些把條小命兒送掉了。如你今又跟着他鬼混。我怕你老爺老爺的把這條性命還要老爺掉了。咧。呂逸生被他的老婆數說了一頓。氣得只把頭搖也不敢回他一句。原來呂逸生向來有些懼內。所以鬧着。一肚皮的話兒不敢接說。半個字這時毛娃子也不哭了。伏在周氏的懷裏。伊啞說道。媽呀。媽呀。什麼叫做老爺。周氏道。老爺你都不曉得麼。那街上騎馬的坐轎的。戴着花帽兒。穿着花袍兒。那就叫做老爺。毛娃子聽說這一番話。把兩條小眉毛一皺。一張小嘴巴。扯起鼻子。嗅了兩嗅。好像又要哭的樣兒。周氏忙哄道。乖乖。你沒要哭。我不說。老爺就是了。毛娃子搖了搖小腦袋。瓜兒道。不是的。我想外婆給我那個戴花帽兒。穿花袍兒的老爺。被爹爹一袖子打碎了。說着又要哭。臉周氏聽着。忍不住笑起來。哄毛娃子道。乖乖。你沒要哭。你老子歡喜做老爺。明天叫他多做幾個給你。就是了。毛娃子便忍着不哭。跳下地來。拖着呂逸生的手。要明天給他做老爺。頑。呂逸生被他兒子吵得沒法。只好和他瞎鬧了一回。但是呂逸生的心裏總記望着那做官的事兒。次日清晨。

不便推却
可見呂逸
生此時直
帶記那裏
把表內兄
裏放在眼

喫罷了早飯。瞞着周氏。又想要到葉德輝家裏去請早安。誰知剛出了大門。迎面來了兩個大漢。同聲叫道：逸生。你這早往那裏去呀？呂逸生忙立定脚步。抬頭細看。原來是表兄孔宏順。與他內弟周有才二人。忙迎着笑道：我不過閒着逛逛。你們又到那裏去咧？孔宏順道：咱們正來尋你的。呂逸生把眉頭一皺。忙讓道：好罷。裏去坐。周有才道：可不必了。街南新開了一升茶樓。名兒叫做一壺春。聽說是個鎮江人開的。清晨代賣點心。夜晚還代辦酒席。多少人都稱贊說好。所以咱們二人特地來邀你去嚐嚐新的。呂逸生見他們的來意頗殷。不便推却。祇好跟着他們一同前往。走到了街南。果見坐東朝西有三間敞開的門。門頭上橫着一塊黑漆的金字匾。匾上寫了一壺春三個大字。大字頂上還橫排着鎮江兩個小字。那匾頭上的金花紅彩。紮得實在好看。再看當門就砌了一座老虎灶。灶旁設了一架八尺長的大案板。上面排着盤兒碟兒。無非是雞魚鴨肉。那灶頭上架着十來層蒸籠。足有四五尺高。熱氣騰騰。多遠就聞着香味兒。那賬檯上的先生。灶頭上的廚子。客堂裏面的堂倌。一個個都忙得喘不了氣。他三人進了茶樓。一直走到第二進。見中北兩間正屋。盡是散座。壁上都掛滿了對聯。紅得

光彩灼灼。看不見一線粉壁牆。那座上的客人時來時往。擠得沒有一點兒閒空地。呂逸生便向他表兄弟道：「咱們改一天再來罷。」孔周二人見座位已滿了，也就想要回去。剛轉過身來，當頭來了一個堂倌，肩頭上搭着一條白布帕兒，腰裏繫着一條藍布圍裙，手中提着一把長嘴的銅壺，笑嘻嘻的向他三人道：「老爺們請到南廂坐罷。」三人又回頭一看南廂裏，果然閒空，正待要跨進房去。呂逸生忽止住脚步，兩眼望着門頭上低低的向孔周二人道：「這是雅座，咱們何必吃他這個虧？」孔宏順聽說，也就站住了。腳還是周有才性兒，直爽，拖着他二人道：「咱們也不是常來，管什麼貴不貴？」於是三人進了雅座。一看房裏的陳設，果然與散座不同。中央掛了一軸福祿壽的大中堂左壁，掛了四幅梅蘭竹菊淡墨花卉屏，右壁掛了四幅真草隸篆的屏，其餘也有些紅紙對聯，鑲滿了雅座上。首設了一張木坑，早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客人，躺在坑上。在那裏看報。坑下首橫設四張八仙棹兒，棹上都鋪了一塊漂白洋布，擺了兩小碟兒，姜絲。三人便坐將下來。不多一刻，堂倌端上來三個蓋碗茶，又從腰裏抽出了三雙毛竹筷兒，照着坐兒擺上。又過一刻，絞了三個滾熱的手巾，把兒送上來。又過了一刻，送上來

能出兩蹄
遠門比誰
就比那末
會出門的
高些

一小碗乾絲。這纔笑着臉兒問道。老爺們用些什麼點心。那知道。一句話把三人問得半响回答不出來。大家面面相覷。不知要說什麼纔好。後來還是呂逸生到底出了兩蹄。遠門忙想了。想說道。來三碗麪。那堂倌偏不省事。接着追問道。老爺們還點什麼菜。還是吃的什麼酒。麪澆頭還是長魚的雞火的蝦仁的。咕嚕咕嚕說了一套。把個呂逸生說得不耐煩。翻起兩隻白眼兒。說道。白麪白麪。堂倌聽了慢慢的道。說回稟。老爺們小店裏不下白麪。呂逸生聽了這話。臉色頓紅。把棹子一拍。道。你沒有白麪。我要白麪。怎麼樣呢。那堂倌不敢再說。提着一把水壺去了。剛出房門。便囁咕道。捨不得花錢來充什麼罪。老爺呂逸生聽得明明白白自己。也覺得小氣。便不去理他。三人於是大張着喉管兒。皆等那一碗白麪。坐中無事。周有才便向呂逸生道。前幾天聽着姊姊說。你這幾天無事。忙得連飯也沒有工夫吃。你到底爲的什麼事。咧。呂逸生道。老弟。你再也不要說了。昨晚你令姊回來。爲兩句閒話。幾乎又要掏氣。你想我總算赤手創家。混到如今三十三歲。那裏還能吃人的虧。屢就因爲我時常送些兒吃食東西。與葉麻子。他看着眼睛裏冒火。常常與我張長子李矮子。鬧個不休。你想他們婦道之家。照

中國婦人未受教育者多所以說蘇花理然的居多數然呂逸生丈夫能知道妻能知丈夫亦未可厚非

例說的是。麻花理。那能與他分辯的清白。咧。呂逸生尙未說完。周有才忙搶着道。姊夫。我又來問你。那葉麻子究竟有什麼勢力。我看你盡把自己東西送給他。也沒看見他。還你一回禮。我也要勸你莫要上他們書獃子的當了。他們那些窮酸子都是吃死人。不吐骨頭。的。脚色。你。我。那能拿着雞蛋去碰石頭。咧。孔宏順接着道。有才這話說得也。實在不錯。可憐咱們做生意買賣人。好容易在算盤珠上混幾文來修人家的五臟廟。那就不上算了。呂逸生發急道。你們那裏曉得我的心思。咧。說着又掉轉頭向四面望。了一回。見雅座裏沒有第五個人。祇有他們三人。與坑上躺着的那個少年。那少年剛站起身來。要叫堂倌算賬。忽聽呂逸生道。你們可曉得北京城裏的新聞麼。那少年聽了這一句話。不由得又躺下身子。聽他說北京的新聞。正是。

名士偏能說鬼話 儉夫徒自中官魔

評

名士籌安怪象不一而足。以致做生意買賣的人都出來跟着起哄。總是做官兩個字的餘毒害人而已。

大瓠謂中國人腦筋中苟不先將做官兩個字剷除淨盡無論何人必有中官毒之一日一中官毒則又無論何人都變成了吃人的虎豹吃禾苗的蝗蟲了袁世凱之所以膽敢謀叛也就是利用功名富貴來收賣人心要知道得功名富貴的是少數人受苛政虐待的是多數人少數人的快樂更形容出多數人的苦惱來除了革命還有何法

我欲勸今世之人大家講求個人的獨立生活千萬莫思想做官至於已經做成了官千萬莫思想去向百姓要錢爲子孫萬世富豪的打算此中保全國家的元氣不少

▲第十九回 名士籌安利中求利 僂漢入會官上加官

話說孔宏順固有才二人聽呂逸生說北京又出了什麼新聞忙接着說道偏生你纔沾了些兒酸氣就也曉得說新聞了你快些說罷呂逸生這纔渴了一口茶潤了潤嗓子道你們可曉得現在中國又要出新皇帝了麼孔宏順接着笑道這算什麼稀奇事

說得鄭重
若有無限
快慰中官
與呂逸生
同心
妙妙總樞
記着官統
張大帥當
引爲同志
妙語解頤

說來不倫
不類口吻
翠肖

呢聽說宣統皇帝那年是害病纔派大總統出來代理的如今他重登大寶這只能算得舊話那能算什麼新聞呢呂逸生忙道那裏是宣統皇帝重登大寶乃是大總統要做皇帝周有才說道皇帝也好總統也好與咱們什麼相干呂逸生笑道不與你們相干就與我有些兒相干孔宏順望着呂逸生矚了一眼抿着嘴巴笑道好臉子大約皇帝的太太要請你去打一副金手鐲罷呂生逸急道我說的話你們總不相信老實對你們說罷昨天在葉麻子他老人家府上看見大總統來了一封信給他說是自己做皇帝請他進京去當大臣葉麻子他老人家當時上了一本說道我不情願進京我要在湖南做一番大事當時我親眼看着他老人家修了一本打進京去後來還向着我說道大總統乃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你我也算是道義之交將來做事還要請你出來幫忙說到這一句呂逸生把大拇指兒一伸道你們若不相信可去問葉麻子他老人家說罷把肚兒挺起來坐着搖了兩搖擺出那老爺架子這時周孔二人聽他說了這一番話仔細再看他的臉色紅光滿面彷彿是要走官運的樣兒也就將信將疑改了口氣說道果真他老人家提拔你還不是指日高陞麼但是你得了志莫要忘記咱

不知道官
在那裏早
先叫了老爺

官派

我國人每
事愛講虛
套即以茶
寮酒肆劇
場等分茶
明囊中分
文無有偏
是與人手
作東道手
底是在兜假

們纔好呢。呂逸生忙把個腦袋點着道：舅老爺表老爺那自然是要請到賬房裏去的。三人正在談笑之際，見那堂倌鼓着一張水瓢嘴，端個木盤兒，捧了三碗白麵來，各自端了一碗，纔拿筷兒去挑。誰知那麵下得太爛，業已化成了麵餅兒，糊得滿碗挑也挑不起來。好像一碗濃鼻涕的樣兒。呂逸生不由得把兩眼一瞪，怒罵堂倌道：混賬王八蛋，怎麼把麵下得這個樣兒。連一星油花都沒有。我真要拿片子送你堂倌。忙答道：老爺要的是白麵。呂逸生聽說也不好再說下去，只得與孔周二入糊裏糊塗，把那碗濃鼻涕似的白麵，混了。下肚堂倌絞了三個手巾，把兒卻不像先前那樣潔淨，乃換了三條油抹布，好像從豬食缸裏拖出來的一般，冷得冰人，糟得沾手。他三人也不覺得，還拿着隨便擦了擦臉。孔宏順於是站起身來，忙叫算賬。周有才接着也向腰裏去掏錢。二人掙得臉紅耳赤。這裏周有才手還伸在腰裏，那邊孔宏順早把手絹兒打開來，數出二十四個銅鈔，把賬會了。急得周呂二人把腳直躁道：這是什麼話兒。又累你破鈔。這時那牆上掛的白鳴鐘，鐺鐺已敲了九點。呂逸生忙站起身道：我還要往葉公館裏去，恐怕有什麼事兒。商量孔周二入也就站起身來道：你有正經事，趕快去罷。咱們

爲一時滯礙取出光景
得已會
此乃止已
鈔一端正
可見吾人
於交際中
少誠意處
有則有用
則無何無
故作態

話到也說實

也可以散了。三人便同出茶樓。接下表。且說那坑上驢的少年。看官可曉得他是誰呀。他原是湖南著名一個沒人敢惹的三等紳士。叫做黃藻奇。這天他在一壺春裏吃茶。聽見呂孔周三人說話。舉動優得有趣。不由心裏暗暗好笑。後來聽呂逸生說到恢復帝制。又說到葉麻子心裏忽然一動。暗自忖道。咦。這纔是個好機會呢。直等呂孔周三人走後。他也就給了茶錢。邁步而走。剛走出大門。忽然身後跟上一人。輕輕拍着他肩頭道。藻奇兄。你今天起得好早呀。黃藻奇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老朋友繆孔昭。忙轉身笑道。我正要去找你。繆孔昭道。你找我。又害那個呢。黃藻奇道。你看你活了四五十歲的人。見面也不說一句正經話。繆孔昭笑道。你想咱們也不是做正經事的人。那裏有正經話說呢。黃藻奇忙拖着繆孔昭走道。好了罷。莫要在這裏閒扯。咱們找一個避靜地方談談罷。繆孔昭一聽黃藻奇的話音。也就明白他的心事。不便在茶樓上談叙。便說道。我看左境也沒有避靜地方。不如還到你府上去罷。於是二人攜手而行。逛到黃藻奇家裏。黃藻奇便把適在茶樓上所聽的一番話重述了一遍。繆孔昭聽着把兩隻白眼珠兒一翻道。葉麻子他肯來尋找咱們麼。黃藻奇道。你就是會擺臭架子。

故鄉有此
人物那能
不特別捧
場呢

名士有幾
個沒有幾
臭

這樣的好事。總算是百年難遇。咱們怎能不先去找他呢。繆孔昭想了一想。低頭不語。黃藻奇道。今早我看報紙上。楊哲子在北京組織了個籌安會。就是鼓吹帝制的機關。現在是他的會長。我想他乃是咱們湖南人。咱們湖南省若不搶先替他設立個分會。似乎他的臉上不甚好看。繆孔昭聽着。點一點頭道。你這話說得卻狠。公想三。四年前。我曾在葉麻子家裏與他見過一面。他兩人的交情。卻是很好。哲子卻是狠肯提拔人。的。照這樣說起來。非請葉麻子幫忙不可。但是葉麻子你莫要看他是個名士滿嘴的酸味兒。要曉得他的肚皮裏面臭銅氣也狠重的咧。黃藻奇道。我不要他拿半個錢出來。祇想借他的大名。向楊哲子那裏去騙幾萬。再借着他的大名。網羅同志。是要比咱們的魔力大些。繆孔昭道。這不是捧他一個人。唱正脚戲麼。黃藻奇道。你真是抱着小老爺氣量。沒有遠大的眼光。你想咱們捧他做個分會長。那副會長兩席不必說。他要捧咱們兩人的。如今引個最小的事兒。比罷。譬如一個正太太將來受了誥封。朝珠黼黻穿起了。那兩個姨太太。至不得寵一條大紅裙子。總混得上身的。這一番妙論。把個繆孔昭說得閉口無言。半晌。繆孔昭道。咱們既做這事。須要早些下手。纔是。黃藻奇忙

道。我。就。是。找。你。商。量。一。同。先。去。見。葉。麻。子。看。他。的。意。思。如。何。咱。們。就。依。着。去。做。不。更。外。妥。當。麼。繆。孔。昭。大。喜。忙。接。着。說。道。咱。們。何。妨。就。去。呢。黃。藻。奇。道。天。時。不。早。了。你。就。在。我。這。裏。用。過。午。飯。再。去。罷。說。着。已。見。黃。藻。奇。的。家。丁。捧。上。午。飯。木。盤。之。中。端。正。擺。了。四。盞。燒。魚。燒。肉。雖。是。家。常。便。菜。卻。也。乾。淨。二。人。匆。匆。用。過。一。同。向。葉。公。館。去。了。接。說。葉。德。輝。自。從。接。了。楊。度。那。封。信。後。趕。忙。拿。着。匯。票。先。把。兩。萬。元。的。現。款。取。了。回。來。正。待。要。覆。楊。度。的。信。時。忽。心。裏。一。轉。念。道。哎。呀。這。錢。雖。來。得。容。易。這。事。兒。辦。起。來。卻。狠。不。容。易。呢。我。且。莫。忙。着。去。覆。他。看。官。可。曉。得。葉。德。輝。這。兩。句。話。兒。是。個。什。麼。意。思。記。者。若。不。詳。言。恐。諸。君。未。必。能。十。分。解。得。按。中。華。民。國。四。年。秋。春。冬。初。之。際。京。畿。左。右。雖。有。一。羣。妖。孽。整。天。的。呼。天。子。萬。年。但。是。民。間。的。小。百。姓。多。半。都。有。些。敢。怒。而。不。敢。言。的。味。兒。由。此。推。看。南。北。各。省。的。人。心。恐。怕。只。有。萬。分。之。一。的。人。數。甘。心。前。去。助。紂。咧。他。省。暫。且。不。提。單。表。湖。南。省。的。現。象。首。先。說。那。殺。人。不。扎。眼。的。湯。將。軍。吃。了。他。的。老。兄。湯。化。龍。一。粒。化。骨。丹。把。他。化。成。了。個。兩。頭。蛇。一。頭。向。着。北。京。城。拚。命。上。請。願。書。呈。勸。進。表。一。頭。拖。着。他。老。兄。的。尾。巴。滿。嘴。裏。說。雜。新。好。像。是。反。對。帝。制。加。着。湖。南。的。民。氣。比。較。別。省。實。在。雄。厚。得。多。

雖說出了楊度那些妖孽究竟不能代表多數的人民湯薊銘所以變成個兩頭蛇也有幾分被湖南民氣所逼他不敢大張旗鼓去做那萬人之敵的死狗啦試問以他是一個殺人如砍瓜的大將軍尚且如此何況區區一個臭名士自然不敢做胃失鬼這也是葉德輝精細之處故葉德輝當要答覆楊度的書猛然想起了孤掌難鳴四個字便把毛錐兒攔下暗自爲難道這個事兒慢說後來還有無量的富貴希望就看在這白灼灼的兩萬元分上也不忍違背哲子的厚意但是這事決不是我一個人做得好的若論社會上的口碑呢彷彿反對皇帝的人兒佔多數我若厚着臉皮去硬拖他們恐怕我沒把他們拖下水他們倒把我勒死了況且湯薊銘與我是個對頭他這幾天也變了常態忽南忽北到底不曉得他向着那一方倘若他也是反對帝制之流我白白的送掉這條老命那纔不值當呢想到這裏決定靜待幾天見機行事可憐只把呂逸生一天來請兩騎安幾乎把兩條腿都要跑斷了這日呂逸生正因替他老丈母娘打根銀簪子的事兒從周有才家裏回來剛走到自家門首忽見葉德輝用的一個書僮叫做小喜子跑到呂逸生面前一把拖着了呂逸生的手道呂大爺我家老爺正叫我

勝了一聲
請如得將
軍令呂逸
生亦有此
種情形

呂逸生在
葉德輝跟
前也頗有
清客派頭

來請你說有什麼要緊的事請你趕快去呢呂逸生在葉德輝家裏跑了許多年從沒聽見過一個請字如今聽小喜子特地來請他不知怎樣的快活樂得氣也來不及喘跟着小喜子就到葉德輝家裏去了剛纔走進客廳見葉德輝背向門兒坐着還有兩個向不認識的生客對坐在坑上那兩人粗眉大眼好像都粧着斯文的樣兒他三人正在那裏高談闊論呂逸生猛然見了生客不覺心裏大怔臉兒一紅慌忙倒退了兩步不提防早被那兩人看見都忙站起身來去迎他這時葉德輝也掉過頭一看見是呂逸生便忙叫道逸生我來給你介紹兩個朋友說着一手拖着呂逸生的袖兒一手指那兩人道這是黃藻奇先生這是繆孔昭先生他兩位都遊宦多年道德文章可真算得無獨有偶卻是咱們湖南的奇才說罷又指着呂逸生向黃繆二人道這是我的一個佳鄰我長日寂寥全靠着他常來陪我他的性情狠和平辦事也狠仔細的二人聽了於是彼此對着行了個拱手禮說兩聲久仰各自歸坐不必記者贅言自然還是黃繆二人坐了上席葉德輝仍向黃繆二人道前幾天哲子也曾來信給我托我辦此地的分會我想這事狠不容易現在辦事首先最困難的就是經濟問題今辦這個分

會看着雖不見奇但是組織機關聯絡會員一切運動交際等費至少非萬金不可如我輩寒士那能籌得這般的巨款來替國家籌安呢所以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籌款的方法兒只好是望洋興歎而已再說聯絡會員的事也狠艱難現在的讀書人莫要聽他開口便是自由平等掛着滿臉的文明招牌實在開通能愛國的有幾人呢就如咱們湖南什麼烈士什麼亡命客什麼革命黨誰不是借着愛國有意與咱們袁大總統爲難麼並不是我與袁大總統有點交情說一句私心話如他那樣的雄才大略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能尋找出第二個人嗎而且那些愛國志士莫說能及曾子經武的任勞任怨恐怕還不能及二位先生熱心我因此看透中國的人心已壞到不可救藥了說着狠狠的長歎了一聲黃藻奇聽了葉德輝這番話細想他的語意全是怕花錢怕惹禍的意思心中已冷了一半轉又想或者他說的是客氣話故意把事說得分外艱難自己抬自己的身價這也是他們做名士慣耍的花樣兒何妨我再進幾句看他是個什麼態度想定便笑着說道老先生說得真不錯我國辦事就是缺的有貝之財與無貝之財兩種但是一國的人才與錢財皆須一國的碩學通儒攜提籌劃纔

道也是大
政方針中
不二法門

老葉之主
意就在此

道到不能
不奉秦始
皇爲老師

可以漸漸的興旺如老先生總算是我國的人瑞目極瘡痍能忍心坐視麼繆孔昭忙搶着道好呀這次恢復帝制的事兒乃強國之舉存亡得失關係全國并不僅在咱們湖南一隅咱們所以急急要組織分會的原故乃因爲籌安會是創自楊哲子先生之手千秋萬世乃咱們湖南的絕大奇榮晚生們念桑梓攸關不忍坐視落於人後至於經濟問題老先生不必多慮只要老先生肯擔任提攜的責任晚生就好去設法會員更外容易招的晚生平常有一種怪議論不怕老先生見怪晚生以爲中國人多認得一個字那良心就多銷磨得一分不如盡招些目不識丁的會員事事都可以惟命是聽決不會搗亂反對鬧出許多意見不合的聲浪來果然招這樣的會員晚生可以招集一百人葉德輝聽繆孔昭說可以設法籌款心中暗喜道他果能設法籌款我何必不跟着他們混混借着這事報銷了我那兩萬元呢復聽到招集會員的方法不由得拍掌叫絕道好！好！咱們若組織這個團體一定是要那些不識字的莽漢來做會員纔能受咱們的指使呢說罷大眾都笑了一陣這時把個呂逸生苦煞了可憐他活了幾十年最怕的就是見生客他平常的嘴巴真好像八哥兒一般能說會講那知一

見了生客就發了閉口瘟的毛病。任你怎樣去向他說話，他總是念那一字的妙訣。始終答應你一個是字。這時聽着葉德輝與黃藻奇、繆孔昭三人說了些什麼經濟團體，簡直把他說得分外的不明白了。只好默坐在一旁，望着他們發怔。後來聽見葉德輝說得高興時，節三個人大笑了一陣，他也坐在旁邊跟着人家扯開了嘴巴，嘻了兩聲。又聽葉德輝道：「既是二位先生這樣的熱心老朽，如我又豈敢偷安自怠，組織這個分會？我又何嘗不曉得是個好事呢？不過咱們湖南的亂黨很多，倘若他們來搗亂，又想什麼法兒去抵制呢？黃藻奇道：「這事却不要緊，此地也不是租界，任他們亂黨再利害，總不敢明目張胆的胡鬧。況且湯將軍他是殺革命黨的聖手……葉德輝莫等他說完，便搖手道：「靠不住。現在聽說被他老兄播弄業已同革命黨攜手呢。繆孔昭忙道：「這事一定不真。湯濟武那個人幾多的圓滑，就是他自己夾在革命黨裏鬼混，還不曉得他是用的什麼心思。他肯把個老弟拖下水麼？昨天我得了個切實的消息，說湯將軍也要派人辦籌安分會。咱們若不趁早組織，再遲恐怕沒有咱們的分了。葉德輝聽了這番話，暗自驚訝，心想：「果真被他們搶了先着，莫說前程無望，就是我也收督子那兩萬

這是要緊一著

用瓊鐵一
片加黑漆
膏粉字不
過數十枚
銅幣耳百
支十元開
巨是太

元還要和盤捧出來。這不是自壞自己的事麼？想到這裏，暗自道：我就看在這兩萬元分上也得挺著頭皮兒拚一拚老命了。便向黃繆二人道：既是這樣說，法事不宜。屬咱們趕快組織罷。我看你們兩位先生今天就去把事務所定好，先把個招牌掛出去。就不怕人家爭奪了。黃藻奇道：晚生卻看了有一處住宅在蘇家巷，交通上狠爲便利。開間卻也寬大，房金並不昂貴。咱們若賃來做事務所，最相宜的。葉德輝忙點頭道：你就去把他租定了罷。黃藻奇便站起身道：開辦費還得請先生代借若干。葉德輝把眉兒一綳，半晌纔說道：籌款是很難的，就是向哲子去要錢，也得機關成立之後纔好啟齒。咧這樣罷。明天我當幾件冬衣給你們維持現狀，最多不過一百幾十元。大約一塊招牌可以掛起來了。但是二位先生既是熱心愛國辦事，須要從儉省，打算纔好呢。這時繆孔昭也站起身來，聽葉德輝說了這番話，已明白葉德輝不甚放心。他們二人的意思連忙接着道：現在創辦事務所，卻也花不了許多錢。老先生既能典衣愛國，借給公家一百元，那是狠夠敷衍了。還有一事，須得請老先生指教。葉德輝聽說又把眉兒一綳，也站起身道：還有什麼事呢？繆孔昭道：臨時的分會長總得請先生擔任。葉德輝聽

這個却假
意推辭

各人的身
分各人的
心思一齊
畫出

新華春夢記 第二卷

第三回

說便慢慢的推辭道這可不必罷黃藻奇道老先生不必客氣如今咱們湖南省除了你老人家誰能伏得衆呢葉德輝聽罷半晌不語忽又道你們二位咧黃繆二人聽了這句話彼此笑了笑二人對瞅了一眼葉德輝也明白他們的心思便說道我想本會的副理事一定要請你二位先生襄助纔是黃繆二人見已如了心願也不推辭便同聲說道將來還要請老先生指教呢二人說時一眼望見了呂逸生黃藻奇陡一轉念心想這個人大約是葉麻子狠相信的我何不順水推舟做一個乾人情呢便向葉德輝道這事務所裏面總得請一個庶務員照應一切的瑣碎事就是出入的雜款也得要一個人管理晚生想請呂先生去幫助靈幾天臨時的義務老先生以爲如何葉德輝還未及答繆孔昭忙接着說道是呀慢說賬目瑣事須得一個妥當人照應就是送迎往來一切招待也須請一個人擔負這個責任本會的經費困難就是會員們肯盡義務那伙食算來也狠不合算的何如也請呂先生兼代豈不更外省事麼葉德輝笑道這樣減政的辦法實在不錯說着轉身向呂逸生道逸生只是太辛苦了呂逸生這纔站起身來他那裏曉得什麼叫庶務什麼叫會計只聽着人家說呂先生長呂先

喜出望外
呂逸生愈
信呵老葉
爲得計

生短。他也不知怎樣回答。纔是後來聽葉德輝道。只是你太辛苦了。一句他也不知因爲什麼事兒辛苦。又不好當着生客去詢問。只得仍是說了兩個是字。直待黃繆二人去了。葉德輝便向呂逸生道。平常我看你狠能說話的。怎麼今天變成個啞叭呢。呂逸生笑道。你老人家不曉得麼。我就是有些見人啞的毛病。說得葉德輝也忍不住笑了。一回呂逸生又道。你老人家請做什麼。葉德輝道。我叫你來正是要叫你替我招幾個會員。辦這個籌安分會的事。可巧他們來與我商量。這也是天緣湊巧。說着便把那庶務會計兼招待的事兒細細的解說了一遍。呂逸生這纔明白。心中暗喜道。我夢想不到明天就走馬上任做老爺。還是官上加官。這真是我的官運到了。嗚呼。鄉愚之見也太可憐。正是。

看來攪利爭名者。盡是含酸茹臭人。

評

湯。鄴。銘。在。長。沙。殺。戮。人。民。其。罪。尙。可。未。滅。獨。其。任。用。胡。瑞。霖。敗。壞。金。融。摧。殘。商。業。使。湖。南。陷。於。破。產。地。位。其。罪。實。不。容。誅。而。在。湯。鄴。銘。自。以。爲。與。民。黨。爲。仇。勢。不。得。

不專爲袁皇帝之走狗。其最初之不敢贊成帝制，乃是少不更事，不知袁皇帝是個甚麼心事之故。所以袁皇帝謀叛的心事，既彰明較著，他便拚命勸進，不獨爲升官拜爵起見，亦且爲乃兄濟武將來轉圜之地也。世人不察，乃謂渠兄弟意見不同，殊不知乃兄傾向民黨，亦何嘗不爲乃弟將來轉圜地步。蓋皇帝做成乃弟，可爲乃兄介紹於新皇帝曰：吾兄乃故意反對，故得偵察民黨內容，以告我。乃得保障一方，若是民黨得志，乃兄亦可爲乃弟介紹於民黨曰：吾弟乃萬不得已，爲一部生靈起見，不得不佯爲服從，實則早願與民黨握手也。故無論孰勝孰敗，彼兄弟固長操勝算矣。否則帝制高唱之時，共和復活之後，兄若弟胡，不聞有互相責難之聲乎。

▲第二十回 湯中將暗扯順風旗 呂老爺私結陞官黨

話說湖南將軍湯薊銘這日坐在辦公室裏，與他的顧問任震梅馨二人正在那裏閒談國事，忽見門簾兒一掀，閃進一個侍從，稟道：符定一符先生請見。湯薊銘聽了，把眉頭一皺，一手拈着幾根黑鬚子，昂頭想了半晌，道：他來做什麼？那侍從稟道：他說有要

都想着棋

緊事兒來報告的湯蘊銘把兩眼一瞪道什麼要緊事兒……正待接說下去任震從旁忙說道這人我狠曉得他的他在這長沙府裏東闖西搗混了許多年居然叫他巴結上一個教育會長赤條條的光棍混到這等地位狠不容易可見這人的能條非凡他今天既說有要緊事兒來報告必定有特別奇聞將軍何妨見他一面例湯蘊銘聽說把腦袋低下自言自語道這種斯文敗類流蕩鬼就見他也沒有好事說說不定又要找我出來辦甚麼教育事業了說着又停了半晌方抬頭向侍從道就請到小花廳裏見罷侍從領命而去這裏湯蘊銘仍是坐在一張搖椅兒上手裏拿着一支雪茄烟與任震梅馨二人談了許久那手裏的雪茄烟眼看着要燒完了這纔起身去會客剛纔跨出門檻復又轉身向任震梅馨二人道你們少坐一刻罷說着便跨出門去這時任震纔與梅馨道說我猜符定一來報告的事八成爲恢復帝制他又想趁着風頭來搶個位兒的梅馨道這件事我可以直接與哲子商量那能讓他來搶頭功呢任震道你既有這個能條咱們何不趕早辦個籌安分會不但搶了湖南省的先着並且可以執全國的先鞭我想這事哲子經武是一定贊助的梅馨道他們自然贊助只是……

說到這裏將嘴兒向門外一努道他……他字纔吐出口忽見湯蕪銘跨進門檻梅馨忙站起身笑向湯蕪銘仍接着他字說道他走了麼湯蕪銘便點了一點頭仍坐在那張搖椅上良久纔向着任震道你們貴省難道沒有一個人才麼這句話突然說出把任梅二人都說得摸不着頭腦也不知怎樣對答纔好梅馨剛要開口詢問湯蕪銘又道怎樣把個葉麻子抬出來辦籌安分會呀任震忙道那裏有這回事怎麼我都不曉得呢湯蕪銘笑道我看你的大偵探徽號也可以取消了罷任震聽說不覺臉色一紅梅馨連忙接着道這可是符定一報告的麼但是符定一那個人聽着風就說兩恐怕不見得確實罷湯蕪銘道怎麼不確實呢他說黃藻奇繆孔昭兩人的造意因爲自己的身望太小恐怕不能號召人入會所以把葉麻子捧了出來做一個會長並且拿着他的名兒纔好與中央總會裏通聲氣昨天葉麻子已籌了一百塊錢事務所現設立蘇家巷怎麼不確實呢梅馨聽了忙接着道若說黃繆二人我也很曉得他們的根柢黃藻奇本來是個酸秀才出身滿清時代他專門靠着包攬詞訟吃飯家裏窮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錫民國成立之後他掉轉筆頭兒做了兩篇熱心愛國說空話的大文

章組織了幾個什麼有名無實的黨會橫七豎八居然把他那副酸骨頭都染得一股銅臭氣但是他的名兒也就越發臭起來了他還有個本家名兒叫做黃瑛他們兩人做起事來是一狼一狽這事若果是他造意其中必定有黃瑛的若說繆孔昭分外的可憐清季捐了一個小老爺跑到江西去候補把家裏幾畝田地候光了也沒看見個紅點兒如今還是鬧成一條光棍他倆若辦這事自然是要拖葉麻子出來的然而葉麻子那個人平常看着銅錢比棹面兒還大這次他肯拿出一百塊洋錢來辦事其中必有別的原故湯彥銘道這次他自然肯拿錢出來將來帝制告成他享受的榮祿還不比他這個本錢加增千百倍麼梅馨忙搖頭道葉麻子不是這樣的慷慨人他向來賺的是無本之利你若叫他拿一個銅錢出來簡直是要他的性命榮祿那能夠叫他花本錢咧任震忙阻攔道這都是些閑話我看他們既辦了這籌安分會一定是直接中央倘若勢力膨脹起來對着咱們必得要用挾制手段將軍也得要想個法兒去監視他們纔好湯彥銘聽着半晌不語低着腦袋坐在搖椅上搖了幾搖又久纔歎一口氣道這個事兒實在叫我左右做人難前十多天香岩接連來了幾個密電叫我鼓吹

其不能不
變兩頭蛇
了

這是湯將
軍的唯一
的主旨唯
一的經濟

帝制昨天又接着家兄濟武來信叫我擁護共和我想鼓吹帝制呢却是一件好事眼
看着項城登基有日他還能辜負我麼但是家兄濟武他向來做事最精密的若沒有
貼膚利益他決計不肯出手如今他既贊助共和必定有他的用意我也不能違背他
你想這事叫我怎樣辦法呢梅馨道將軍總有一定的主見我看將軍只要拿定自己
的主意無論再難的事總有辦法湯蕪銘道老實對你們說罷我那有什麼主見我只
要保住我這個位兒任他們翻江倒海我決計不問閑事的任震聽說連忙接說道這
有法兒想了將軍既抱偷安主義何妨做一個不倒翁湯蕪銘道什麼叫做不倒翁呀
任震笑道不倒翁的名兒又叫兩面人我爲將軍打算一面對着人民極力的擁護共
和以保守治安爲自己的責任就是革命黨要來反對他也無辭可措一面對着中
央不妨密電勸進就是籌安分會也不妨派幾個親信人去組織將來大局面定無論
帝制共和將軍之功不在禹下湯蕪銘道這個法兒雖好我看還有些兒不圓滿你說
對着中央不妨密電勸進項城要人勸進乃是表示恢復帝制皆出諸各省長官公意
的意思我若用密電勸進他又何必要我勸進呢梅馨道就用明電也可以湯蕪銘忙

可見兩頭
蛇亦至不
易做得

嚴守中立
當時觀風
者第一好
作用兩頭
蛇更不顯
訣不持爲秘

搖頭道：「不安，不安，果然如此。人民豈不要罵我漢奸麼？任震笑道：「我有個最好的主意。一面用將軍的尊諱，聯合各省將軍公電勸進，一面再用將軍的尊諱，通電反對。帝制倘若大總統見責呢？你就說反對，非出於本心，乃爲保守治安起見。被人民壓迫的，倘若人民責備你贊助帝制呢？你也可以說不是出於本心，爲保守治安起見。被中央所壓迫的，這不是兩面都可以做好人麼？」湯蘊銘又問道：「倘若人民與中央決裂之後，興動干戈，那時我又怎樣向背呢？」梅馨道：「這分外容易了。高掛起一面嚴守中立的旗兒，誰能說將軍不是的？」湯蘊銘聽說，笑了一笑道：「這樣辦法，卻不錯。只是葉麻子滿嘴的詩云：『子曰：動輒擺出假名士臭架子來欺人。當初我狠想要殺他，如今他那肯來就我。』」梅馨道：「他不過聚幾個無賴子在那裏耍猴兒戲，誰又承認他們是湖南的分會呢？事不宜遲，將軍趕快密派幾個心服人籌辦湖南的分會，包管他們如燈下之螢光兒，自滅了。」湯蘊銘忙道：「這事你就趕快去辦罷。」梅馨忙推辭道：「祇誠他歷年組織黨會，富有經驗的。當初他辦湖南民社，狠有成效。我看這事還是請他領首。我附驥尾罷。」任震忙說道：「子葵，你何必推辭呢？想這事重點還是屬於中央。你在北京多年，北京的情形。」

你狠熟習。況且北京的朋友你也認識得很多。我看這事非你領首不可。若說當初我少不諳事。組合那個團體。乃是民社。如今辦的。乃是帝黨。手續上決不相同的。梅馨忙道：「什麼叫做民什麼叫做帝。不過在咱們舌頭尖上一翻就是了。」湯蘊銘急道：「事兒還沒看見。難字邊你們就這樣的推讓。將來若辦什麼爲難的事。還不知道怎樣的扭捏呢。我看這事非你們二人合辦不可。子羹既是北京的朋友。很多將來不免要代表民意。北上的會長自然是子羹擔任。但是分會裏一切事務也不可無人總理。祇誠義不容辭。當然擔任副會長。一席男子漢做事要爽快。又何必故意推辭呢。」梅任二人聽湯蘊銘說了這一番話。也不好再作謙辭。二人只得默認了。又談了一回閑話。便起身告辭。二人剛走出辦公室。湯蘊銘忙搶一步跨出門檻。道：「符定一那個人我看他談吐一切狠精明。這人一定能辦事。你們何妨去拉他入會呢。」梅任二人忙轉過身來。答應兩個是字去了。接說他二人皆是久想辦這個籌安分會。因爲湯蘊銘的態度。忽爾忽北捉拿不定。不敢挺身走險。今日從無意中遂了私心之願。自然洋洋得意。努力進行。二人忙回到任震的寓所。首先就派人去請符定一。接着又請他們的密友石廣權、黃忠

真是怪事
熱鬧也熱
鬧個別致

績。謝。鍾。枏。陶。忠。洵。余。煥。章。謝。淵。晏。壽。傅。湯。增。璧。八。人。當。晚。開。了。一。個。茶。話。會。便。議。定。暫。借。任。震。的。寓。所。做。會。址。次。日。接。開。成。立。大。會。這。不。待。記。者。贅。言。自。然。全。體。都。推。舉。梅。馨。做。會。長。舉。任。震。做。副。會。長。不。到。五。日。居。然。黑。字。大。招。牌。高。掛。在。任。宅。的。門。側。那。黑。漆。門。頭。之。上。還。斜。插。兩。面。簇。新。的。五。色。旗。迎。着。風。兒。刮。得。分。外。好。看。後。來。還。是。符。定。一。心。細。看。見。這。兩。面。旗。兒。暗。向。梅。馨。說。道。這。是。民。國。的。旗。號。乃。是。取。其。五。族。共。和。之。義。怎。能。掛。在。籌。安。會。的。門。頭。上。呢。梅。馨。笑。道。糊。糊。些。算。了。罷。咱。們。要。這。場。把。戲。還。不。是。騙。騙。鄉。下。人。誰。肯。來。尋。咱。們。的。笑。話。咧。要。曉。得。咱。們。掛。着。他。並。不。是。尊。重。國。旗。的。意。思。這。乃。是。打。醜。的。門。頭。貼。花。紙。兒。圖。一。個。熱。鬧。罷。了。符。定。一。聽。他。說。得。也。有。理。就。不。與。他。分。辯。從。此。那。任。震。的。家。裏。來。來。往。往。盡。是。些。騎。馬。坐。轎。的。大。老。爺。若。從。外。表。上。去。看。一。個。個。都。方。面。大。耳。相。貌。堂。皇。臉。上。灼。灼。的。放。油。光。周。身。都。穿。得。五。妍。六。色。煞。是。好。看。再。說。葉。德。輝。那。日。與。黃。藻。奇。繆。孔。昭。二。人。商。量。既。定。次。日。便。在。楊。度。所。寄。給。他。那。宗。款。項。之。內。提。出。一。百。塊。洋。錢。交。給。黃。繆。二。人。作。爲。開。辦。經。費。當。時。就。把。事。務。所。定。在。蘇。家。巷。內。雖。然。那。門。面。上。的。裝。潢。與。梅。馨。任。震。辦。的。那。分。會。無。異。但。是。他。會。裏。的。陳。設。卻。不。及。人。家。辦。的。

小丑與彩旦對演煞是好看

可見新劇關係不小吾願新劇大家好好做做老爺太太者模範

什麼計還代辦什麼糟蛋差使呂逸生忙道什麼糟蛋滷蛋我告訴你罷葉麻子他老人家熱心國事辦了個籌安分會一定請我幫助替他辦庶務會計招待的差使什麼糟蛋滷蛋咧復又說道太太我勸你也擺些兒架子出來纔好夫妻們見面稱呼似乎也要改一改口氣你呀我呀的實在難聽倘若咱們用了鬟使婢看見這個樣兒還說你我拿着太太老爺不會做咧周氏見他丈夫已做了官也不敢對着他翻白眼不由得臉兒一紅撐着笑臉兒道你叫我怎樣的做呢呂逸生歎口氣道可憐可憐你簡直連新戲都沒看見過做太太的樣兒對着人說話須要捏小喉嚨纔見得你文雅走起路來也要捏小了脚步兒纔見得你精緻尋常的態度須得要常帶三分病容慢說掃地抹棹那都是太太們最忌刻做的事就是捧個水烟袋拿着茶鐘也要嚶聲歎氣粧出弱不能支的樣兒纔顯得富貴若說你我的稱呼自然我叫你太太你叫我老爺了周氏又道我若是這樣做太太毛娃子誰又去照顧他咧呂逸生道你莫蠢毛老爺麼自然僱個奶媽去伺候他周氏道不成他已斷奶幾年了怎能還僱奶媽呂逸生道做少爺的長到十五六歲離不掉奶媽的還多得狠呢夫妻正說得高興之際忽見孔

老爺的口氣

老爺的形像

呂逸生有這種見地不怪他想作官

宏順周有才二人跨進門來。他二人連忙走到呂逸生身傍。作了一個長揖道：「恭喜喜。你如今做老爺了，怪不得長久不到咱們家裏去呢。」呂逸生忙道：「實在公事太忙，整天的買棹子、買橙子跑來跑去，還要照應來往的客人，忙得我兩腳不沾灰。今天纔偷一點閒空回公館來走走，不信你問我家太太就知道了。」周孔二人聽他滿嘴裏又是老爺又是太太，又是公館說得天花亂墜，各人的心眼都有些兒作癢。孔宏順想了半晌，實在忍耐不住，便向呂逸生道：「老表，你如今總算是走了紅運，一步升天啦。有才你倆是郎舅，你自然是要照應他的。但是我倆也是老表，咧說着滿臉就堆下笑來。呂逸生忙道：「我正要与你們商量你們何妨也入這個會將來若能走幾年官運，咱們都可以彼此關照，免得去受外人的氣。你莫看想陞官發財的人，誰不是結一個私黨，互相的吹牛呀。你二位以為如何呢？」孔周二人聽了，不覺大喜，轉而二人又繙起眉來。孔宏順復向着呂逸生道：「老表，你既是有心提拔咱們，咱們也曉得入了這個會就是候補老爺啦。既做了候補老爺，又辦些什麼公事咧？」呂逸生笑道：「公事不過是一句笑話罷了。我問你皇帝兩個字，你們可懂得麼？」孔周二人忙道：「皇帝就與現在的大總統一樣。」

好法子真
簡單呂逸
老龜不愧作

妙呀妙呀
實有其事
實有其人
寫得出色

怎麼不懂呢。呂逸生大喜道：「既然懂得你們到開會的時候聽見皇帝兩個字，你們就拍巴掌，那就是你們當會員的公事。」周有才又問道：「咱們入會之後，可有什麼功牌箭子呀？」呂逸生道：「你們真是一竅都不通。現在做官那裏要什麼功牌箭子，說着在腰裏掏出自己的名片來，一手指着那當頭三行小字道：『你看呢？』」呂逸生道：「現在做官那裏要什麼功牌箭子，說着在腰裏掏出自己的名片來，一手指着那當頭三行小字道：『你看呢？』」呂逸生道：「現在做官那裏要什麼功牌箭子，說着在腰裏掏出自己的名片來，一手指着那當頭三行小字道：『你看呢？』」

原來如此

做官的這
是聖如是如手揮五絃
目送飛鴻

只領俸祿幾個死錢加上減半公債票三三三十一的扣除反不如只領辦公費還能多賺幾個現錢呢況且義務兩個字名兒也實在好聽所以如今辦事的多半都想去盡義務不瞞你說我辦了這幾天的事兒就是那棹椅板橙門簾檯布紙墨筆硯水烟茶葉自來火各種雜支裏面我狠賺得幾文了孔宏順道好呀這纔是做官的道理呢這時天已黃昏孔周二人連忙站起身來向着呂逸生重重的說了兩句費心告辭去了流光逝水一轉眼不覺又過了三天正是葉德輝辦的那分會開成立大會之日當日清晨黃藻奇帶着他的本家黃璞繆孔昭帶着他的密友曹彬楊永昌呂逸生帶着他的親戚孔宏順周有才分作三路直向蘇家巷而來一路上大家又拖了些親戚故舊長袍兒短襖兒好像都沒有什麼正經人其中也有三五個做買賣的人都是被繆黃二人軟拖硬拉拖了去的大家進了會場分排坐下足有二十多人周有才忽向呂逸生道這個衙門實在修理得不吉利怎麼各處都用白紙白布好像帶國孝的樣兒呂逸生連忙止住道你莫要信口胡說這是新派辦喜事總是要用白的不一會時剛正午只見呂逸生手拿一個銅鈴鑼鑼搖了幾下葉德輝這纔走上高臺說了幾句

地極形容
亦髮不爽
介人噴飯

我皇我后歌功頌德的話。接着黃繆二人各自也說了一頓。孔宏順着笑向周有才道：「那裏是開會？這乃是吃耶穌教的說道理。真叫我聽得不耐煩。」黃繆二人纔演說下。臺呂逸生心中暗想：道照這樣的幾句話兒，有什麼難事？我何不也去說兩句。一則可以在黃繆二人面前擺一擺學問，二來也可以在孔周二二人面前顯一顯威風。主意打定，便一步跨上臺去。誰知上臺狼容易，這開口實在真難。他雙眼望着各人，見各人都睜着一雙眼睛去看他，不由得臉兒一紅，喉嚨裏好像被個棉花團兒塞住，再也吐不出一個字來。心中越急，喉嚨越癢，好容易掙了半天，纔說道：「今天葉先生開這個會，這一個……又停住了半晌，又說道：「這個就是因為這個國家要求這個國家這……強呀，非要這個……皇帝不可，所以這個……會就是這個道理。說到這裏，那喉嚨裏的氣業已喘不過來了，只好點一點頭，跳下臺來。偏偏那些會員來賓大家都拍着巴掌叫好。再說呂逸生剛纔下臺，忽見門外闖進一個人來，走到葉德輝身旁，咕嚕咕嚕說了幾句。葉德輝當時氣得臉色發青，站起身兒說道：「散會，散會，正是。」

極目楚雲皆變色，傷心湘水已橫波。

評

小湯初到湖南。葉麻子寫了一封信到北京。大說小湯的壞話。被神州日報登了出來。小湯大怒。派了許多軍警。大清早起跑到葉家。拿人直搜到姨太太房裏。連馬桶箱都翻了過來。竟沒有拿住葉麻子。原來葉麻子聞得一點風聲。早躲在日本領事署裏去了。後來葉麻子找人出來疏通小湯。小湯勉強強強的答應了。葉麻子以爲沒事了。又到長沙城裏出頭現臉。遂爲小湯所拿。關在衙門裏。幾乎要槍斃他。幸虧他狠有幾文。坡子街的市房有許多是他的產業。於是許多店家憐念房東出來保他。葉麻子才保住了。他的麻頭皮所以小湯聽見葉麻子辦辦安會就有些不以爲然。

湖南罵人之語有曰朽崽者。以北京語訓之兼有(貧)(要)(痞)諸字之義。以江蘇語訓之兼有(瘟)(曲)(肉麻)諸字之義。我對於譚安諸元勛及分會諸小元勛無以名之。惟有以朽崽子目之而已矣。